國聞周報

第十四卷
43

李小缘

要目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呈請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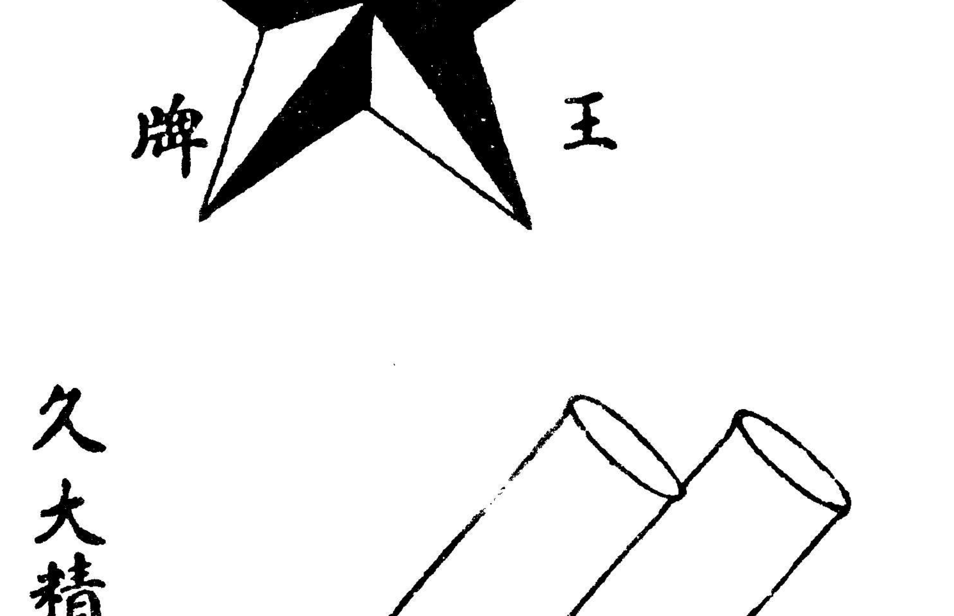
合理化的衛生

用海王牙膏

吃久大精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普通粗鹽化在水裏，變成黑湯。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自然是吃久大精鹽，衛生而且經濟。



科學製造　選料最精
不攙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黏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來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用同樣的護齒品
自然是買海王牙膏
經濟而且衛生。

請將下角贈券剪下貼在信封上內附郵票五分當即奉贈樣品牙膏一支

贈品券

上海愛多亞路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
由　省　縣　寄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公司一天津法租界
工廠一河北塘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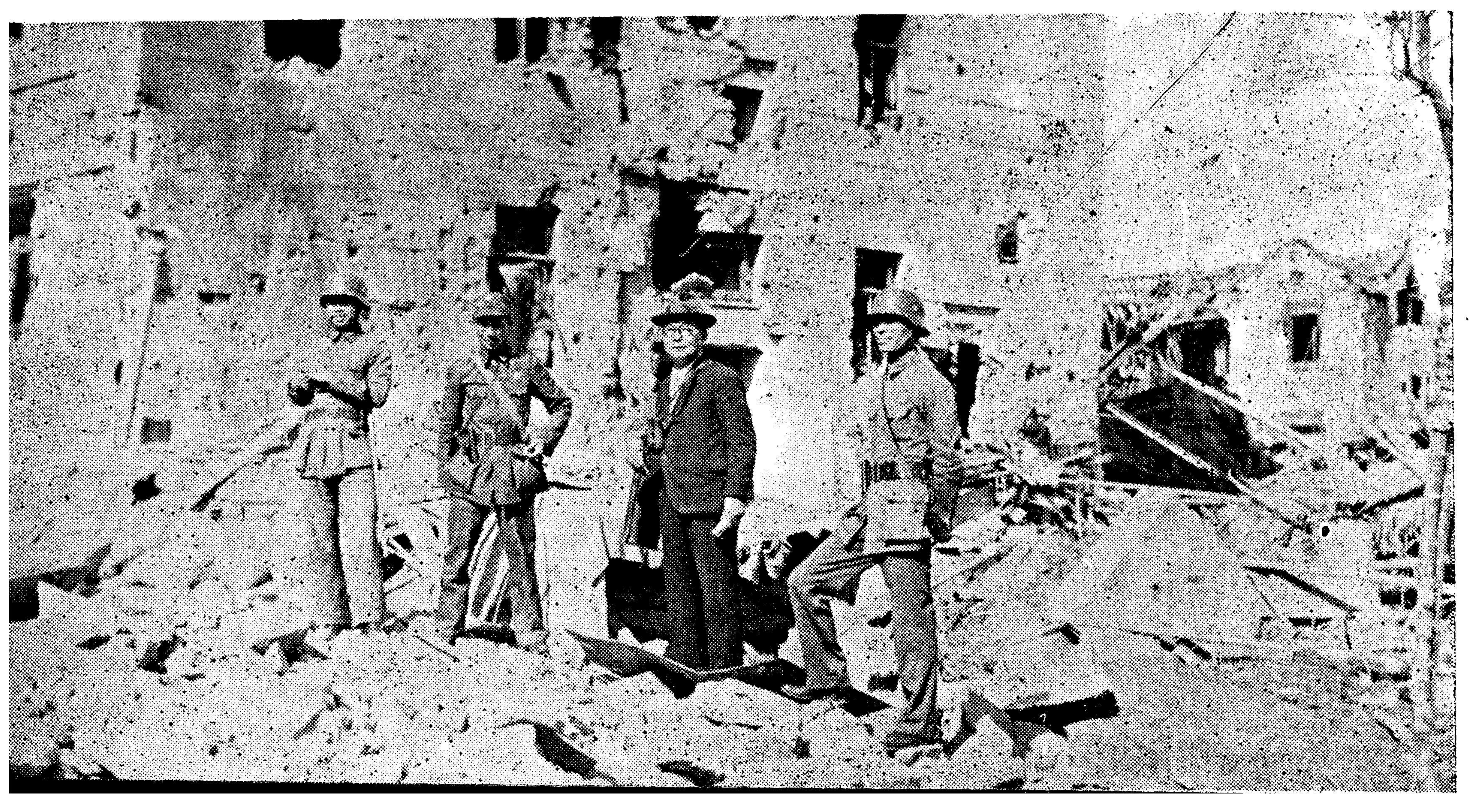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海王牙膏華南總代銷處〉上海法大馬路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電話八五〇三七　電報掛號四五八〇



閘北勇士

最後據守的四行倉庫



（下）八十八師團長韓憲元沈芝青副官元（左起）[redacted]書張廷榮（着西服者）於退出閘北前一週在北站大樓外合影

大場鎮一片焦土



閘北大火




戰區難民絡繹遷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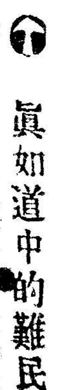
⬆郝軍長遺像

⬇捐夢劉長漢漢紳
軀綸錚遺 各者
爲的軍磊骸圖界行
國郝長師抵示執列

⬆各界在車站公祭

⬇何成濬主祭

⬇郝劉兩氏遺族


⬆眞如道中的難民



晉北遊擊勁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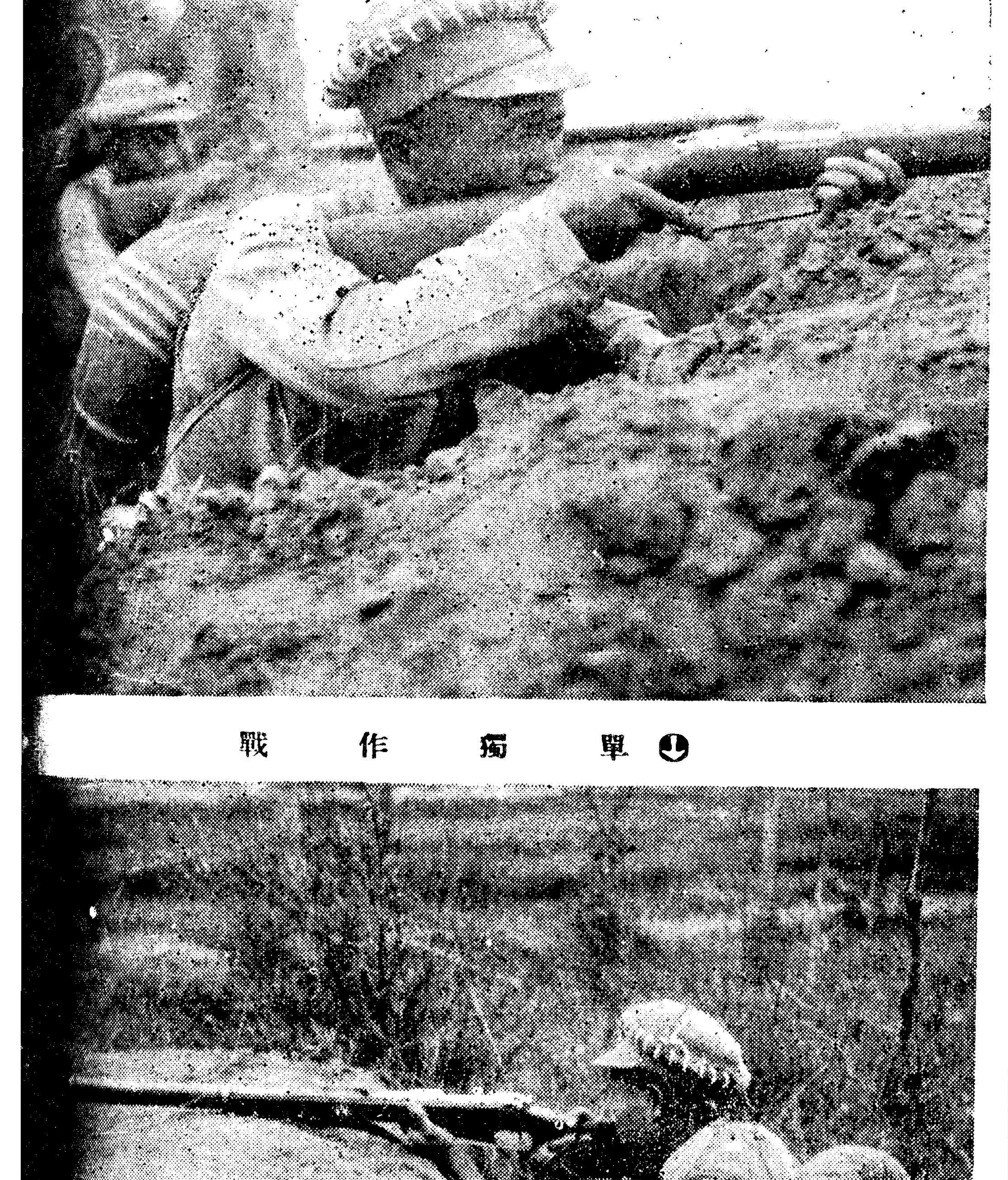
(上)八路軍高級將領右起林彪·彭德懷·蕭克在晉北某地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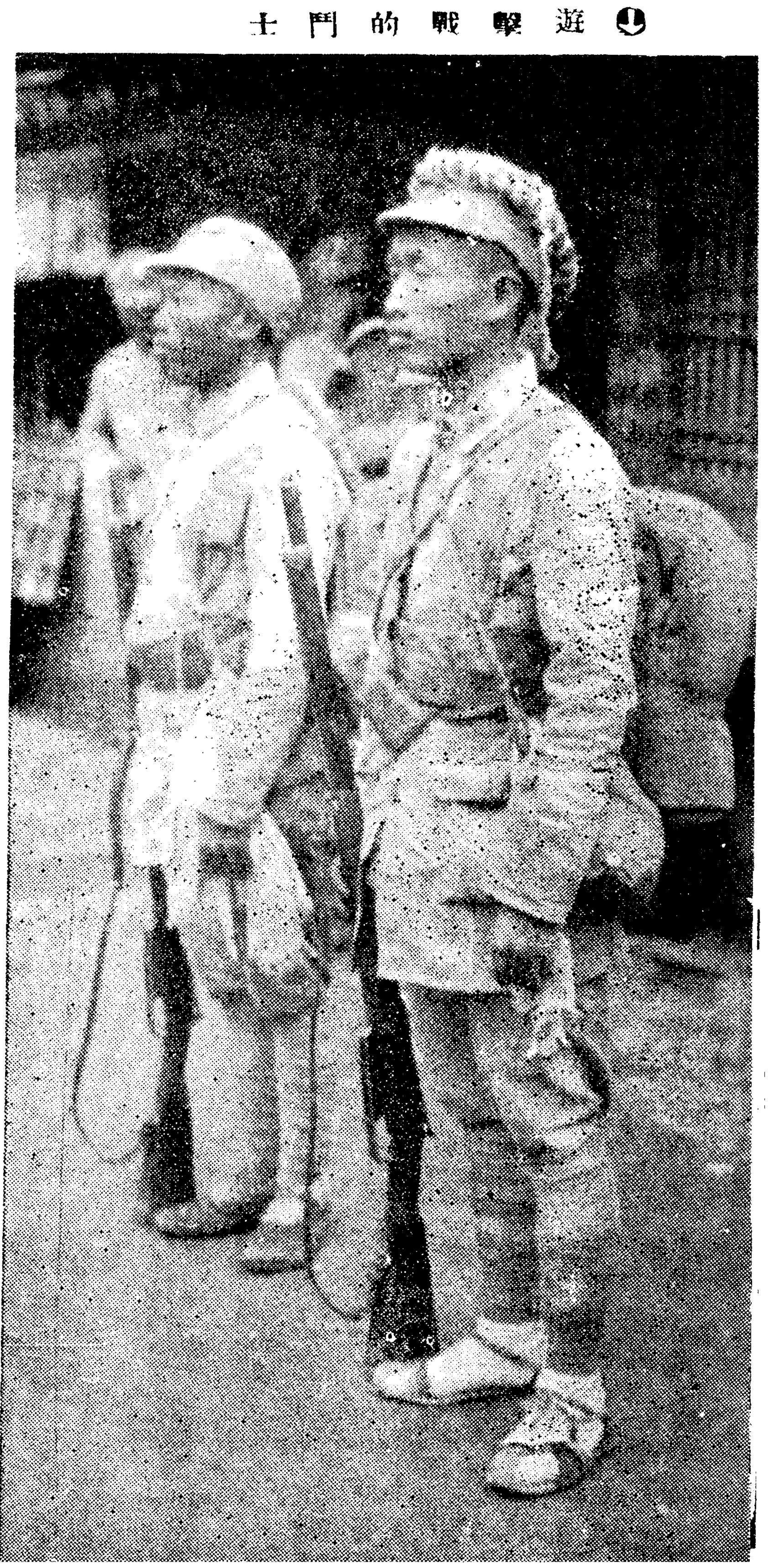
(下)晉北遊擊隊在敵軍後方作戰之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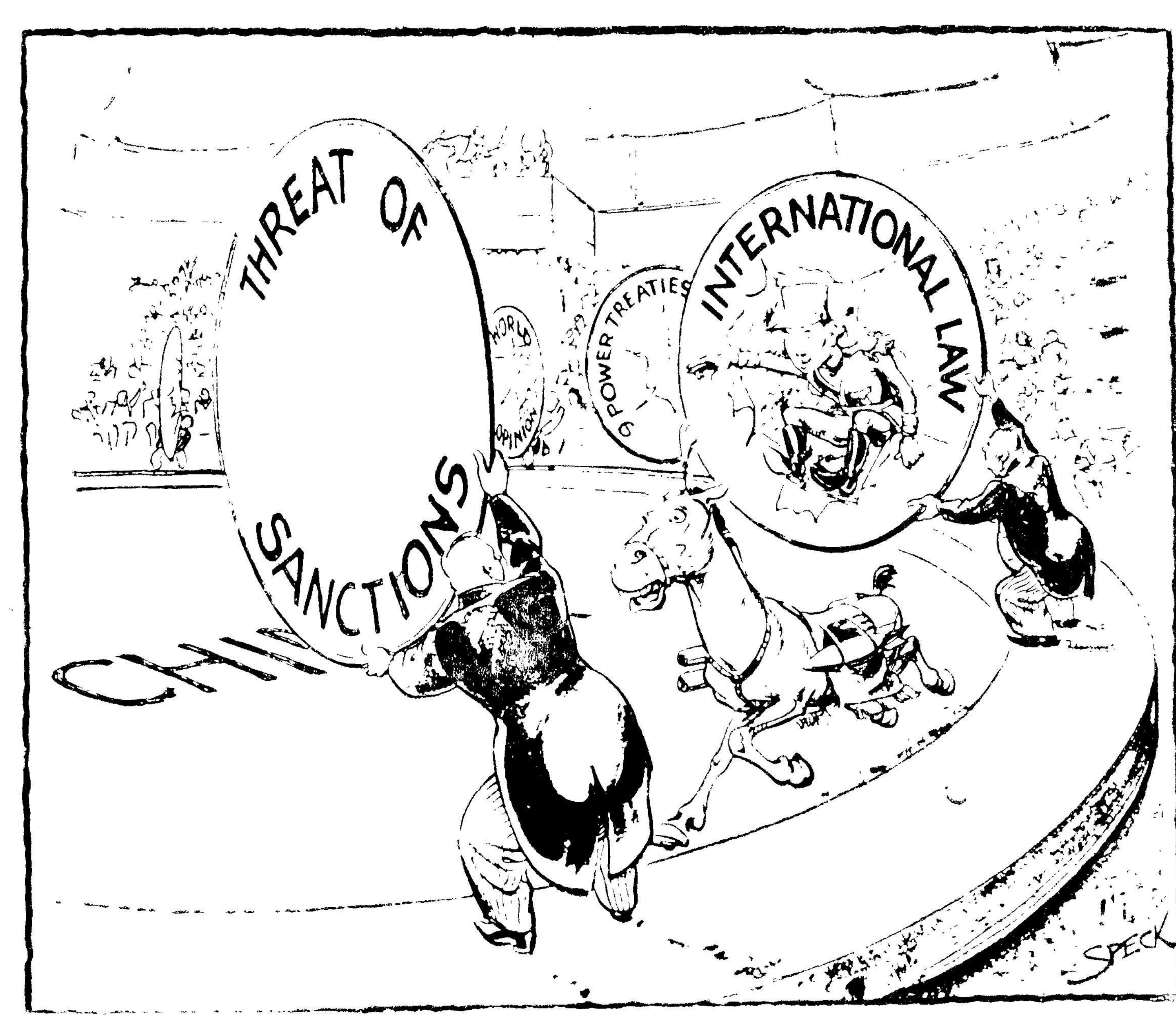
(下)遊擊戰的鬥士



(下)單獨作戰



滬戰的新階段



橫衝直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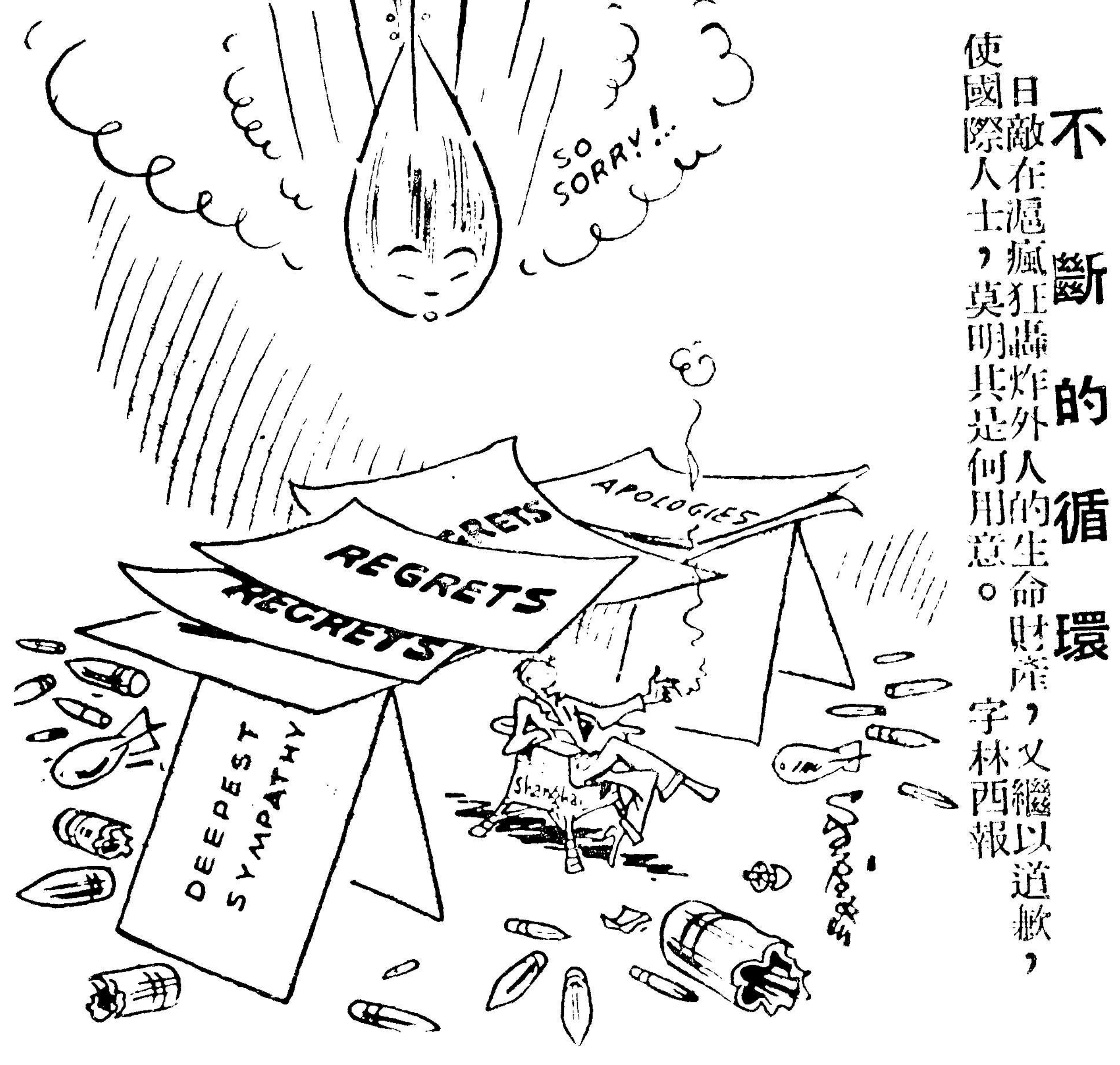
日敵突破了世界輿論，九國公約以及國際法的拘束，又將遇制裁的障碍。Speck 漫畫



日本侵略醜態

原見美國*Louisville Times*報。

我軍退出後之閘北大火，不禁令人憶及一八一二年拿破侖進攻莫斯科之役。Sapajou 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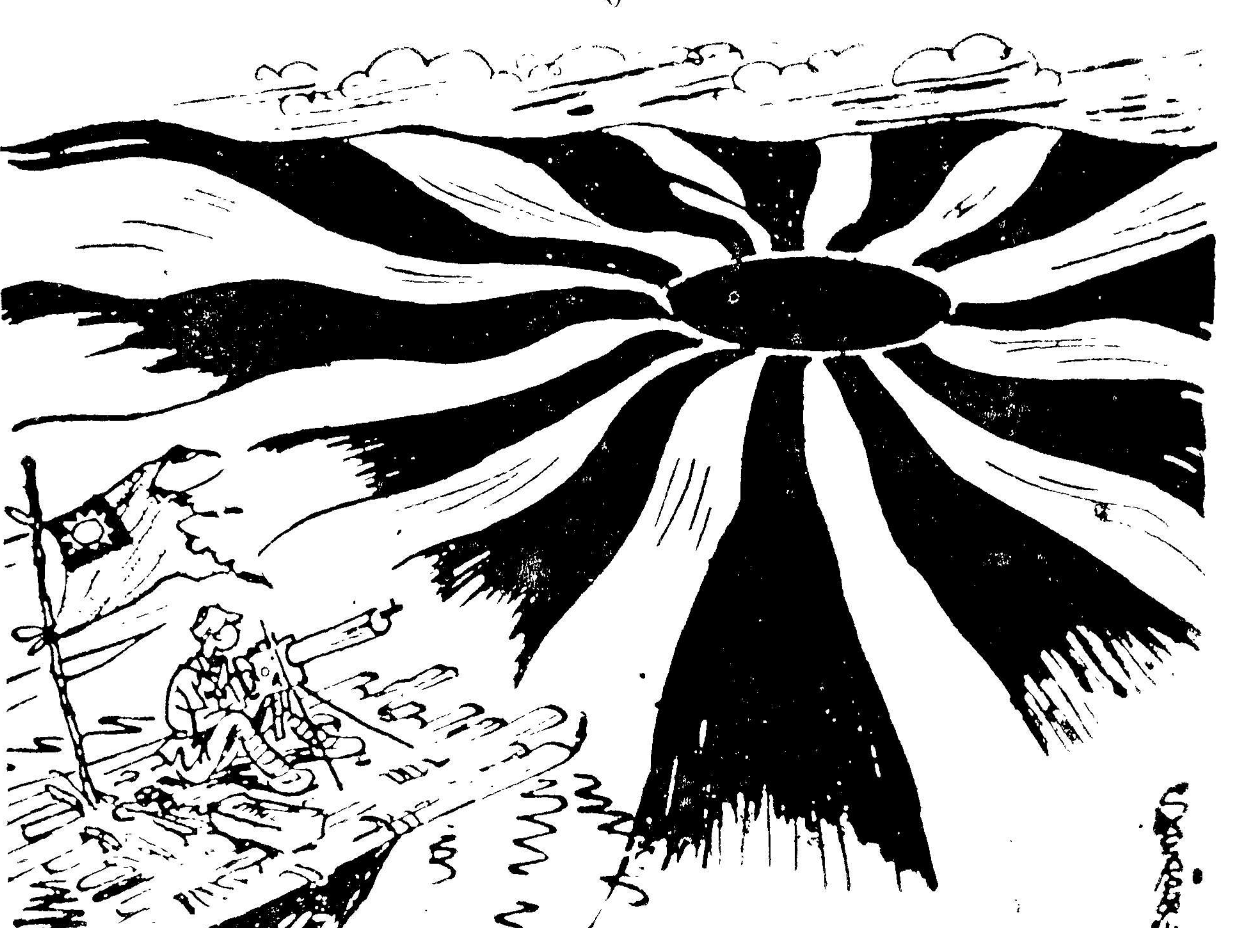
不斷的循環

日敵在滬瘋狂轟炸外人的生命財產，又繼以道歉，使國際人士，莫明其是何用意。字林西報



蘇俄的煩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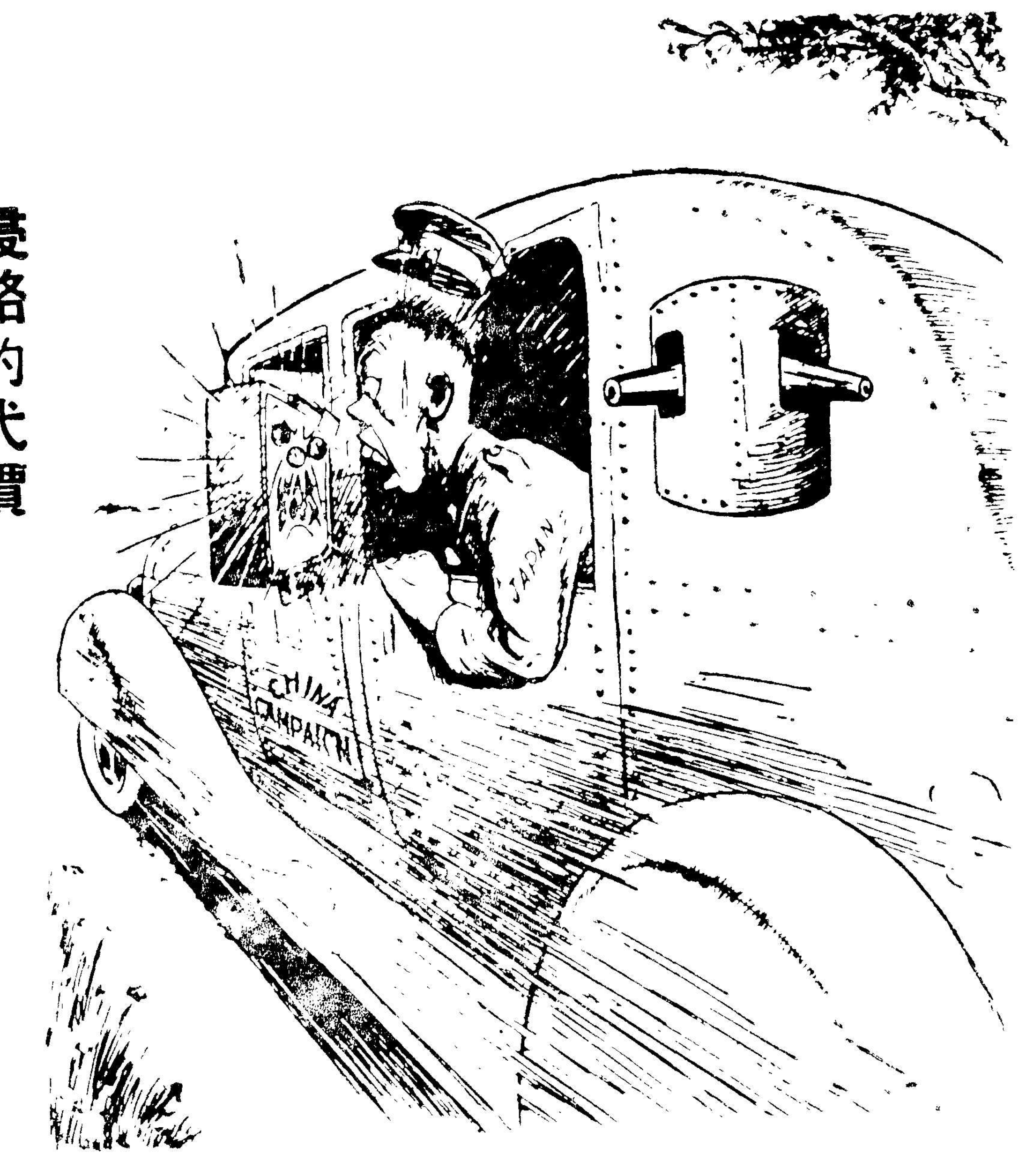
在蘇俄注意遠東局勢的時候，卻有歐洲的狂蜂向他擾亂。*The Chicago Tribune*



光榮的「自殺隊」

字林西報

暴敵瘋狂了



侵略的代價

日敵侵華，每日軍費須一千萬日元，紐約時報作此漫畫譏之。日本看着汽車上的自動表說道，「代價好貴呀，行程還剛在開始呢。」

可憐的日本民衆

日軍閥唯擁戰費，人民勢將輾轉溝壑。

The Chicago Tribu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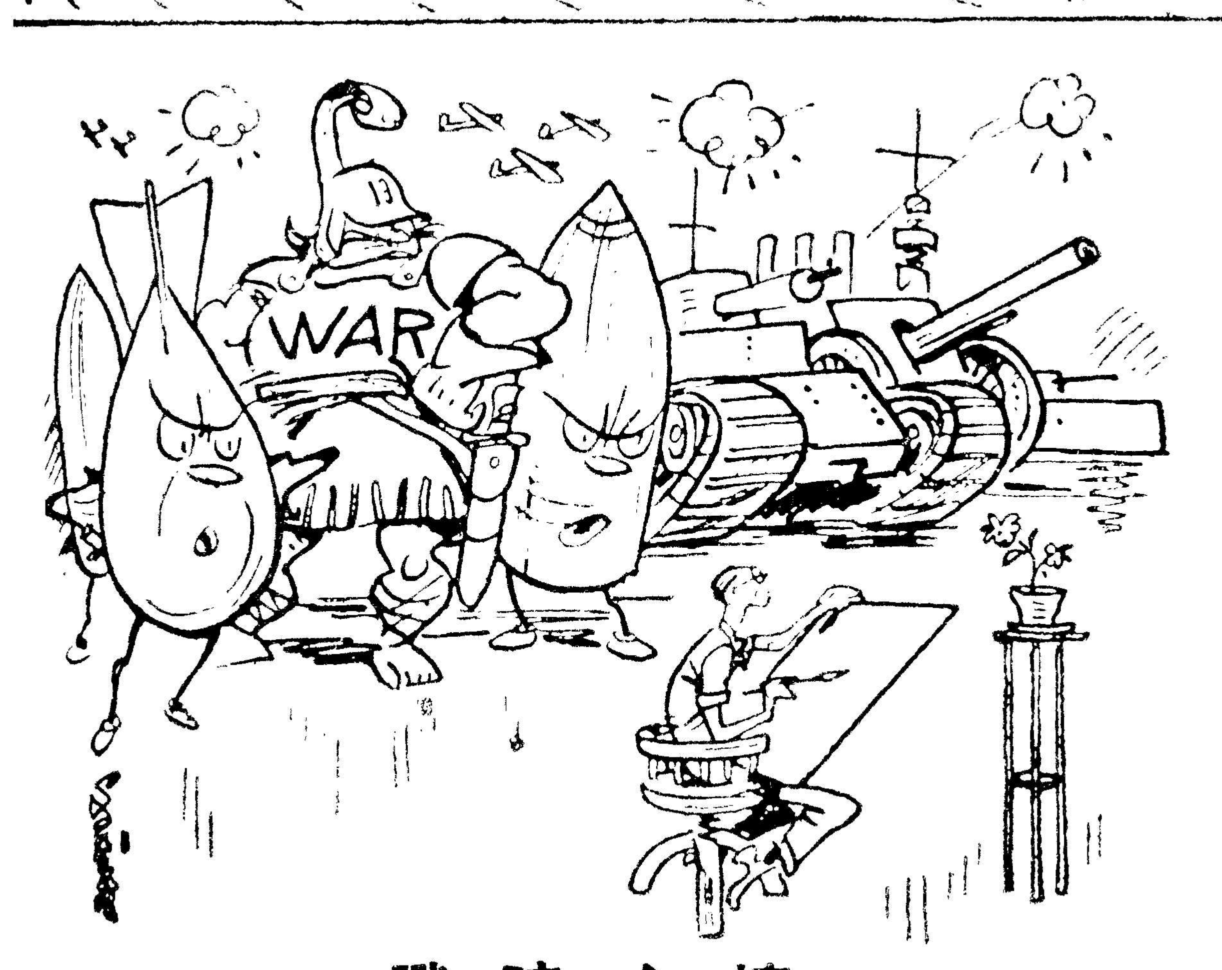
中立亦不易

英國 *The Glasgow Record* 報對滬戰之觀察。



猙獰面目

莫斯科 *Vechernaya Moskwa* 報對日閥的觀察。



戰時心情

漫畫家也無從着筆了。 *Sapajou*



中日戰事初期的美國

赫爾對中日打架，不敢判斷曲直。

The Washington Post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四十三期目錄
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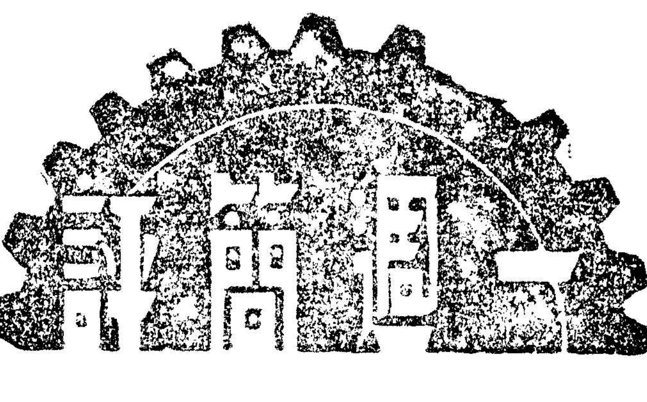


閘北孤軍將領題名錄

楊紀

二十六第一線奉命撤退時，擔任掩護閘北部隊退卻之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一營之衆，於其任務完成後，自身已不及跟退，困守四行倉庫五日，屢經暴敵環攻，英兵勸走，均不肯放棄陣地，及至三十一日始奉到長官命令全師而退，此種沉毅果決之精神，慷慨從容之態度，實爲我國軍隊增加無上榮譽，博得世界人士之讚美，茲將指揮作戰之長官姓名，錄誌於下，以表敬佩。

戰務	姓名	別號	年齡	籍貫	出身
副團長	謝晉元	中民	三五	廣東蕉嶺	軍校四期
第一營長	楊端符	節卿	三二	河北務海	軍校六期
第一連長	上官志標	昇平	二八	福建上杭	軍訓一期
第二連長	鄧英		三二	廣東鶴山	武漢分校
第三連長	石美豪				
機槍連長	雷華		三二	湖南常寧	武漢分校



南北對日戰局

本週對日戰事，山西方面，娘子關突告失守，上海方面，蘇州河尚在撐持，其平漢綫則已開始反攻，津浦仍少活動，茲撮紀概要如次：

山西上海　晉東日軍近來集中重兵，攻我娘子關，迭遭創敗，十月二十六七日敵乃向我右翼固驛一帶併力猛攻，我軍不支，卒被突破，固驛既失，娘子關後路截斷，不得不退集陽泉，敵隨進據平定，襲擊陽泉，太原震動，城防吃緊，幸生力軍源源開上，並已開始遊擊戰，形勢漸穩。晉北戰事，仍在忻口一帶作殊死戰，而我游擊部隊更已深入察南冀西，時時威脅敵之後方，致信此一方面頑强抗戰之局，必且久而彌烈也。

自十月二十六日大場失守，閘北放棄，上海戰局，驟見動搖，幸我軍後退佈防漸穩，迄十一月二日敵軍尚未有大隊渡過蘇州河，而眞茹退出之後，南翔（上週所稱放棄南翔係眞茹之誤）迄在我軍固守之中，滬西南市浦東三角相依，整個的上海固一無變動也。

平漢津浦　平漢路前此失利，病在各軍步趨不一，致為敵人各個擊破，茲已重行安排，分担任務，十月底曾在某地開軍事會議，結果決於一日起各路反攻，以邯鄲順德為目標，而以一部搗石家莊以解晉東之圍，果能達成任務，足使北戰場與西戰場同時改觀也。津浦綫日軍仍祇以少數部隊威脅魯防，其不欲力取，灼然可觀，而我軍之未有反攻準備，亦復顯然也。

九國遠東會議

九國遠東會議原定三十日開幕，後因比國發生困難，展至十一月三日集會，而在未開會前，業已柬請會外之蘇德兩國參加，蘇已接受而德則謝絕，其措辭乃以並非公約簽字國不便參加為言，實則德國之意，既不願助日張目以忤中國，又不便公然袒華以失日歡，為便於中立計，自以置身會外為得計，惟仍聲明如果時機成熟，亦願加入調解，由此可見德國自居於善意中立者也。此次開會，主角當然為英美而法蘇為其有力的贊助員，日本業已正式拒絕到會，義大利則將任日本代言人。會前空氣側重調解，具體案則迄無宣洩，各方對美國特別推崇，美國表示則斷不損害中國利益，以大勢測之，多少總有些須作法，至我國態度，則起首除報告事實外，一時不致遽有何等要求，殆將姑看各國表示再說也。（冷觀）

日義關係

日義關係，最近很詭秘，很密切。聞義國日內，即將加入德日防共協定。這抱孤立感的東西兩國家，一旦携手，成

立狼狽的關係，毋寧是一種意料得到的事。日方對此舉，雖詫爲奇遇，實則並不值大驚小怪。

日本廣田內閣簽訂的德日防共協定，到本月二十五日，適滿一週年。當此協定簽字時，日外相有田歡喜得抱了希忒拉的相片舞蹈，但日本一般有識人士，對此協定，却均加以詬病。這原因是不難明瞭的。防共協定的簽字，就是英日傳統親善政策破裂的起點。日本自視爲羽毛豐滿，所以不恤對盎格魯薩克遜國家，起而挑戰。日德攜手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利益，固然不是沒有，但因此而迫令英美法蘇的遠東關係國，團結起來，同站到一條陣線上，這是日本的本意？她是否能如願的將四國逐個擊破？這問題，相信在最近的將來，是不難得到一個答案的。假若結果日本失敗，那便是日本國運慘淡的歸宿。所以我們看，義日接近，充其量只是加重上述外交動向的危險性，日本並不足以據此自鳴得意。

義日反共協定，與其謂爲反蘇，實際的作用，毋寧還是在反英。義俄兩國是不會直接衝突的。但是義日兩國反英，結果將促進英法英美以及蘇俄間的團結，它不但不足以推倒英國的霸權，適形相反的，它更足以加强敵對的力量。況且德國現時在國際外交上的志向頗大，她並不跟隨着日義兩國的步趨。所以最後的結論是義日關係的接近，以之擾亂國際秩序，雖是綽有餘裕，但欲以之對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勢力，却萬萬不够。

暗淡的歐局

本週歐局無起色。西班牙問題因義俄的交惡，解決不了。英國二十六日在不干涉小組會提出的新案裏，有組織調查團調查西國外兵人數的規定，顯然是意在延宕和敷衍。關於西戰本身，西政府已遷往巴薩羅納，國民軍並有進攻東海岸的準備，西戰或將出於不了自了的一途。照現在看，大概不致牽動歐洲大局。

義法關係，本週突呈緊張。義政府召回駐法大使賽呂蒂一舉，在國際方面發生了不少揣測。此舉原因，不外（一）爲西班牙問題，對俄不滿，因而遷怒於法，（二）爲地中海問題，義欲抵抗法國，（三）因法國不承認義國吞併阿比西尼亞，不派駐義大使，故採此報復手段，（四）爲日義關係，已臻密切，欲藉此作示威的姿態。按法義關係，近來久欠圓融，這種舉動，並非突發的事件，不過藉此我們亦不難看出歐洲潛伏的危險性。

現在世界野心國家的威脅，是已經達到頂點了。這種局勢要求眞正愛好和平的列强，切實明快的合作。從這次比京遠東會議的開會，他們合作的決心，究竟如何，不難得到一個測驗。（素）



論九國公約會議

王芸生

遠東九國公約會議，定於今日在比京白魯塞爾開幕，討論中日問題。這個會議的動因，是由於上月六日國聯大會的決議，而九國公約的本身也有這種步驟，公約第七條說：

「締約各國協定，無論何時，遇有某種情形發生，締約國中之任何一國認爲牽涉本條約規定之適用問題，而該項適用宜付諸討論者，有關係之締約各國應完全坦白互相通知。」

所謂「完全坦白互相通知」者，即可成爲聚首一堂的會議。九國公約自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簽字以來，迄今將近十六年，因「適用」問題而召開的會議，這是第一次。九國公約是爲解決歐戰以後的中國問題而簽訂的，其主要原則規定於該約的第一條，如下：

「除中國外，各國協定：（一）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二）給與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三）施用各國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四）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

日本是簽字於九國公約的主要國家之一，她竟一再破壞九國公約的原則。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她阻害中國的革命運動，在濟南用兵，屠殺中國人民，占領中國土地，已公然破壞九國公約的原則，各簽約國竟未採取行動。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她再度發難，占領中國的東北三省，各簽約國也未採取行動。直至今日，華北數省被侵，淞滬戰起，日本的侵略火燄佈滿全中國之時，九國公約簽字國纔召開這個簽約後的九國公約簽字國第一次會議，實不免令人興「來何遲也」之歎。當九國公約簽字之日，亦即華盛頓會議閉幕之日，美國大總統哈定氏演說道：

「本會議洵可謂業已完成一偉業，……即各國以國家尊榮，遵守在此表示之誠信，實爲人類事業，闢一新而更善之紀元也。」

日本現在便悍然破壞這「一偉業」，不顧其「國家尊榮」，不「遵守」其所「表示之誠信」。其他各簽字國對於這個不顧國家尊榮不遵守自己所表示之誠信並破壞國際間的共同偉業的國家，將如何對付呢？雖說九國公約未曾明文規定制裁條欵，在哈定大總統的演詞中卻說得異常明瞭，他說：

「今諸君雖經種種困難，卒能協商妥洽，公布於世。凡有關國家榮譽，絕無更張；而於不名譽之事，則一致聲討；凡失德爽信之事，舉世預備宣布之。」

日本現在「失德爽信」到極點，並以極大的決心及行爲，作「不名譽」的破壞信約之事，正是「舉世宣布」，「一致聲討」之時。目前九國公約會議的任務很明顯，在於確認並宣布日本的破壞信約，進而一致聲討，制裁其恃力寡信的暴行，以重現公約的完整及尊嚴。此外凡是遷就事實的措置，皆不啻承認公約可以破壞，以助長不名譽的失德爽信。此例一開，此後一切國際信約皆將失去尊嚴，國際的和平秩序爲之蕩然，受其禍害者，當然不只中國一國。

九國公約事實上業已多年被暴力破壞，現在根據條約的文字，舉行簽字國會議，討論公約的適用問題，這可說是九國公約的試金石，它的生命是否存在，它的原則是否有效，均將於這次會議的結果判斷之。我們願從事實各方面再加以推論。

第一，國際的關係。遠東九國公約產生於華盛頓會議，華盛頓的召集，則因凡爾賽會議未能全盤解決了歐戰所涉及的各種問題，（中國的問題也是其中的一端）加以繼續的解決。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華盛頓會議席上一共簽字了五個國際公約，最主要的三個是：（一）解釋太平洋各島領地各島屬地之四國條約（即太平洋四國公約）；（二）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即五國海軍公約）；（三）九國間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即遠東九國公約）。這幾個條約都是關於太平洋上的和平問題的。九國公約便是構成太平洋上和平機構之一環。五國海約業經日本聲明滿期廢棄，這個九國公約若再任令日本破壞，則是太平洋上的國際關係已毫無維繫，洪水滔滔，勢必淹沒了太平洋環岸的和平關係。因此這個會議所應考慮的問題，不僅是九國公約的適用問題，同時還是太平洋上集體安全制度是否還要維持的問題。美國代表團最近聲稱：「或擬另開一種會議，以謀遠東問題之完全解決」。並謂：「此後或將另訂一種新條約，以代替現行之九國公約及華盛頓海軍公約。」這是說明美國意欲重新建立一個太平洋集體安全的和平機構。但欲達到這個大目的，則必須從保持現行條約的尊嚴，制裁野心國家的侵略着手纔行。否則，國際信約任令破壞，國際秩序隨之蕩然，則新的集體安全何從獲得？新的和平機構何從樹立？日本現旣公然拒絕參加會議，是她已公然否認九國公約的存在，在此情況之下，已無調解的餘地，最有效的是羅斯福總統所主張的辦

法，即：「當疫癘方興之際，隔絕病人，以保公共衛生，不受其傳染。」「所有愛好和平之國家，應即起而合作，維持爲和平之基礎之法律與原則；所有愛好和平之國家，應即起而合作，反對違反條約與人道之行爲。」九國公約會議前途的成功，端在愛好和平的國家，嚴格維護條約的尊嚴，合作制裁侵略國家的暴行。調解難望成功，若必循調解之途前進，則將曠時害事，坐待疫癘播染到全世界。

第二，日本的做法。日本是一個赤裸裸的侵略國家，軍部公然宣示九國公約的不存在，外交政客則狡辯日本的武力行動是自衛，並不違反九國公約。一面逞暴行，一面說鬼話，這完全是狼與狽的做法。現在日本軍閥加緊對中國進攻，北山西，南淞滬，同時猛力進攻，想以血淋淋的事實，擺給各國看。這與九一八事變以後她對待國聯的方法完全一樣。現在她一面拒絕出席會議，一面却散布和平空氣。她的機關通訊社（同盟）說，「日本一向反對第三國干涉中日問題，現在各國如以同情日本之態度，考慮東亞問題，日本亦不堅持反對」云云。這很明顯的是故意賣弄姿態，使各國加强調解的幻想，以軟化九國公約會議的情緒。這樣她給白魯塞爾一道炫惑的閃光，以便她在各國議論紛紜之際，加緊以重大軍力壓迫中國。這是日本最詭譎毒辣的做法，希望世界愛好和平的各友邦早籌善後之策。

第三，中國的自處。看趨勢，九國公約會議必先採取調解的步驟，日本必不接受公道的調解，我們雖相信各友邦必能主持正義，但國際制裁的實施也尙渺不可期。我們認淸楚了這一串的趨勢，我們應該堅決的保持固定的立場，以免進退失據。我們是被侵略國，當然希望和平，故也不反對調解。但調解的原則，必須根據九國公約第一條的精神，「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這是我們的立場，九國公約的生命，同時也是遠東和平的共同利益。我們要感謝與會各友邦的好意，但絕不能放棄我們國家的立場。我們相信與會各友邦一定能堅持公約的精神，使暴行斂跡，使世界和平重放光明。我們同時還要痛切的明白，我們現在正與敵人作着殊死戰，在這時萬萬動搖不得我們的「戰」的決心！我們不是不要「和」，但必能戰，而後纔能和；不能戰的和的是投降，絕不是和。南宋之初，李綱以「十事要說」奏高宗，其第一議國事曰：

「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賴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

這敎訓太痛切了，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若不能戰，而惟期待和，那結果一定是投降！我們相信九國公約會議是主持公理正義的集合，但我們却不能輕信它能無條約的給我們以和平。我們將如何取得不損國家尊榮的和平？第一個條件是要能戰！



遠東會議開幕前夕

記者

由國聯發動，英美實質主持，比國出面召集的遠東九國公約會議，已於本月三日在比京白魯塞爾開幕。九國公約簽字各國（英，南非，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印度，美，比，法，義，荷蘭，葡萄牙，中國，日本，玻利維亞，丹麥，墨西哥，挪威，瑞典），除日本外，均已接受比國政府邀請，派遣代表出席。此外，非簽字國之與遠東有密切關係而被邀與會者，有蘇聯和德國，蘇聯已接受，德國則拒絕。

遠東會議可能的出路有兩條，一是和平調解中日戰事，一是以經濟力或武力聯合制裁日本，使之就範，停止侵略。大勢判斷，會議的進行，將走第一條道路。

因為要以經濟力或武力制裁日本，必須具備幾個先決條件：第一，須歐局安定，第二，須列强能立下決心，徹底合作。但在目前，此項條件尚未成熟。歐洲方面，撤退在西班牙外籍志願兵問題既陷入僵局，從而地中海大局亦未能澄清；德國有提出收回殖民地要求的準備，義國又傳將加入防共協定，這些事件，都便英法蘇聯不安，至少須分出一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歐洲。其次，列强內部意見，亦甚凌雜。英國保守黨政府對侵略國始終未放棄其短見的妥協外交政策，對蘇聯和美國似乎也未能澈底保任；蘇聯內部淸黨運動雖傳已結束，但是近來高級官吏仍時有更動，她和遠東利害關係雖深，恐怕亦難如何使其外交實質趨於强硬；美國方面，孤立派近頗活躍，羅斯福總統豈能漠視不顧。因此聯合制裁日本的前途，似乎希望甚少。

要說調解，困難亦多。日本軍閥這侵略迷夢，非到最後，決不醒悟，她的拒絕出席遠東會議，就是証明。近來雖傳日本希望停戰，但這停戰是有條件的，換言之，就是要中國簽訂賣身條約，做日本的附庸。據本月三十日倫敦標準晚報載稱，日本將提出如下六項停戰條件，即：（一）內蒙獨立，（二）華北五省自治，（三）上海日軍佔領區域闢為租界，并須有一出海口，（四）台灣海峽以南，至廣洲灣為止的中國沿海漁業權讓與日本，（五）中國退出國聯，（六）中國廢棄軍事航空。此項消息，後來雖經各方否認，但日本軍閥心中所懷抱的野心，也許還超越於此，則中國如何能接受。

目前為止，綜合各方消息，不能不令我們對遠東會議前途悲觀。因此我們必須格外加强我們抗戰的決心，調整我們抗戰的機構，充實我們抗戰的力量。如果遠東會議能給予我們以若干程度道德的聲援，經濟的幫助，自然也歡迎；但是我們不能以此為惟一的依賴。國際局勢是瞬息千變的，只要我們能持久抗戰，也許能打出一個新局勢來。

最近，關於遠東會議的發展及各國的動態，可分下列幾項敘述。

(一)日拒出席遠東會議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駐日比大使巴松比爾以比政府所發邀請參加遠東會議之請柬送達外務省，而由日外相廣田於二十七日下午照會巴松比爾，表示日本政府拒絕參加遠東會議。該照會稱：

『國聯於十月六日通過之報告中，僅根據單方面之宣言，而宣布日本對華之軍事行動係違反九國公約。但日本係因中國猛烈之排日政策與行動，尤以其挑釁之行為，使日本被迫而行使「自衛權」，故此事係在九國公約曠範以外，一如日本政府之所業經宣布者。而國聯大會更進一步對中國確言，謂將「予以精神上之援助，幷建議國聯會員國應避免採取一切動作，其結果足以減少中國抵抗之能力，致加增中國在現在衝突中之困難；又建議國聯會員國應考慮各該國單獨協助至何種之程度，」此舉係不顧日本政府公正的意嚮，乃欲建議促令中日間誠意之合作，以保障東亞永久之和平，且予世界和平以貢獻，故此舉為偏袒一方面，而鼓勵其敵愾，並不能對事件之早日解決有何貢獻也。貴政府邀請照會中，未述及建議之會議與國聯間之關係，惟國聯之決議案中，曾建議邀請九國公約簽字國從速開會，而贊同英政府要求召集會議之美政府，於其十月六日之宣言中，亦贊成國聯之決議案，故日本政府不得不認此次會議之召集係與國聯之決議案有相聯之關係也。夫國聯表示之意見，有損碍日本榮譽之處，而其所通過之決議案，尤屬對日本持不友誼的態度。在此種情勢下，日本政府相信在建議之會議中，不能期待列强間有坦率與充分的討論，足令中日間之衝突可獲得公正平允之實切的解決。且目前因東亞特殊情勢而發生之中日衝突，於兩國之生存有存亡的關係，日本政府堅信參加會議之許多列强，其在東亞之利益頗見紛歧，或則實際竟毫無利益可言，故在此會議中，將徒令情勢愈見糾紛，且足為公正解決之嚴重的障碍。鑒於上述種種，故日本政府不能接受貴政府之邀請。關於目前衝突之起因，係由於中國政府若干年來之國策，在傳播排日之情緒，並鼓勵國內之排日行動，致令遠東和平，遭受威脅。故現時解決衝突之最迫切的需要，為在中國政府方面認識中日兩國對東亞安定所負之共同責任，並改變其態度與政策。至於日本對於列强之責望，則盼彼等能充分明瞭此種之需要。日本相信，唯有彼等根據此項認識之合作，對於東亞安定，方能有有效的貢獻』云。二十八日日本政府並發表宣言，大意與此照會相同。

(二)我外部駁斥日宣言

日本上項覆牒及宣言公布後，我外交部以其荒謬無理，歪曲事實，特於十一月一日以外部發言人談話方式發表如下聲明：

『日政府決定拒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後，於十月二十七日以正式復文送至比國駐日大使，申述其所謂理由，二十八日更發表冗長之聲明書，闡明其所謂立場。綜觀兩文，不獨對中國多誣衊之詞，即對國聯與美國維護和平之苦心，亦不予諒解。日本聲明書首謂中日糾紛之根本原因，在於中國辛亥革命以來之一貫排外政策，尤其是澈底的排日政策，並謂日本對于中國國家意識之覺醒，抱有無限同情，且曾予以種種贊助，乃中國非獨不感盛德，反盡張其排日之武器，以致釀成今日事態，故解決中日糾紛之要締，在於中國放棄其排日政策，而改與日本提攜。此種論斷，稍明東亞近事者，不難立見其偽。中國之國民革命，其對外政策在於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此為中華民族合理之願望，亦為友邦人士所深切了解而寄予同情者。對於外人之合法權益，中國政府素予尊重，對於外國資本與技術人材，中國政府尤深表歡迎。今日中外商務之發達，人民之友好，均足為中國善後政策之鐵證，絕非日本讕言所可矇蔽者也。日本為中國之近鄰，且屬同文同種之邦，中國政府及人民親善之不暇，寧肯加以歧視。顧自辛亥革命以來，日本對於中國侵凌壓迫，無所不用其極。二十一條之要求，至今猶在世人

記憶之中。國民革命之後，日本阻撓革命軍北上，破壞中國統一，造成十七年之濟南慘案，所謂對於中國國家意識之覺醒表示歡迎者，其行爲固如是耶。至於日本所稱首先協助中國恢復關稅自主，並對于中國撤廢領判權之期望表明好意態度，亦與事實不符。中國于十七年已與各關係國簽訂關稅條約，完成關稅自主，獨日本多方要挾，直至十九年始獲訂約，且附有種種條件。近二年來，日本更一方面協助大規模走私，一方面阻碍中國緝私，致中國關稅收入，關務行政，遭受重大打擊。關於領判權問題，日本近年以來，儘量利用此種特權，掩護種種非法行爲。舉其大者，如自由飛行，如私設特務機關，如接濟匪盜，如販賣毒品，不一而足。所謂採取政策以副中國正當的期望者，又如是耶。迨至九一八後，日本國竟強佔中國之領土，危險中國之生存，更明目張胆，肆行無忌，滿州僞國之後，繼之以冀東僞組織，現更于察綏兩省，製造其所謂「蒙古國」以逐漸實現其併吞中國之陰謀。種種情形，爲任何國家任何民族所不能忍受者，中國仍一再忍受，以期日本之最後覺悟。政府對於人民，再三誥誡，曉以容忍之旨，人民對于政府之苦衷，亦均能諒解。即中日人民間偶有一二不幸之事件，其曲或並不在中國，中國政府亦一本親睦之旨，予以圓滿解決。近三年來，日本對華貿易，逐年增進，本年前六個月幾躋於第一位，中國之無排斥日本行爲，於此可証。至於盧溝橋事件發生後各地日本僑民之撤退，純係日本一種有計劃之行動，意在預謀日僑之安全，便利日軍之暴行，而當日僑撤退之時，中國官廳仍予種種便利，撤退之後，復爲代管財產，以視日本官廳對於國僑民離日時予以種種留難者，其厚薄何啻天淵。然容忍自有一定限度，日本之壓迫與侵略行爲，既日進不已，中國人民，忍無可忍，遂不得不起而抗戰，以實行其天賦自衛之權。但即在抗戰之中，中國人民所引爲公敵者，並非全體日本人民，乃爲少數侵略之軍閥，中國人民所欲排除者，並非日本僑民在華之合法事業，乃爲日本軍閥對華之侵略行爲。總之，中國根之無排外之行爲，初亦無排日之事實，現有之不幸局勢，完全由於日本連續的侵淩壓迫所造成也。日本聲明有謂中日事態之近因，在華北方面，由於中國違反所謂「何梅協定」，遣派中央軍隊北上，在上海方面，由於中國不顧上海停戰協定，侵入停戰區域，故日軍在河北及淞滬行動，純爲自衛措置，並未違反九國公約。此種語調，純爲強詞奪理，抹煞事實。盧溝橋事件與上海虹橋機場事件，如何因日軍挑釁而發生，中國政府如何竭盡智能期求和解決，日本政府如何缺乏和平誠意集中大批海陸空軍向華軍進襲，中國軍隊如何不得已起而應戰，日軍如何殘殺非戰鬥人員及燬壞中國文化機關，中國政府已歷次宣告，中外國報紙亦多客觀忠實之記載，國聯大會十月六日且有公平詳盡之報告與決議。孰爲侵略者，孰爲自衛，事實俱在，豈巧詞所能掩飾。況中國政府在本國境內自由調度國軍，乃爲國家主權之行使，絕不受任何束縛。若謂日本可調派大軍侵入中國領土，而中國反無權派遣軍隊以事防備，天下寧有是理。至於上海停戰協定，則近年以來，上海日軍之非法侵入停戰區域，滬上中外人士類皆耳聞目睹，淞滬變起，日本軍隊公然以公共租界爲軍事行動根據地，尤爲舉世周知之事。日軍既已屢次違反停戰協定於先，何能責中國以獨守於後。日本爲九國公約之簽字國，該約明白規定尊重中國主權及領土行政之完整，亦即日本有尊重中國主權及領土行政完整之義務，今乃毫無眞實理由，派潰然陸空軍五十餘萬，大舉侵略中國，佔據城池，屠殺人民，蹂躪土地，而尚諉謂「自衛措置」，尚自稱無領土野心，尚以爲未違反九國公約，天下之人，豈孰信之。日本聲明書及致比駐日大使復文中，數數提及中國共產黨及共產主義問題，並謂共產主義與排日政策同爲中日兩國間和平之障碍，此純爲虛妄之宣傳，世人當不置信。中國之立國國策，基於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十年以來，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對於消滅共產黨之暴動主義及赤化政策，曾爲最大之努力與犧牲，其中經過情形，已爲世所熟知，無待贅述。最近中國共產黨鑒於中國外侮日急，救亡圖存之道，唯有奉行三民主義，於是於九月二十二日正式宣告，（一）放棄暴動政策，（二）停止赤化運動，（三）取消蘇維埃組織，（四）取消紅軍，故在今日之中國，人人奉行三民主義，全國人民在蔣委員長指導之下，共同奮鬭，抵禦外侮，以實現三民主

義之崇高理想，日方宣傳，無論如何巧妙，自難掩飾明顯之事實也。總之，中日兩國間之不幸事態，完全起因於日本對中國繼續不斷之侵略，倘使日本政府一旦放棄其一貫的侵略政策，停止其侵略行爲，撤回其侵略武力，東亞和平，不難重見曙光也。』

（三）美聲明尊重我利益

出席遠東會議之美國代表團，於十月三十一日在比京發表重要聲明，要點有二：（一）尊重我國利益，（二）希望另訂新約，復活九國公約精神。此理聲明，殊值重視。據比京白魯塞爾十月三十一日國民新聞社電稱：『參加九國公約會議之美國代表於今日聲稱：「對於解決遠東糾紛之辦法，凡中國方面不完全同意者，美國均不願予以贊助，根據多數人士之觀察，除非中國政府有崩潰之跡象，不應爲休戰之建議，以逐日本瓦解中國中央政府之目的。美國人士對於休戰問題雖甚關切，然目下業已決定拒絕一切予中國以不利之和平辦法。唯假使九國公約會議能制止中日戰爭，或擬另開一種會議，以謀遠東問題之完全解決云。」此種會議是否有其必要，各國代表皆無成見，惟就其初步談話而觀，英法美諸國或將贊助此種計劃，因此種會議或能奠定保障中國自由之基石，而確保歐美各國在遠東之利益也。此後或將另訂一種新條約，以代現行之九國公約及華府海約，亦未可知。』此外，關於美國國內孤立派之活動情形及其影響，十月二十八日之路透社華盛頓電訊報告如下：『衆認羅斯福總統所宣佈使九國會議調停中日衝突之目的，現因日本之拒不參加比京會議，而陷於縱非不可能，亦爲極難實現之地位。美國孤立派本不贊成預聞外事，但聞羅斯福總統比京會議以和解爲目的之說後，不復堅持異議，茲形勢既變，美國或有被牽入漩渦採用威脅計劃之虞，孤立派見此情形，或將復唱謝絕外事之高調，此亦美總統所引爲憂慮者也。其實舍調解而外有何步驟之問題，殆未考慮及之，或料將來將提議一種和平的譴責姿勢，如召回大使等事，惟據現象察之，美政府並未以此種政策之事前考慮束縛美代表團之手腕。』

（四）英國仍採妥協外交

英國對於遠東之外交政策，仍然採取妥協態度，十月二十九日，倫敦路透社電稱：

『外次克蘭波今日在下院發表演說，聲明日內瓦將竭力解決中日爭案，英國外交政策仍以國聯爲基礎。下院辯論英王詔書之答詞時，克蘭波起而干涉，評駁反對黨詆責英王詔書中未直接言及國聯足証政府已放棄國聯之言論。謂反對黨此言，毫無理由，此若詔書中未述及維持憲法，而即指其乃紅色革命之先聲也。克蘭波繼謂國聯現遭遇性質甚特殊之問題，下院當知英政府曾力圖與美政府密切接觸，此舉至關重要，不特倫敦作如是觀，日內瓦亦作如是觀。此舉與二十三人諮詢委員會應付問題之決議大有影響，當委員會集議時，承認有兩種主要工作，第一爲須作世界輿論之喉舌，委員會之進行此項工作，曾對爭案中所用不人道與野蠻戰爭方法表示驚痛，並須審查七月七日盧案發生後經過之一切事實。委員會作完全客觀與公允之審查後，一致決定日本不應取其所已作之行動，實已違反九國公約與巴黎非戰公約，其報告書已實踐國聯第一步工作。第二步工作甚至更爲急要，即如有可能當使戰爭終止是。國聯不特須決定何種行動符合國聯盟約，何種行動似可收效，並須決定何種行動，似爲最有希望之考慮基礎，或由國聯單獨行動，或用其他基礎。國聯若單獨行動，則不能使任何溫和或他種行動而須獲彼等合作之非會員國全行參加，此爲甚顯明之事。舍此其有更有效之其他基礎乎，則爲公約是，蓋該約包括其合作似屬必要之各國也。委員會鑒於次種事實，故主張召集九國公約會議考慮

爭案，今尚有人謂國聯除提出建議外，尚應自取經濟行動，此實漠視一重要因素。蓋今須先知合作之程度，而後始能言及任何所發行動是否似可收效也。國聯單獨行動之基礎，既未能使此條件滿意，若未知是否似可收效而遽有行動，則不特將遭失敗，且確殊危險也。外次之結語曰，國聯所取商諸九國公約之各國一舉，實爲唯一有希望之進商方針云。』

英國一面不願看見中國被日本吞併，一面又怕强硬得罪日本，顧慮太多，或將不免引起錯誤惡果。英國開明人士，對此亦已認識，所以十月二十六日英國下院辯論外交時，工黨領袖阿特里起而發言，要求政府明白確定其遠東政策，自由黨領袖辛克萊言及比京會議可獲和平結果之希望時，也說「此和平究爲何種和平乎，此乃人心爲之不寧之問題。今大聲呼號和平者，豈爲日本乎，抑爲以日本佔領中國數省爲根據，代日本要求和平之若干他國乎。」我們在此誠意希望英國政府當局要放大眼光，不可退縮畏懼，苟且偷安。

（五）德對遠東保持中立

比國政府根據九國公約其他簽字國之同意，於十月二十八日發出請柬，分送蘇聯和德國，邀其參加比京遠東會議，蘇聯當即加以接受，並派遣外長李維諾夫，外次波丹金及駐比大使魯彬寧爲出席代表，據莫斯科三十一日哈瓦斯電稱：『蘇聯政府自接受比國邀請應允參加九國公約會議之後，當任命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副委員長波丹金，駐比公使魯彬寧爲代表，李維諾夫與波丹金二人頃於晚間十時啓程前往白魯塞爾。據蘇聯政界人士宣稱，蘇聯代表團此次出席會議，對於美國態度屬望甚深，並認爲日本對華侵略行動，欲予以制止，實惟美國是賴。蓋以英國對於任何折衷方案，凡足以維護該國在華利益者，均準備加以贊助，而不擬再有更進一步之行動。此在美國，則羅斯福總統與赫爾國務卿均曾發表演說，對於日本侵略行動，加以譴責，並說明美國未便長此保持孤立態度，均表好感。並以爲美國輿論傾向孤立主義者雖大有人在，所望羅斯福總統與赫爾兩氏坐而言者起而行耳。此外，蘇聯代表團在九國公約會議席上，對於愛好和平各國必須組成聯合陣線以對付侵略國一項主張，定必加以支持。特關於此層，蘇聯是否自行提出具體建議，則尚無所知」云。這是蘇聯的態度。可見蘇聯仍將以集體行動爲主，而不願單獨進行何項活動。

至於德國，則已拒絕出席遠東會議，據柏林十月二十九日路透電稱：『德國對於下月三日在比京召集之九國公約會議，現已拒絕參加。德復文聲稱，該會議係根據於九國公約之第七款之條文而召集，而討論之題目，亦即該條文之如何施行，則德國既非九國公約之簽字國，實覺不克參加該會議。但該復文復謂在不可缺少之初步條件獲有相當担保時，德國願參加以解決紛爭爲目的之行動云。』又據同日柏林哈瓦斯電稱：『德國政府頃已決定拒絕參加比京九國公約會議。按自比國政府邀請德國參加九國公約會議之後，政界人士最初宣稱，德國派代表參加比京會議，並無不便之處，然嗣又翻然變計，認爲德國對於中日兩國衝突，以保持中立態度爲佳。蓋德國政界人士雖贊成日本之政策，以爲其目的在於阻止布爾希維克主義在遠東之新發展，但德國倘公然袒護日本，則在中國將視爲係一種不友誼之態度，職是之故，德國政府頃乃決定不出席國九公約會議，對於中日兩國衝突，寧置身事外云。』可見國德尚不欲公然袒護日本，我們自然表示相當感謝。

十一月三日



火藥氣侵蝕下的日本經濟

魏友棐

一 緒言

近年的日本一切經濟編制，到處是有火藥味的，準戰時的財政，貿易金融以及其他。有了這許多準戰時的一切編制，接着，日本的侵略野心家眞的把整個的日本送進火藥堆中去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我國堅强的抗戰，出乎意外的，使日本感到他們的對華侵略並沒有像想象中的容易。爲了遂行侵略野心計，復至再至三地把這購買火藥的軍事預算加在平民身上。不管國內平民是不是已流到最後一滴汗，野心家購買火藥消耗火藥的雄心是不會有止境的，可是日本的經濟生命，分明是將被這火藥氣侵蝕到體無完膚了！

日本這個資本主義的國家是空的，因爲她缺乏了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必備的各種條件；原料的資源，以及廣大的殖民地。又因爲明治建國，根本上未脫封建意態，內部的壓榨非常利害，國內的富力，比起一般國家也還很遠。但自大的日本野心家是見不到這些的，他們的自大心從日俄戰爭以後一天一天只有擴大；他們所看到的只有一面，而根本未嘗體察到自己。

我們不是輕日病者，但可以報告，日本的整個經濟，已被火藥氣侵蝕到最深刻的限度，日本的國富，也將近滴盡最後一滴汗了。如果長此不知道體已功夫，而一味孤行下去，我們雖不能確切地指明半載或一年中日本必趨於總崩潰，却是可以說，日本帝國主義者到了力竭聲嘶相當限度之後，日本國內被榨取層的喊叫，以及經濟力搜索淨盡，一定會使侵略者生命滅絕的。

這裏就從幾方面來說明日本經濟已被帝國主義者侵蝕到怎樣的程度上。

二 悉索敝賦之財政

首先要說明的，是日本的戰時財政。本來，日本是有名的軍事預算國，因爲他們的軍事費在預算中是佔到一半的地位。日本本年度(一九三七——三八年)的預算，廣田內閣時的馬場財相初定是三十萬四千萬圓，經過激烈的爭論，林內閣時的結城財相把它減到二十八萬七千二百萬圓，但比前年度已增到五萬六千萬圓。這裏面軍事費用佔百分之四十九。

在華北事變開始以後，日本已在本年度的第二預備金支出一千〇二十萬圓作爲軍費；其後又追加預算兩次，一次是九千六百八十萬圓，一次是四萬一千九百六十萬圓，三次合計是五萬二千六百六十萬圓，如果把追加的預算跟總預算合計，則本年度的預算總額，爲三十三萬九千七百萬圓。這個數目，已是日本財政史上的空前紀錄。

八一三戰事發生，我國的全民抗戰格外開展，日本的戰

事費用，又顯然地擴大。日政府即於九月三日的特別議會中，又提出所謂中國事變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二十萬二千二百萬圓，一般會計追加預算四千二百萬圓，這是第三次的增加預算，於九月七日經兩院通過施行。如果跟總預算相併，則日本本年度的預算是五十四萬七千一百萬圓之多。幾爲結城時代本年預算的一倍。

這們多的軍費負担，依照歷來日本財政常規，不外乎增債與增稅，到了現在，走的仍不外是這一條路。當日本最初增加所謂「中國事變」軍費時候，有一小部份用之於增稅，但後來一加再加，決非區區增稅所能補苴，大部份就只恃於公債，於是其發行公債數額，到現在，預備發行的計算，至少當在三十四萬萬圓右左。

如今先來說明日本的公債消化能力吧。日本理財專家頂持重的是高橋，他是主張公債發行隨着國內生產力增進而以漸減爲原則的，可是這位老理財家因爲跟不上軍部的快步，結果是連生命都犧牲了。此後的理財家，就以迎合軍部步調增發公債爲唯一方策。馬場財相就有每年增發十萬萬圓公債的主張。其後馬場因了鉅大預算受到許多批評，接着便下了任，意想不到對華侵略戰爭以後，一下子便來了三十多萬萬公債。日本因彌頓財政赤字的公債數額到去年終已突破一百〇八萬萬圓，照馬場預計以後六年中每年增發十萬萬圓公債，則到一九四一年達一百六十萬萬元，可以不再發公債；但是今年對華侵略軍費獨特增加之後，只在一九三七年的十月，便已可確計爲一百四十多萬萬圓。日本人口是七千萬，每人平均分派起來，因對華侵略一下子謂加的公債担負就是五十圓，每人總共平均担債額是二百圓，你想這是如何重大的担負！

這許多公債怎麼消化得了呢？日本的債券，向來大部份歸「日本銀行」承買，再轉售給各銀行各保險公司。在高橋財政時代，出路尙可維持；馬場時代則已感到消化的困難，要用減低銀行利率的「手術」來推消公債，但效能已不大好。結城財相上台以後，因生產擴大，使資金需要旺盛消化力格外遲鈍。等到此次對華侵略戰開始，日本債市一再跌下，市場還流行强制攤買之說，人心更加惡化。公債的推銷既感到極端困難，日本政府又設法將應發公債中提出一部份發行小額公債一萬萬到二萬萬元，票面自二十五元起，九八折發行，如果這種大賤賣推銷方法不靈，則仍歸日本銀行收買，這已充分指出日本財政已到山窮水盡之境！

至於增稅，本來就是結城財政中的重要項目。此次華北事變發生，賀屋財相就提出緊急增稅案，其項目有公司盈餘稅增百分之十，所得稅增百分之七．五，資本稅增百分之五，甚至連樂器，照相機，電影機，留聲機都將征按値百分之二十的稅，這許多項目增加之後，所得不過一萬〇二百萬圓。在龐大新增二十多萬萬特別軍費中，眞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上面所加的雖都是直接稅，可是歷來的增稅，差不多是全以工農爲對象的。

日本這們窮兵黷武下去，無論是再增債或增稅與否，都直接間接地可以造成國內全般社會經濟的大擾亂。如果公債出路沒有，全歸日本銀行銷受，則日本銀行必根據公債保有額而增發紙幣。只會使惡性通貨膨脹加烈；如果增稅呢，不但大衆負担不了，而且因增債增稅的結果，會釀成物價騰貴。生活惡化；到了人民連生活都不能維持的時候，立刻一呼

百和地會引起重大反抗。

三　激劇增大的入超

日本帝國主義自己國內沒有原料，所以她必需在國外輸入原料，製成商品而再輸出，在平時，這一批交易，是可以賺一些錢的。但在日本進到準戰時階段時候，軍需用的物料輸入特殊增大，而這些軍需品是不能賣錢的，同時，出口的商品反因了軍需工業擴大，及市場碰壁而減少，於是入超就只有增大。

近衛內閣的經濟政策中有一項是所謂擴充生產力政策，這所謂生產力，並不是國民日常生活的消費財，而是國防有關的各種產業。日本國內軍需製造愈擴充，原料輸入就更厲害，經常輸出就更萎靡，平時貿易的平衡就無從維持。據本年上半期的統計，日本貿易的入超額，就有六萬二千萬圓之多。向來日本貿易情形，是上半年輸入原料，而下半年輸出製品，所以上半年往往會入超，但往年沒有如此的鉅大。貿易入超增大，影響到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只得用黃金輸出來填補。到七月中旬止，日本一批批向海外輸出的黃金，已有三萬七千萬圓。日本並不是產金國，也不是存金豐富的國家，國內的存金不過五萬萬到六萬萬圓，力量是有限的。盧溝橋事變以後，日本抑低圓價，存金依時價約為十三萬萬元，把這黃金分作二部份，一部份做紙幣準備金，約五萬萬元，其餘八萬萬元，另用特別會計料目，類似平準基金以便隨時秘密輸出黃金，可以不致引起人心的動搖。雖是如此，入超所與日本的威脅並不因此而減輕。到九月中旬的統計，日本現金輸出已有五萬五千萬元。

本年九個月間的日本貿易統計，除八月下旬九月中下旬出超以外，其餘都是入超。統計輸入額為二十四萬六千萬元，輸入額為三十二萬萬元，入超額達七萬四千餘萬元。與去年同期比較，輸入增加十萬萬，輸出也因了部份[illegible]格的騰貴，較增四萬七千餘萬元。（棉布的輸出量比去年減少八千餘萬碼，但價值則較增七千餘萬元，就是因價格騰貴之故。）其輸入品中，棉花，羊毛，油類，鐵，機械等六種佔三分之二，都是跟軍需部門有關的。

為要竭力維持匯兌，減少入超起見。日本只得用釜底抽薪的辦法，一方面把匯兌更嚴密管理起來，嚴格規定買賣外匯方法，防止資本的逃避；一方面又施行輸出入貿易的臨時的措置法，禁止非軍需品的輸入，以及重要原料的輸出，使在輸入貿易極端減低原則下，不妨害軍需原料的輸入。

根據十月十一日公布施行的臨時輸出入品許可規則，對於貿易的管理，大致分三種方法：（一）限制輸入的，有棉花，羊毛，木材等；（二）禁止輸入的，有中國酒，皮革等；（三）禁止輸出的，有皮，石腦品，硝酸，廢棉，纖維品，破布，廢紙，錫，硫化錫等九種。同時澈底實行國民節約消費運動，對棉，鐵，金，銅等十六種原料的消費，竭力節約起來。在這多方面的管理貿易之下，據一般人的觀察，在輸入制限後，棉花每年約可節省八千萬元，羊毛七千五百萬元，木材一千萬元；輸入禁止下，可省三千萬圓，合共二萬萬元，與原來入超的數字不但不足抵銷，而且相差很遠。又據安川雄之助氏計算，要是本年下半年的出超是可以抵銷上半年入超的話，則本年度的入超當有五萬萬元，除去貿易外收入二萬萬元，則淨入超額，當為三萬萬元，現在收入了戰時，對外輸入依賴更重，則本年度的國際收支差額，當然不

止照安川估計的三萬萬元了。

而且在此次限制輸入商品中的棉花與羊毛，這都是日本馳名的紡織業與毛織業重要工業原料。製成的棉製品與毛製品，又在輸出佔着極重要地位。在原料限制輸入下，這兩個馳名的輕工業便很難進展，此後輸出貿易，固然將更減少，而國民生活的必需品，也必因了物料缺乏的原故，價格必然激劇騰貴起來。

不論日本在施行什麼巧妙的方法，照現在日本侵略家的步調上，可以決定，這激劇增大的入超威脅是不會減輕的：威脅到日元安定，威脅到國民生活，以及工業的正規發展。

四　惡化的國民生活

食到黷武者的種種後果，直接受影響的，是日本的國民生活，到了戰時更貧窮化，更惡化。其唯一的指據，則爲日高一日的物價。

日本的物價騰貴，並不是新生的問題，可是近來更漲得利害。據日本銀行的調查，東京零賣物價指數，本年九月上昇爲一七七•六，十月十五日爲一八一•一，（以一九一四年七月爲一〇〇）計九月比八月漲高百分之二•一，十月又比九月漲高百分之二。這指數，已是近年來的最高記錄。這都在顯示日本入了戰時狀態以後，物價每月有繼續上漲的趨勢。

逐步騰貴的主要原因，簡單地就可以照本文所分的次序來說明它：第一是財政金融上的原因，日本政府繼續增發公債，直接可促成通貨膨脹，影響到紙幣的信用。而增稅的結果，許多間接稅都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物料的成本自然增大。同時，因了政府竭力推銷公債，固守「低金利」政策，使一般工業行號要設法發行利率稍高公司債，都發生重大困難。其唯一的資金來源，不能不靠着銀行通融，這一種資金的利息，當然較高，又直接可以增加成本。華北戰事起後，日本更通過臨時資金調整法案，對工業的新創與擴充，都須經政府的許可，生產費增貴，自屬必然。第二，日本是先天不足的國家，平常的生活品是向國外市場交換的。現在在高度管理下，交換關係一時中絕。換言之，黷武者寧可允許他們自己以國民的血汗來交換火藥，却不願國民用血汗來換一片麵包。原料是限制了的，製造是限制了的，製品那得不缺少？然而人民的必需消費是不能減絕的，那末，物價爲什麼不高騰起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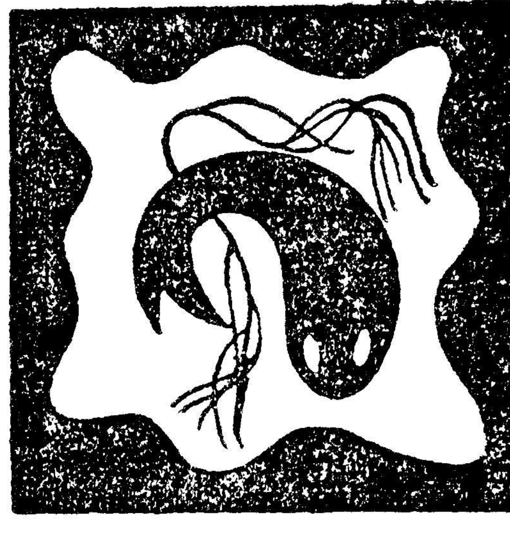
一方面物價高漲，同時工資的實值又相對的減下來，生在中間層的平民生活，當然是很困難的。事實上在日本軍事的高壓下，軍需工業的獨特膨脹，一般工業由停滯而到破滅，加以戰事軍人的抽調，則失業人口必然增加，都直接地間接地促成國民生活的不安。

這種因少數人侵略野心而造成戰時恐慌，戰事愈延長，那末，恐慌必日益深刻。因爲在戰爭中，只有使各個原因更惡化，而絕對沒有些微消弭可能。我們雖現在沒有準確的數字，推測日本國民生活究竟惡劣到甚麽程度，但有一句話却可以說：那就是，日本的國民正向更惡化的深淵中行進。

日本的國民，食到了侵略戰的惡果，與一般戰爭國國民所受到的影響是不同的，因爲這是少數人脅迫下的行動。日本的國民有能力可以生活，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却限制人民連出賣勞力都辦不到。日本的執政者，榨取國民血汗，供作軍事消耗之用，只知滿足少數人的利益，少數人的野心；站在飢餓線上的大多數被壓迫者，雖在日本政治高壓之下，在一定限度下，必然掩不住正義的反抗與革命的。

日本的民衆已給火藥氣息侵蝕到最後一滴血汗了，從膨大的軍費負担上，從惡化的生活上。

十月二十六日



我國國籍法的商榷

曹樹銘

國籍法與一國人口有密切之關係。世界各國除各有單行國籍法規為之範疇以外，併各於其根本大法——憲法以內，將國籍一項，明白列入。國民政府於民國十八年二月五日公佈國籍法，併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公佈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內（第一章第三條——見後）將國籍一項，明白列入。惟是國籍政策，各國互異。國籍問題除在各本國國內法占一重要之地位，併為外交關係上一重要問題。茲本個人所見，將國籍問題，分別國內立法及外交二項，略貢所見，藉供採擇。

一 在國內立法方面

甲 憲草

依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國府公佈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第一章（總綱）第三條之規定：——

『具有中華民國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

對於我國一向所主張之國籍原則，未予明白表示。查我國之國籍原則，在國籍法條文之字面上，並無明文；但在國籍法條文之意義上，則已充分表現；此原則為何？據個人之推斷，「單一國籍」是已。茲本個人所見，建議憲草第一章（總綱）第三條應作如下之修正：——

『具有中華民國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中華民國國民祇能有一個國籍。』

或為如下之修正：——

『中華民國之國籍以單一國籍為原則；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

再查立國之要素有三：曰土地，曰人口，曰主權。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我國東北，被强鄰以武力侵占，併由此武力一手造成偽國；但此為一方以武力造成之局，迄未為我國所承認；故我國憲草第一章（總綱）第四條內仍將東北數省列入，併於該章該條第二欵有「中華民國領土非經國民大會議決，不得變更」之規定。現在人口問題，不次於土地問題；且土地為固定的，而人口為活動的。為謀挽救起見，茲更建議在我國憲草第一章（總綱）第三條內，加一欵如下：——

『中華民國之固有國籍者，非依法不得喪失國籍。』

連帶的，在我國憲草第一章（總綱）第三條內，應再加一欵如下：——

『中華民國國籍之取得，喪失及回復，另以法律定之。』

乙 國籍法

十八年二月五日國府公佈國籍法時，「九一八」事變尚未發生。但今

者情勢不同，國籍法在條文上對於在尚未收復之失土內之我國人口，似須有相當之補救。茲建議將我國國籍法第三章（國籍之喪失），為相當之修正。茲分述之：

在我國國籍法第三章（國籍之喪失）各條欵以前，應加一弁言如下：

『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不論為固有國籍，抑為外人歸化後之國籍，非依本法經中華民國內政之許可，不得喪失國籍。』

在我國國籍法第三章各條欵以前，應加一條如下：——

『擬第十條　中國人有左列各欵情事之一者，不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一，在中國固有之疆土以內，被迫取得其他國籍者；

二，在外國國土內，未聲請最近之本國使領館核轉經內政部核准喪失國籍者』

此後各條，順序更改數目：如「第十條」改為「第十一條」。

二　在外交方面

甲　尚未收復之失土內之國籍問題

在目前我國失土尚未收復之時，偽國已在某某數外國領土內，設立領館。有領館即不能不涉及僑務；既涉及僑務，則不能不涉及根據國籍而發生之護照問題（護照問題容另文專論）。我國政府當局對於此點，須予以切實之注意，併須熟籌應付之方，不可因循敷事，推為懸案。要知偽國並未經各國法律上之承認，因此，偽國國籍根本不能得各國法律上之承認；故偽國在各國之領館，實無更改國籍及發給護照之權；有之，亦必不能得各國之合法承認，此理論也。至於事實方面，已寄居各國之中國僑民，原有中國國籍，併已得駐在國合法之居留權；是明明為中國國民，在未依我國國籍法喪失國籍以前，遽改任何國籍，均無得駐在國合法承認之理；而況為駐在國所迄未明白予以法律上承認之偽國乎？此事實為一嚴重之問題，雖云失地恢復以後，則此等問題，不復存在；但此一問題亦不容漠視，更不容含糊敷衍，推為懸案也。

乙　一般國籍問題

依我國國籍法第三章（國籍之喪失）第十一條之規定：——

『自願取得外國國籍者，經內政部之許可，得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但以年滿二十歲以上依中國法有能力者為限』。

同時，依我國國籍法施行條例（民國十八年二月五日國府公布）第五條之規定：——

『依國籍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欵（？）及第十一條規定，願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應由本人出具聲請書呈請住居地方之該管官署轉請內政部核辦；其居住外國者，得聲請最近中國使領館核轉，經內政部核准喪失國籍時，應發給許可證書，並於國民政府公報公布之；自公布之日起，發生效力』。

但事實上，我國在外僑民，有併未依照上述條欵，聲請最近我國使領館核轉經內政部核准喪失國籍之手續（公佈手續更談不到），而逕由駐在國之政府，照會我國使館，說明華僑某於某年月日在某處聲請歸化，業已通過，併附退或不退該華僑原有之中國護照者。此已為我國外交上之一嚴重問題，殊有值得密切注意之必要；至於補救之方法，除一面使我國關於國籍之國內法（指憲法，國籍法及國籍法施行條例）益臻完善外，一面向各國據理力爭，不推為懸案，尤以修訂商約及領事條約為唯一入手辦法。至於如何條約，係另一專門問題，容另文論之。

綜之，國籍問題在今日之中國，已成一嚴重問題。關於國籍之懸案，前途有不堪設想者。深願我立法及外交當局細加考慮，有以善其後也！



日本人在上海

黃人

一

幾個月以前，許多朋友聚集在S先生的家裏，大家海闊天空的閑談着，談着談着，又談到關於女人的問題上去了。我們閑談着各國女人的衣服，女人的相貌上頭來，S夫人忽然笑不禁聲的說：

『隨便怎樣，再沒有像日本女人那樣的臃腫難看了。』

大家對於她這樣的冒失，都吃了一驚，她自己也想不到的把頭一縮，將舌頭伸了一伸，表示了後悔的意思，因為在那閑談的席上，日本人的L先生夫婦也正在座，L夫婦笑了笑，L先生開始說：

『說吧，不要客氣，談到女人是沒有什麼愛國主義者的。』

但是S夫人一面抱歉着一面表示自己並沒有看見很多的日本人過，『最初到虹口去買東西，看見日本女人的時候，都是頭大屁股大的，一雙腿卻又短又矮——總覺得是一種怪裏怪氣的人種。當然，在日本的本國內總也有漂亮的小姐吧』？她這樣的聲明了，L夫婦和大家都笑了。

『L先生和太太兩人倒不像日本人的樣子。總有些不像。』另外一個人辯解似的說。大家對於這個人的話都抱着同感，於是大家努力的搜尋L兩人姿態裏面與日本人「總有些不像」的地方，最後他們有些安慰了——L的鼻子，像雜種的希臘人尖起來，頭髮紅鬆鬆的，又有些像馬哥孛羅的畫像。至於L夫人，她的皮膚也有些像阿剌伯銅色人種的美色，眼睛也有些像吉卜賽舞女的光彩，大家都這樣的讚美着L夫婦，總想把他們兩人描寫成為一般的日本人的例外。

L先生對於這些裝飾之辭，表示很大的謝意，接着他也開始了辯解。——他最初來到上海的時候，很驚異於走在馬路上的中國少女的美麗，甚至於想到要能夠把她們當中的一人來做了愛人的話，不知將有怎樣的幸福？其次在像開着各國人種展覽會的都市上，每當他看見他的同胞的時候，他自

已也曾發過與S夫人同樣的感慨。『雖然，不過我還是要為我親愛的同胞們辯護的：她們決不是日本婦人的代表，正和日本軍部不能代表民衆一樣。你去問問她們出身的地方看，大概都說是長崎縣某某村。歡喜講笑話的人說，這些婦人所收到家信的信封上，甚至於有寫着「長崎縣上海村」的。這對於你們中國人當然很失禮，但正和軍部一樣，是忘却了國境的笑話。雖然如此，可是他們在別方面，倒又不是眞的忘了國境的國際主義者；你們去看看，他們都緊聚在虹口的一角，決忘不了同胞的方便。……而且也決不走出那個特殊部落。』

長崎縣是日本九洲西南海岸的地方。有許多赤貧的漁村和農村。在中世紀是產生被稱作「倭寇」的海盜的處所。在近世——又有叫作「娘子軍」的勇敢的女性們，遠征到大陸上來，中日，日俄戰事以後，她們這些女人，就有過許多的「軍事美談」。要說起那許多「美談佳話」的內容來……那被飢餓所驅迫而流出故國的可憐的漁民女兒們——都是成了賣淫婦。

二

L的話繼續着。

『為了上海日本婦人的名譽，我不願意再多說下去，我也不一定說她們都是長崎縣的某某村出身；也並不是說長崎縣某某就沒有代表日本婦人的資格。在國際都市的上海，也還有大使夫人或外交官的夫人們，她們是否是長崎的，我沒有研究過；只是我要說的，她們的頭和屁股並不是代表一般的日本女人。

『關於長崎縣某某村，也想辯護一下，在她們，當然都是日本的女性，但是在某一點上確是最代表的女性。她們在不知不覺之中，代表了日本的殖民政策，是勇敢的國家的女性。一個趣味的故事來了：一九二七年濟南事變（五三慘案）的時候，青島的日本居留民們因為害怕北伐軍的來到，預備把妻兒們都送回本國去，有一個對這舉動非常生氣的長老，對許多人痛罵着——蠢東西！為什麼要同國！男人們不好做軍隊的幫手麼？娘兒們……要是男人死了又可以做起從前的生意來！就是石頭也得啃下去呀！都把從前的勞苦忘記了嗎！？——這樣，人們都大大的感奮了起來，結果終於沒有把青島放棄。』

大家都笑了。那種勇敢的責罵意味，讀者們知道嗎？青島日僑的夫人們，從前都是長崎縣某某地方出身的女人，現在都成了「貴夫人」而都忘記了從前所做的「生意」了。但是在那責罵的聲音中，可以回憶出來——她們是怎樣的勇敢的來到這異地的呢？又是在怎樣「生意」中和浪人政客與走私商人的顧客結為夫婦了的呢？浪人做了官，商人成了富豪，她們也做了「貴夫人」了，現在想起了從前的勞苦來了。

這不但是青島如此。就是在上海，她們和她們的子孫們也都把『居留民』着了特色：不但是「居留民」；而且是帶着殖民政策（日本的侵略政策）的特徵。要問那是怎樣的特徵？一句話說完，就是「病態的」：被飢餓所迫而流連在旅途上的女人們，當然都是最下層的無智的貧民，爲了求食，不得不墮落到最可恥的「生意」上了。無智與貧窮就是日本軍部成立的基礎。爲甚麼呢，因爲她們單純的頭腦裏，最容易把「侵略」當作「皇軍的發揚」來相信的。「皇軍」就是她們的生命線。她們安心跑到侵略地來，先建築了侵略的基礎。假如還要問是爲甚麼？那就是因爲她們都是「居留民」，而「爲了保護居留民」軍隊是必要的。這個原理，正和穢物與蒼蠅的相互關係一樣：蒼蠅助長穢物，穢物喚集蒼蠅。

比起歐美的侵略來，日本的侵略之所以成爲極端的野蠻的與强盜的原因在此。英美先投資開發產業，以此爲基礎擴大勢力；日本呢，沒有那樣雄厚的投資力量。但是日本有以貧苦的農民爲基礎而組成的「皇軍」，以及浪人和娘子軍。侵略是從走私與偷竊來開始，做成一種可怕的非文明的侵略者的「王道樂土」來。以貧困爲基礎的侵略者，就是被稱爲「泥腿」的帝國主義的來由。

『所以那種上身肥胖，雙足短小的女人，就是這種病態國家之侵略的象徵。』」繼續的說下去，「她們的生活，被不健康强化着。不健康的帝國主義，又來利用這種情態。」

這是不錯的——在虹口陰慘的日本人區域裏，唯一傲然的聳立着一個漂亮的近代建築，就是海軍陸戰隊的駐屯所。在那相近不遠的橫浜橋畔，到現在還有「將校御用」與「水兵御用」的娘子軍的駐屯所，像影子一樣的存在着。那是爲了什麼呢？啊，你們不知道沒有女人的生活嗎？就是狠，也極容易生「懷鄉病」的呀！那些女人們，都是爲要把「忠勇」的「皇軍」在駐屯地永久着落下來，而被編成的。

三

虹口，和華北及滿洲的日本人居留地，多少也有些不同。因爲在這裏總還有眞正的商人和企業家，理由是：第一，這裏是國際的商埠，已有許多的外國人在面前，到底不能像在華北，可以那樣明目張胆的來偷竊或走私。第二，中國的主權，也比較强，不是正當的商人，不容易立得住足。不過日本的大陸政策，本來如前面所說，是「滿洲的」與「華北的」，所以在這裏，一部分的居留民與軍隊及浪人之間形成了對立。八•一三之前，我曾聽到了這樣的話：上海的陸戰隊向日僑紡織同業工會要求「捐贈飛行機」，而被拒絕，軍人們痛罵他們爲「非國民」。但是紡織業者却說：『我們的客人是中國人，我們不能貢獻用來打我們顧客的飛行機。』戰爭起來了，這些日僑的財產，盡被毀滅了，他們派遣「居留民有志代表」，向政府要求「上海撤兵」。他們是英美流

的僑民，自然做出一股「正當商人」的神氣。

我這樣的說，並不是說上海的日僑沒有「日本的素質」；很可以想想一•二八的往事。爲了要向軍部催促發動戰爭，烏烟瘴氣的招開居留民大會的，不就是這些居留民們嗎？他們自己在奧迪安大戲院放火，向軍部借了武器來的「便衣隊」，把中國良民屠殺過了的，不就是這些在鄉軍人嗎？

以前，我從一個上海日本新聞社的流氓記者那裏，也聽到了許多話。（爲了這，我還請那傢伙吃了一瓶老酒，他才高高興興的從口裏吐了許多的「泥土」出來：）

『那個時候正同現在不同呢，居留民一提戰爭，熱鬧得不得了，商業的景氣非常之壞，總以爲戰爭一起來，就可以恢復景氣，所以舉行居留民大會決議向政府請願，要求對華戰爭。大會一散會，不知道是那一個把中國人的舖子連打帶駡的弄得不成樣子，嘩的一聲，許多人都跑去把北四川路中國人的舖子一家家的都打壞了。眞有趣呵，管他媽好壞，弄了個一場糊塗。連工部局來制止的巡捕也被打得個不成樣子。……接着戰爭就起來。』

這個流氓，也居然知道「一場糊塗」的話。可是終於是若無其事的一場糊塗的做過了。日本商人以爲不景氣的原因，是因爲中國人的「排斥日貨」，所以要把中國人的商店都打光，然後日本商店才可以繁昌起來。——就是根據了這樣的辯証法，發動了戰爭。結果呢？中國人的商店被破壞了，中國人逃出了虹口的强盜街，行市成了廢墟，商業更加利害的壞下去了。由於這貴重而又十分貴重的經驗，他們開始理解了「戰爭無所惠於商業」之偉大的宇宙的眞理；幷且得到「中國人是我們的顧客，我們不捐贈打他們的飛行機」的結論。然而這已經知之晚矣！

這是一種可愛的心理，軍部是單純的侵略者，但是他們知道了侵略的手段終至「招損」的經驗。

四

上海的人，無論那一國的居留民，都是人中的壞痞，許多人都如此說。他們都是要到殖民地來發洋財的，無論那一國到上海來的人，都這樣說；像辯解似的，——『我們本國人並沒有這個樣子』。L先生也大大爲日本女人的大屁股辯護了一頓。然而可以說是壞痞子中特別壞痞的日僑，他們這種「可愛的心理」是怎樣產生的呢？

我們可以看日僑的歷史。現在也有這許多大的貿易商，銀行及紡織企業家，但這是僑民社會的主要部分；純粹是這三十年以來，流入到上海來的「長崎」。大抵有如下的種類，第一是農村漁村的生活落後者到外國來求出路而來的；這因爲他們傳統的排外的愛國心理，並不想永久住在外國土地上。他們的墓，是要做在「長崎」的。他們要是死了，他們都

遺言：『給我把骨頭埋在長崎』。這樣的立志而出了家鄉，充滿了要將黃金與錦繡來光飾家鄉的意識，因爲沒有永遠居留在別國的打算，所以就是做小偷一樣的行業，就是怎的不道德也不以爲要緊；祇要拚得錢回去就行，那根本沒有來做百年大業的志氣和力量，都祇拚命的尋求發財捷徑，所以都成了不良商人與強盜企業家，這就是曲指第一的倭寇心理。第二是覓食者與犯罪者尋求出路而來的，就是現在東京與大阪的浪人，到現在都這樣的想着。我曾親自聽他們中的一人說過，殺了人與犯了欺詐之罪，本國往不下去，第一必會想『到滿洲去好呢？到上海去好呢？』他們有一個術語，叫作『高飛』就是指此而言。犯罪者與警察簡直把這成了一般的概念。「高飛」到上海去，改名換姓，沒有人能知道他的過去，只要能夠狡猾的幹下去，就可以喝到「甘汁」。那些有着黑暗的過去的流氓，不名譽的生活破產者，戀愛失敗了，從家庭社會的壓迫逃出來的敗北者，被社會壓迫甚至連婚姻都被拒絕的特殊部落民們，繼續不斷的流來。在上海形成「犯罪」與「獵奇」，及「黑暗之浪漫斯」的概念的，就是這一些人物。

所以，「穩健」的日本人，在滿洲和上海都抱有一種冒險的恐怖。一種是由於日本受了從來封建的鎖國心理所支配；所謂到外國去掙錢的人，對於社會的一般概念，一些都不能威脅他們。而且企業家之於殖民地勞働力的榨取，與其把普通的人們當爪牙來使用，還是不如使用這種不道德的暴徒來得方便，他們只要有金錢，就可以殺人，就可以幹無論怎樣非人道的事情。像紡織工廠那樣的地方，像這種可怕的社員不知有多少，即使不是社員，還更有爲了養成這種兇徒，以準備紡織工廠之「非常時」的「老頭子」，過着豪奢的生活。這些無恥的兇徒，所謂浪人羣，對於日本軍閥的大陸政策，有着怎樣的必要呢？我們只要看看，滿洲僞政府的日系官吏，以及各處僞組織的構成，就可以充分的明瞭了。

日本民衆中之如上述的那種深厚封建的鎖國心理，對於侵略的軍部，正是投合得很。他們不知道「皇軍」是在發揮那一種的「武勇」，他們不知道無論怎樣的惡黨，都可以做僞組織的大官，當着侵略的鷹手。信任『中國人是共產黨』的宣傳的也很多。眞正要被知道了其中的奧妙，當然很困難，所以決不會使民衆知道的。所以，連L先生也要驚嘆的說：『假使日本人一走到國外來，他們的脚一踏到碼頭上的瞬間，就會改變他們的想頭了吧。』事實上，再沒有像日本的海港與滿洲上海聯絡港上那些水上警察吏爲可怕的。船一靠了港岸，旅客就像徒刑囚一樣的被調查着，書物和雜記一個字一個字都被檢查到，滿洲和上海的片斷情報，不但是不能藏在箱籠之中，就是在頭腦裏也是不能秘藏的。有趣的事體是歐美的旅行者都必須要護照，相反的上海與滿洲的旅行者倒並不必要；假如非要護照不可，那末那些落伍者和流氓，就都不能夠來了。這在軍部當然要發生困難了。強盜企業家們自然也是困難的。歐美是不肯把「有汚國家面子的人們」往

外面送的，但是對於侵略國這不但不要緊，而且成爲必要！如是這一個國家在他們的腦海裏：『不是說老早就是我國的一部了，也可以麼？』

五

集合了人形成社會。所以，以「長崎」爲主的商人，賣淫婦，流氓和殖民地企業家，再加上「皇軍」的這一種社會；就在虹口出現了，從本國來的支店員或新聞特派員稍微要做做「面子」的，立刻就有區別。僑民，特別是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時代，中國的舊軍閥與日本的「皇軍」之間有過週旋，在國民革命的背面，搗亂而建下了偉功的幹部們，老上海（別名是「支那浪人」）們，永遠是做出同勳章一樣的面孔來。這些人，都是毒蜘蛛啊。一副像煞有介事的髭子面孔，眼睛和鼻頭向中心威嚴似的凝集着。在日本流氓之間，流行着一首俗謠：

走出故國的時候呀是金玉之身，
現在呀遍體槍疤和刀痕！
這也算得是本當的男兒漢？
微笑的臉上，髭鬚都是鋒針。

這，就是日本謳仰滿洲馬賊「支那浪人」的流氓所理想的臉譜。可是「現在呀」中國統一的政權，確乎的豎立了起來。所以他們都成爲，上海日本的日本新聞社長，武官和紡織業的大亨了，穿着洋服，悠然地在蓬路的日本人俱樂部裏，玩着「玉撃」的球戲，他們的兒子也老早成了二十歲到三十歲的成人了。他們這些「二世」，都與他們父親不同，都成了適應於國際都市的 *Modern Boy* 了。都成了僑民社會有力的中堅少壯的活動分子了。「踊子」（*Dansan-Dancing Girl*）代替了大屁股女人，連他們的父親們也都向 *Dansan* 寫 *Love Letter*。生活大大的變化了，沒有變化的還有他們的頭腦，他們之中沒有看見過祖國「長崎」進步了的社會。許多的僑民，是不知道日俄戰爭之後的日本，甚至十年二十年前的故國的。最近二十年來日本人的社會生活，從封建的朦昧向着近代完成了可怕的進步，文化有發展，民衆開始覺醒了，驚愕了的反動政治家與軍閥們，如狼似虎的採用「非常時態制」；到達了奮鬬努力的時代了。到處的民衆，在流血，在監牢裏呻吟，和朦昧及野蠻掙扎，爲了要壓服這些民衆的叛亂，於是日本成了世界屈指的警察國家和監獄社會了。

但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故國意識，從第一次中日，日俄戰爭的意識，一點也沒有進步的浪人們，長崎的娘子軍們，無知的窮民流亡者們，以及他們的子孫後代，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他們從小茅屋裏走出，現在住着煉屋和石造的近代建築。但是在石造建築之中，還舖着疊席（*Tadami*），張着紙的障子。（大概是脚的長度不適宜於椅子；可是他們也坐在椅子上生活。）他們在生活的外形洋化了，但正與在石造建築中有席與紙的房間一樣，著洋服玩台球的紳士們的頭腦裏，依然還是一個舊日本。他們曾經是生活的落伍者，但是現在他們和他們的子孫，還是一團思想落伍者之羣！就連他們中被稱爲智識階級的新聞記者，頭腦裏也完全空空如也。今年春天，上海某新聞社，有一個新聞記者，被派委到故國去觀光，問他在東京的社會看到了些什麼？竟然是什麼也沒有看到的樣子：——東京到底是首都呀！上海所有的東西大抵都有；有汽車也有電車還有地下鐵道，沒有紅頭阿三

，可是有「作古振今」的交通巡查，大聲的叫罵「馬鹿」。淺草和上野公園也去看過，只是沒有老酒，他每天喝啤酒，還是上海的支那料理好吃，還有東京的新聞，要幾百個記者來工作的，我們却祇要十來個人就夠了，這樣看起來，『還是我們這方面偉大』！他就這樣感慨無量的仍然回到上海。

六

上海的日本人新聞記者怎麼樣呢？

一部分是本國無處求食的不良學生，一部虹口的流氓，在回力球場和跳舞場裏通宵達旦的社會部的記者。其他的一部分，是日本帝國主義爲養成大陸侵略的幹部而設立的同文書院卒業生，前者，與其說他們無知，不如說他們是人間的「屑物」；後者，那個學校的教育目的就是爲要養成所謂「支那浪人」，我們在頭腦中推測就可知道了。

上海有三個日本新聞社，他們的社長都是從前大大地活躍過來了的浪人，現在都受着軍部的經濟輔助，拚命的做着侵略政策的宣傳工作。新聞記者的工作，是每天到武官室和領事館警察署去，請敎警察官和軍人要寫怎樣的記事才好。其他的時間，就到浪人本部的民團事務所裏消遣，在日本倶樂部，喝喝茶，一面猥談着，一面聽聽「實業家」的話。到了晚上，就吃酒上跳舞廳，自然他們都是愛國主義者，不會到日本人經營的以外的地方去。這些地方就是日本記者出入的全部區域，同時也是他們全部智識之所在。除開特別的記者以外，並沒有研究上海和中國的人，然則，他們製作的新聞上，所登載關於中國的記事，不完全都是「想像」麼？那完全都是官製官許的「中國記事」。其他一部分的記事，是從中國的新聞記事裏，根據他們侵略的帝國主義的頭腦裏選擇而翻譯的。他們的作文，在「皇軍」之上，永遠是加上「忠勇之極」的形容辭；永遠是把「陰險的」三字加在「南京政府」之上；把「等於鬼畜」的句子加在懲罰侵略者與浪人的中國軍隊之上；對於向軍部獻金的妓女，總是附加着『苦淚淋淋，大和撫子之軍國美談』的描寫。他們不看書，自然不知道這以外的言辭，這樣，世界無以比擬的滑稽的新聞就出現了。

三個新聞社相互敵對，演着劇烈的競爭。所競爭的並不是事實的報導；而是「如何的以煽動的虛報來鼓吹侵略主義」。所以一家新聞社出了號外，其他的兩家也一定不肯後人的出兩張虛報的號外。軍部竭力獎勵這種競爭，拿出錢來給他們喝酒。大家都還記得吧，西安事變起來的時候，祇有日本的新聞確報『蔣委員長之死』，他們斷言『南京政府之瓦解』。外國的新聞記者，乘飛機飛到西安去，確報了蔣委員長沒有死；但是在日本倶樂部裏的日本新聞記者，却抗議的說：『那是不的確的，的確是被殺了。』蔣委員長終于在萬人的祝福聲中回到南京來了。這時會到某日本新聞社的主筆，他不勝其惋惜似的笑着說：『我們的新聞本來是最佔勝的呢；最後却祇有一個失敗了』。可是，他們佔了什麼勝呢？是勝于爲搗亂中國統一政權之虛妄的宣傳戰。他們得意的在報上殺死了活人！虛傳上勝利了；但是結局事實戰勝了虛傳。

所以，外國人都不把上海的日本新聞當作「新聞」，這些是特殊的出版物，負着特別的任務。記事沒有信用，那有什麼要緊，信用是另一問題！例如三家新聞之中，上海日日

新聞特別拿了軍部的錢，出着華文版，這是要把「帝國的立場」，澈底的使中國人了解，然而只要是識字的中國人，誰也不是這個新聞的對象。雖然一個讀者也沒有，每天繼續的出版着。那又有什麼要緊，報館裏有錢可拿，軍部想着「使帝國的立場澈底」也就滿足了；雙方都得意了。只有文盲來當漢奸，軍部忘卻了「貴重的經驗」。

現在，這三家新聞都合併爲一起，在軍司令部指導之下，改題「時局合同新聞」，做着軍事宣傳新聞。

七

上海的日僑與其本國的日人之間，社會的覺醒及文化的進步，有着很大的差別。所以上海的日本新聞，都把本國的日本人當傻瓜；沒有法子，本國的大新聞，都只好各自派特派員到中國來，然而這些傢伙也決不是不作造謠記事的。因爲他們自己知道是侵略國的國民，要是走出了軍部的保護圈外，就以爲要被「不逞的支那人」所殺。沒有法子，仍然只有跑警察署武官室，去找材料，做出一樣的記事，不過稍稍用了些「上等的」形容詞，來做洋洋大文罷了。並且他們還不如上海的日本記者來得知道上海，上海的日本記者，像前面所說稱的都是流氓，所以『甚麼地方有漂亮的白俄賣淫窟？』『甚麼地方的老酒頂好？』還曉得野雞會做怎樣的淫戲。因此，就成功了被稱爲「老上海」，「支那通」了。從本國到上海來觀光的文士或思想家，大抵都是請他們這些人做嚮導，那些人傻頭傻腦的看了淫戲，看了賭場，就大大感奮的回去了，大言不慚的說：『可給我知道叫作中國的這個國家了！』要是你問他究竟知道了些什麼？他就會叉起雙手來，感慨深長的說：『中國，到底是一個巨大的謎啊，怎樣都是看不懂的呢。』

謎，產生了恐怖。所以一般的日本人，對于中國和上海都懷着恐怖。也有自意識的憎惡；但新聞宣傳的功績卻是最大。新聞告訴他們：『支那人是殺人的强盜，但是有强硬的皇軍可以保護他們』。在那裏，女人們不過從居住的里弄到市場與虹口公園之間往復着；男人不過在辦事處，日本俱樂部裏生活，能夠到以外地方去的人，那就只有流氓，特務機關與特殊的「支那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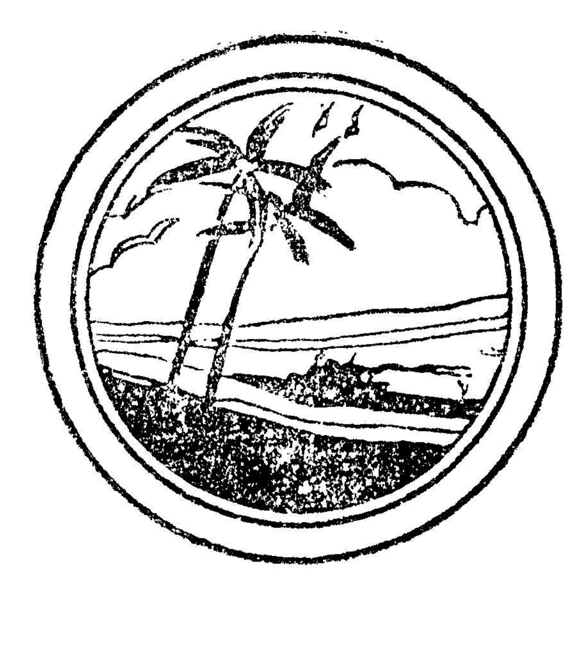
本國的日本人，不知道中國，因爲嚴密的塞國的政策，把海外的情報都遮斷了，無知的僑民們除了通過軍部，警察與流氓「支那通」以外，也不知道中國。可是他們這一些僑民卻是一國的海外進出的先驅者，他們中的智識者，社會的無知的軍部觀察者，以及新聞記者們，又是決定對外政策之基礎智識之供給者。日本的對華政策，究竟是基于怎樣的智識來決定的呢？看他們的『大陸政策』吧。

現在，大陸政策失敗了。僑民爲了他們所信任的軍部而失掉了財產，都做了難民回國去了。現在正是反省的時候，不得不明明白白的認識：上海並不是長崎縣的上海村啊！上海是中國的街市。在侵略者的生活上，終沒有好的情緒，要不是當作侵略的地盤，就是和平的僑民之商業的好土地了。

從日本放送來的無線電播音，在九月初，我們曾聽到這僑民中之一人的演說，他是泣不成聲的說着——『我們僑民三十年來辛苦的經營，一朝都變成灰燼了，我們要使這些暴戾之極的支那兵們屈膝下來，非打下去不可！』

好吧！打下去吧！

（十月十一日）



華北國防線

——一個歷史地理學上的解剖——

丹楓

(一)河北同山西

國防的意義兼括經濟文化軍備地形各方面，而在軍備比較落後的情勢下，地形尤足以濟其窮，顯出特別重要來。海河流域冲積平原是華北經濟文化的中心，但是牠的本身沃野千里，無險可守，在軍事上不能成爲一個獨立區域。好在海河平原的北邊，有一條東西奔放的燕山山脈，從察哈爾南部到山海關間，峰巒起伏，勢如波湧，是極其險阻的一道屏障。燕山山脈中間被水流橫切成許多河谷，構成南北交通的道路，如冀察間的居庸關南口，如冀熱間的古北口喜峰口，以及冀省東北角的冷口九門口都是，這些稱爲關稱爲口的，都是軍事上的交通要道，易守難攻。長城就是沿燕山築的。海河平原的西邊是南北壁立的太行山脈，與燕山山脈構成一直角，太行山的西面就是山西高原，以呂梁山脈和黃河爲其外廓，號稱「表裏山河」，形勝可想。更因中部汾河流域上若干局部平原和地底豐富的礦藏而增加其經濟力，成爲退可以守進可以攻的優勢。海河平原東邊是渤河，南邊則開放着作爲和中原取得聯絡的道路。

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構成一條大弧，來保護平津滄保這些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地方，因此山西河北兩省在國防上是一個區域，難於分開。現今如此，古昔亦然。中國二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誰能控制山西，即能控制河北；誰能佔領冀省，即能進取中原。歷代的開國帝皇，幾乎都以冀晉區域，尤其是山西，來做他們征伐創業的基點。

現在[redacted]本人走的還是這條老路。他們搶下平津，立即繞攻南口；他們奪下冀南，立即進犯山西，其志誠不在小。平津的淪陷，甚至滄保的損失，對於全盤戰局所關者尚小。惟有晉北的戰事，值得我們萬分注意。山西不但是保全華北的焦點，也是中原和西北各省的屏障，同時亦爲進謀收回河北恢復內蒙東北的基礎。

(二)歷史的回顧

當春秋時代，冀晉北部都是戎狄異族所居，居高臨下，對於漢族的生存自然是一個極大威脅。公元前第七世紀中葉，齊桓公和管仲首倡攘夷之論，遂征戎狄，晉國諸君繼起降服異族而同化之，這樣，才爲漢族子孫減威脅，擴大疆土，並且增加新鮮的血液，厥功甚大。所以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到了戰國時代，山西大部分和河北西部皆屬趙國，其時秦勢甚强，惟有趙國能和她匹敵，梁任公說：「終戰國之世，能倔强與秦抗者莫如趙，雖曰國有人焉，亦形勢然矣。」眞是一語破的。所以公元前第三世紀末年，秦王併吞中國的戰略，第一步先滅韓（今豫北晉南），以除心腹之患，第二步立即進攻趙國。秦兵行軍的路線，避開晉東的太行山脈和晉西的呂梁山脈，而由晉南沿丹河河谷進攻長平（今山西高平縣），當時趙兵據險，宜於固守，可惜趙王不能用廉頗之謀，草率出戰，卒致大敗，兵士四十萬人降秦，盡爲白起所坑殺，讀史至此，可爲一歎。可見雖有險要，而無良將，亦復何用！至於趙兵被殺，可爲降敵者留做一個前車之鑒，倒無足惜。秦趙的第二度大決戰在井陘，（今石家莊娘子關之間）當時趙王嬖臣郭開私通秦國，潛殺良將李牧，自壞長城，秦將王翦遂由井陘入晉，而趙國亡。「漢奸」害國，古今一轍。秦兵佔領山西高原後，和陝甘打成一片，控制中國的優勢已成，於是即以此爲軸心，分兵兩

路，一南滅楚（今鄂湘皖蘇諸省），一北滅燕（今河北省東北部及遼寧南部），即以滅燕之兵南面襲齊（今山東），統一宇內，秦始皇成此偉業，其樞機實由於滅趙之功。

項羽滅秦，宰割中國，分封十八王，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今徐州）。項羽這人，其實是一個斗筲之器，十分糊塗。他自己是南方人，大約鄉土觀念極重，而無雄圖。所以他戀戀於江淮平原而不忍捨，平白將漢中送給劉邦，將陝晉送給章邯張耳諸將，試問險要盡失，脣亡齒寒，雖有彭城，何以自問？所以漢高祖用韓信之謀，卒成統一之功。韓信的戰略，夠得上稱大將之才，劉漢之興，韓信之功最大，可惜他謀身不臧，後來乃死於呂后婦人之手。漢兵東征項羽，也分南北兩路。南路劉邦親率，出潼關入河南而進攻蘇北；北路由韓信主持，他的路線，也避去呂梁山的險峻，設疑兵於臨晉（今山西臨晉縣附近），暗由北面的夏陽（今陝西韓城縣）偷渡黃河，沿汾河河谷進兵，虜魏王豹，征服山西，然後進攻趙王歇，會戰於山西東部井陘口，韓信立背水陣，大破趙兵，遂擒趙王歇，佔領河北省南部。此後韓信即以冀晉區域做他的根據地，引兵南下，征服山東。這時劉邦在河南屢爲項羽所敗，甚至父母妻子，爲楚所獲。幸有韓信這支大兵，從北面高地包抄下來，劉邦才整頓陣容，轉敗爲勝，和韓信會兵攻楚，項羽兵敗垓下（今安徽靈壁縣），自刎烏江。所以我們可以說，漢室之興，大功在韓信，韓信之成功，又與先佔領山西高原的戰略有關。

王莽竊漢，天下大亂，羣雄並起，形成四分五裂的割據局面。何以劉秀獨成統一之功呢？這答案又不能不求之於冀晉區域。原來劉秀雖起兵舂陵（今湖北襄陽縣），但是他隨更始入洛陽後，即單獨率兵北上，佔領河北全省，上谷（今察哈爾宣化）太守耿況和漁陽（今北平）太守彭寵，也都降附劉秀。劉秀北有燕山之險，乃率兵南下，取洛陽而都之；一面派鄧禹負責西征。鄧禹由晉南王屋山附近的山谷地帶進兵，以山西作根據地，自河津渡黃河，征服陝西。漢兵將冀晉豫陝四省打成一片後，再東定江淮區域，西平甘肅四川，而成光復之功。

後漢末年的冀晉區域是在袁紹控制下的，可惜袁紹豎子，不知據險扼守，先鞏固內部，徐圖進取；反而拚命在官渡（今河南中牟縣北）平原上和曹操作主力決戰。當時沮授對袁紹說：「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兵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也就是勸袁紹先退守冀晉邊區險峻的意思。袁紹不聽，卒致兵敗身死。他的兩個不肖兒子，又不團結抗敵，反而自作鬩牆之戰，結果盡爲曹操所滅。曹操北據燕山太行之險，雄霸中原。司馬氏父子後來就利用曹家這份遺產，統一全國。

西元第四世紀後的一百五十年，五胡亂華，西晉滅亡，漢民族極爲式微。這時東晉偏安江左，北方戎狄縱橫，始終沒有一個像樣的國家或政府出現。直到第五世紀中葉，北方的拓跋魏才首成統一規模。北魏先世，本是西伯利亞的蠻族，後來漸漸南移，到了酋長拓跋力微時，才徙居燕山和太行兩山脈接觸點上的盛樂一帶（今山西大同西北三百餘里）。這一地帶是冀晉區域的咽喉，其佔領的意義極重要，北魏的建國，即以此爲基礎。當時北魏的軍事重鎮有三處，一在上谷（今宣化），一在參合陂（今大同東百里），一在盛樂，都是沿長城線上的要隘。後來北魏勢力，經由雁門關侵入山西中部；到了拓跋珪時，南取幷州（今太原），東出井陘，下常山（今正定），拔中山（今定縣），置冀晉區域於控制之下。所以此後拓跋嗣卒能征服河南，拓跋燾遂亦西克統萬（今陝北及寧夏東部），東平遼西（今遼寧南部），南臨瓜步（今江蘇六合），建立了一個大帝國。北魏亡後，周齊並起，而以北控南的優勢仍在。楊堅受禪，就是依賴這種優勢統一中國的。

隋文帝楊堅不愧爲一個雄偉的虎父，可惜他的繼承者煬帝却是一個犬子。隋煬帝外勤征討，內極奢淫，用民無度，百姓困窮，挺而走險，亂事四起；而煬帝却迷戀於江南的繁華，無心北歸，江南這種地帶，經濟力比較充裕，人民也多安於逸樂，好似人的內臟，內臟單獨不能生存，必須有骨骼來撐持牠，有皮肉來保護牠，隋煬帝却不明白這個道理，輕輕放棄北方險峻，送給羣盜割據稱王，他自己頗有偷安江左之想，他忘記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公例：要想在江南一隅偏安是不可能，遲早必歸滅亡的。前乎煬帝者有項羽，有吳孫，有東晉和南朝諸君；後乎煬帝者有南唐，有南宋，有南明，都不能逃出這個公例。

反之，這時倘能控制着北方險要，尤其是山西高原的，定能乘隋煬帝安排下的這個機會勃興。果然，唐高祖李淵和唐太宗世民就應運而起了。

唐的最初根據地在太原，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年）起兵，沿汾河河谷南下，先後攻克山西南部的西河（今汾陽），霍邑（今霍縣），臨汾，絳郡（今新絳）而至龍門。唐兵繼由梁山（今陝西韓城縣東南十八里）渡河入陝，以破竹之勢，襲取陝西東南部的韓城郃陽兩城，鼓行而進，直據永豐。永豐在今華陰城東，東有潼關之險，南傍華山，北濱黃河，又是隋朝積聚的倉庫，高祖遣子建成留守，以備東方，一面派兵西進，遂克長安，略定甘肅。然後東取河南，南收巴蜀，遂淸江表，進掃河湖，統一中國。我們看唐兵進軍的路線，井井有條，常利用地形，保持居高臨下之勢，卒成大業。這固然應歸功於唐室君臣之賢能，然而作爲他們起兵根據地的山西高原地勢之優越，幾乎從任何一個方向都可圖發展，實有不容忽視之價値。

山西高原之重要，又可從唐朝安史之亂的戰役中獲得証明。安祿山的大本營在北平，左右翼則分在熱河及晉北，地雄而兵壯，可惜他起兵後，也許爲貪快貪方便，不取道山西沿汾河河谷入潼關，而由河北平原南下，所以安祿山雖由靈昌（今河南延津）渡黃河而佔領洛陽，但是他的根據地河北受到唐兵的威脅，効忠唐室的平原（今山東德州）太守顏眞卿，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顏杲卿，不但堅守危城，而且共謀起兵，企圖切斷祿山歸路。唐的中央政府也派將軍程千里由山西東南部的壺關出兵東征，李光弼郭子儀亦合師從山西東部的井陘東出救常山，安祿山老巢幾乎被搗毀，大感恐懼。不幸楊國忠糊塗害國，不知固守潼關，以困安祿山，反而催促潼關守將哥舒翰速戰結果大敗，安祿山遂陷長安。此後唐朝怎樣來挽回這個危局，抗敵救亡呢？答案是仍以山西爲軍事根據地。結果竟成唐室中興之功。其時唐玄宗已逃入四川，改稱上皇，其子肅宗即位於靈武（今寧夏靈武），肅宗的軍事配備如下：（一）李光弼統北路軍，守山西北部待機由井陘出襲河北；（二）郭子儀統南路軍，以山西南部爲大本營，進復兩京（即西安和洛陽）；（三）肅宗親統西路軍，由陝北南進，卒平大亂。其後史思明再叛，唐仍以平安祿山之戰略平定之。

唐末藩鎭割據，黃巢作亂，天下大擾，唐室以亡，五代之中，後唐，晉，漢起於山西；周起於河北，例有四代是以冀晉區域作爲根據地而建立王朝的。宋太祖代周而興，統一中國，可惜北方的燕雲十六洲（幽，〇，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寰，應，朔，蔚）被無恥的石敬塘送給契丹人，即現時的河北山西兩省的北部山地，都淪入異族之手，而宋亦未能恢復，試問漢族如何能安居？

北宋的外患最烈，而宋應付外患的手段亦最弱。宋不敢積極去消滅外患，只曉得一味退守。宋在東北扼守河北省的常山和山西省的雁門關，又以河間中山（即定縣）太原爲河北三鎭，以防契丹；西北扼守陝甘邊境，以防西夏。但是河北千里受敵，宋雖聚重兵擇名將以守之，而敵騎居高臨下，疾趨而進，貫我腹心，不數日即可至汴梁。結果北方的女眞代契丹而起，大舉南犯，卒召靖康之禍，宋的兩個皇帝（徽宗，欽宗）被擄，高宗退守江南，僅免於禍。北宋之亡，其根本原因即在不能佔有燕山山脉，幽薊北門，拱手讓人之故。

北宋亡後二百五十年，華北相繼爲女眞蒙古兩族所征服。直到第十四世紀後半，才因明太祖之興而漢族收復北方。

明成祖之由北平起兵，征服南京，代建文而爲皇帝，也是冀晉區重要性的一個例証。明成祖智慮絕人，他在北平舉兵之後，就說：「居庸者，北平嚥喉，必據此，始可無北顧憂」，隊引兵拔居庸關。成祖又說：「懷來未下，居庸有必爭之理，」又引兵襲破之，盡取現時察省南部之地，並東向佔永平（今河北灤州）大寧（今熱河朝陽西），以絕後顧之憂，然後以破竹之勢南下，攻克南京，代爲皇帝。顧祖禹氏云：「成祖以幽薊赳桓之旅，加江淮脆弱之師，處既形便，勢有地利。當時之事，不戰而已知其爲燕矣。雖然，南國君臣，亦未始不足有爲也。合秦晉之步騎，乘西山而入三關；萃江海之舟航，扼天津而斷糧道，一隅之燕，豈遂足以當天下之衆？乃賢如方卓諸君子，曾未聞以出奇制勝選將訓兵爲先務，既已喪敗日聞，猶汲汲焉取太祖制度而更張之，若不知問罪者已在戶外也。吁，此實人事之不臧，論者概謂之天道，豈其然乎？」顧氏這話，第一說明北方之險要，第二痛惜建文帝君臣未能利用山西作戰，第三斥責建文諸臣只知道在許多無聊的小問題上爭意氣，講改革；却不識大體，害國害民。眞是慨乎言之，至於今日，正値得我們加倍注意。

明初對於北方國防，甚爲注重，特別設置了遼東（今遼寧南部）大寧（今熱河南部）萬全（今察哈爾南部）大同（今山西北部）四都指揮使司

，以衛華北。這四個軍事重鎮，正好就分布在燕山太行山脈弧上。而明成祖將首都由南京遷回北平，尤存深意，可惜後來子孫不肖，不能善保河山，將這些軍事重鎮一一都放棄了。

滿清勃興後，其滅明的策略，最初本由遼河西岸進攻錦州及山海關，結果遇到强硬抵抗。到了清太宗皇太極時，乃改變戰略，以降服內蒙古爲第一步驟，然後控制燕山山脈，出入長城各口，以拊河北之背，而由西北方進窺北京及冀魯兩省：（一）崇禎二年，清太宗聯合內蒙喀喇沁（熱河南部）諸部，用爲嚮導，由喜峯口入長城，經遵化，薊州，三河，順義而抵北京城下，用反間計害死明督師袁崇煥，繼因孤軍深入，不敢久留，又引兵東去。蹂躪冀東各縣，而由冷口關退出長城。（二）崇禎九年，清太宗又以兵入喜峯口，開道至昌平，連下畿內諸縣，出冷口而歸。（三）崇禎十一年，清兵又由多爾袞搭托率領，自牆子嶺青山口入長城，攻克北京以南四十八城，這時明室命盧象昇督師抗敵，不幸與兵部尚書楊嗣昌及總監中官高起潛不和，不但不能合作，反而互相嫉害，結果盧象昇戰死鉅鹿，次年清兵由德州渡黃河，攻下山東十六縣，繼因後路空虛，始引兵由青山口北去。（四）崇禎十五年，清兵復至，毀長城而下，由薊州南攻，經河間入山東，克八十八城，第二年始退去。

這裏我們要發生一個疑問，清兵屢次入長城，並且佔領了河北山東許多府縣，爲什麼他們不敢久留，匆匆退去呢？這原因就在他們未能佔領山西高原，歸路時有被截斷危險。此外，我們又覺得在對外抗戰期中「肅清漢奸」和「精誠團結」兩問題的重要。（此「漢奸」屬廣義，指一切害國者而言）。假如沒有「漢奸」，袁崇煥何至被害？假如能夠團結，盧象昇何至戰死？

山西高原形勢既如此重要，所以後來清兵因吳三桂開門揖盜而入北京後，其征服中國的戰略係立即分兵兩路，一由英親王阿濟格率領，自大同邊外進佔晉陝，肅清流寇，並保護北京區域右翼高地帶的安全；一由豫親王多鐸率領，自河北南下取河南及江南。山西高原的重要，清兵毫未忽視，其後以居高臨下之勢進兵，卒達征服中國之目的。

（三）內弧和外弧

歷史上的舊跡我們大概已經做過一度鳥瞰了，冀晉區域的重要已如史實所昭示於我們，而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實爲其北西二方之屏障。但是僅消極的保守這個區域還是不够，而且也仍無安全可言。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構成一條內弧，牠的外面還有一條外弧，就是北方和燕山山脈平行的陰山山脈及西南和太行山脈平行的賀蘭山脈乃至更西的祁連山脈。能保持或控制陰山——賀蘭山——祁連這條外弧，燕山和太行山才不受威脅，冀晉區域乃至整個的華北始有安全可言。

因此在我們祖先歷史的光榮期，如漢如唐，都以征服塞北區域（今熱河察哈爾及外蒙古）、河套區域（今綏遠寧夏）河西區域（今甘肅）爲急務。塞北方面，如前漢衛青霍去病的立功大漢；後漢竇憲的伐北匈奴，登燕然山（今外蒙杭愛山），刻石紀功；唐太宗的征服突厥；河套方面，如秦將蒙恬的取河南（即今河套），闢地千里，因河爲塞；漢武帝的在河套立朔方郡，築城屯戍，通渠置田；以及唐代在後套北所築的三受降城；河西方面，如漢武帝的闢甘肅，通西域，設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無一不覺其重要與偉大，照耀千秋。反之，這三區域倘爲異族所佔，則漢族常受威脅，不能安居，甚且招致亡國之禍，如晉時有五胡亂華，宋有遼夏金元入寇，明亡於滿清，都是鐵證。

民國成立，五族共和，北方胡馬南下的恐怖應該可以根絕了。不幸過去政府的民族政策，容有若干欠妥之處，而野心的日本勢力，又由中國的東北角迅速展開，遂形成今日華北的危機。日本的侵略路線，仍然循依歷史上的舊軌，尤其是師滿清滅明的故智，先從東北到熱河，到冀察，再向山西進攻。日本的進犯山西，也仍然北襲雁門甯武，東擊井陘娘子，然後會攻太原，她走的都是歷史上老路啊，爲什麼我們不應該早早加强防禦，用鐵和血將這些天險封鎖起來呢？冀魯邊區的戰事，日本是不十分注意的，日本作戰的主要目的在山西。日本倘佔領山西，則居高臨下，進退裕如，整個控制華北大局了。山西是我們最後也最重要的防線，我們要死守到底，不能再放棄一寸土；其理由很顯明，我們可以再簡單歸納如下，以作結論：

第一：山西資源豐富，煤的儲量達一百二十七兆噸，號稱世界第一；鐵砂年產約二十萬噸，生鐵年產約六萬噸；河東鹽年產約六十萬担；汾河流域農產尤富，豈可讓給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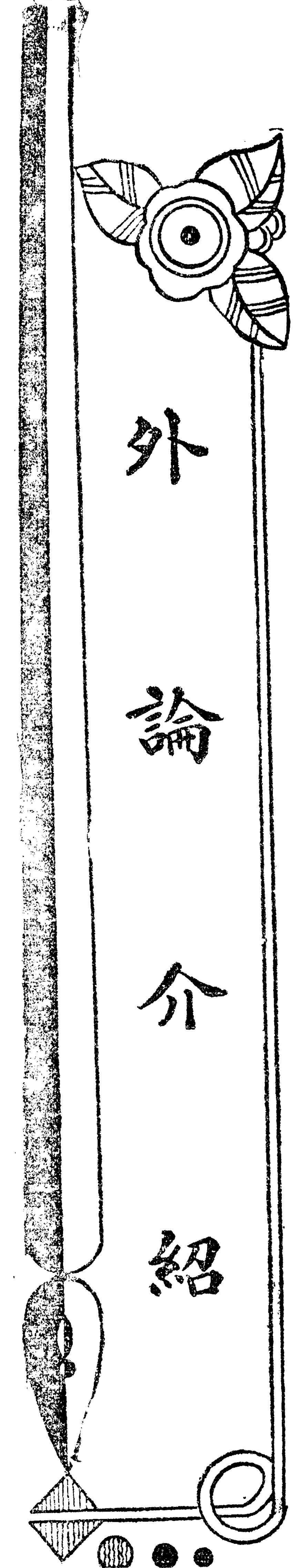
第二：敵人若得山西，消極可以屏障冀察，積極可以沿汾河河谷西進取陝西，南進取河南，居高臨下，爲勢甚易。

第三：敵人若得山西及河南，則華北全失；敵人若得山西及陝西，則西北淪亡，而中國本部與外蒙及蘇聯之交通聯絡斷絕，將爲日本各個擊破。

第四：我們要收復河北，奪回察綏，必須以山西高原爲根據地，東下井陘諸關，北出雁門大同，逐退敵兵，以謀更進一步取還東北。

第五：守山西擊敵兵非難事。日本現時向西進兵，孤軍深入，如一楔形物，其後方甚空虛。歷史上北方異族入侵中國，多以西伯利亞及外蒙爲根據地，而現在則西伯利亞和外蒙均非日本所有，且與日本爲敵。我們切不可坐失良機，必須在西戰場上加緊抗戰！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都在此一擲了！

（十月九日夜）



中日戰爭的宿命論

Nathaniel Peffer 著

Fatalism Confronts Fatalism in the Far East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 19, 1937

我曾在一個星期內游歷北平及東京，這兩個城市空氣的不同，可用來推斷中日兩國人民對於目前戰事態度的不同，以及兩國國民性的差異。

在日本，比較可以多看見鼓吹愛國心的舉動；在東京，隨處可以遇到手搖國旗口呼萬歲的遊行羣衆。街道上，不時有汽車載運着小學生們做愛國遊行；各機關職員，也常常出發歡送開赴中國的軍隊，在戰事開始時，至少在表面上，日本各處是充滿了興奮的空氣。

中國正和日本相反，是在昏睡的狀態，似乎不擬有何動作的。除去戰事區域以外，人民對戰事並無感覺，照舊做他們的事。中國的空氣充滿着坐視的態度。

中國所謂的愛國心，與英美人對愛國心的解釋不同，中國人並不是爲愛國心而戰，乃是爲一種命運而戰，若干人願爲此戰死，而時機現在已到了。

除去東京表面上的現象以外，中日兩國人民都是沒有眞愛國心的，日本也是宿命論者，不過日本的宿命論可謂之爲消極的，中國的是積極的，日人歡送他們的青年人去參戰，並不是他們要這樣做，而是因爲不得不如此做，日本是好戰的民族。而他們的首領現在要他們去戰爭，他們是天皇的屬民，如違反天皇的意旨，是要被處死的。

此外，日本人民已受他們報紙及社會領袖的影響，認爲中國人是反日的，不肯接受日人的好意，並攻擊日人，除去一部分知識份子外，一般日人都相信以下的傳說，即日本是中國的老大哥，老大哥是可以爲了老弟的好處而教訓他的老弟的，再沒有一個國家能像日本這樣能做教訓中國的工作了。

中國的宿命論另是一套不同的東西

日本軍閥派系的對立

楊憲吾

日本軍閥承襲封建時代的餘孽，只改裝成了現代軍隊的外表，所以自日俄戰事以後，武人跋扈的形勢，日漸顯露，對外則破壞國際和平，從事盲目的侵略，致遭全世界一致的譴責，前途如何尤爲黑暗。對內則厚植勢力，不惜違犯明治遺訓，而悍然從事干政，使得國本有動搖的危險。所以這種畸形體制的存在，不獨爲世界和平的威脅，即以日本自身言，日閥亦爲政府與人民的「第一號」公敵。中日的眞正携手，在日本軍閥勢力完全根本剷除以前，是決談不到的。現在就個人所知的日閥派系眞相，分析如下：

日本當明治元年，征討德川幕府，政府因實力薄弱，借重薩摩，長州西藩兵力，戰敗德川幕府後，薩長聯軍，正式編爲政府軍隊，嗣後又屢次在這兩個地方，招募御親兵，因之，遂形成薩，長兩派在軍部特有的勢力，所以日本一般人對

。他們寧願訴之戰爭，雖然戰爭要有死亡與破壞；因為如要和平，便等於屈服。隨便與一個中國人談話，我們幾乎可以得到一致的回答：「我們已無他途可走，我們不能不戰了；不然我們便不能苟全，所以寧願忍受戰事的犧牲。」

還有一個分別，那就是中國人是善于幻想的，中國沒有鼓動戰事的愛國心，一則是因過去的戰事，不叫愛國心發生作用，同時是因為有眼光的中國人知道中國將不免訴之一戰。

多數日人都認這次戰事是一個膺懲性質的。但也知這次老大哥的征伐，多少含些冒險性，因為老弟是不定能容易擊退。所以在樂觀之中，還含些躊躇。軍部宣稱戰事十月底可以結束，一般民衆也是這樣的相信。

關於這一點，中日兩國有一個極顯著的對照。在日本，軍部領袖及盲從的民衆，認為中國一戰必敗，而日本必可征服中國。但中等階級，如商人及職業份子，則不覺有這樣的把握，因此稍感不安。在中國，政府領袖及軍隊高級官員明瞭本國軍事力量的薄弱，及日軍的實力，他們不期望能以正式戰事戰勝中國，但相信以持久的游擊戰的方式，則日本財政必定崩潰，蘇聯可能參加戰事，而能使中國獲得落後勝利，因為這些原因，所以這次中國政府當局肯從事戰爭。

概括言之，中日兩國的情形是：日本是上層階級主張戰爭，而牽曳着人民跟着走；在中國，戰事是下層的要求，而牽曳着上層階級跟着走。

中國的青年人，如學生，新商人等，對於本國的實力，估計甚高，勝利的信念，極為堅強，但洞悉雙方實力的青年人，則甚懷疑勝利的希望，他們知道中國免不了要忍受極大的痛苦，但中國的態度是要使日本苟欲達到目的，也須付相當的代價，換言之，即使中國要遭受莫大犧牲，日本也非得悄磨到嶄喪元氣不止，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是很難發生衝動性的戰時愛國心的表現的。

一般的說，日本民衆是昧於實情的；他們如知道戰事的原因，必不會像目前這樣的熱烈贊助。總之，在日本，軍事的活動是高於一切的。日本民衆支持這次戰事，也如支持過去的戰事一樣。但也很有人知道將來民衆如明瞭這次戰事是一個持久的與艱難的，以及稅則與生活費因戰事不得不增高時，則民衆的愛國心必將銳減。

在最近幾年內，住在中國的日本人，很少注意到中國近年來民族意識的膨脹和埋頭苦幹的建設成績。多數日本人的態度，與住在中日兩國的若干外人的見解一樣，認為中國人是沒有愛國心的，所以將來也不會發生愛國心；中國人是不好戰的，所以將來也不會戰爭；中國人容易忍受外國侵略，所以這次也會退讓。但有一事是中國最近發生，而為

於軍部裏面的看法，常有一句『薩海，長陸』的俗話，可見明治維新以來，薩，長兩閥在軍部的勢力，但是自從這兩派的元老逝世之後，歷史的演進，時事的轉變，新舊事實的更替，因之新興的派別，繼之出現。

第一段謂綏進派，或謂維持現狀派，本派以宇垣一成為領袖，故又稱為宇垣派，這一派的陣營，可分為南次郎（現任朝鮮總督）與阿部信行兩翼，其所屬將星，如訂結所謂何梅協定的梅津美治郎，二宮，古莊，杉，森等各中將及其他諸少將。他們和少壯派的意見是對立的，昭和七年，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的下台，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元老重臣與民衆的逼迫；在另一方面講來，實在是由於宇垣派，恐怕少壯派勢力急速的膨脹，所以就要積極的進行打倒荒木運動。宇垣派之所以急於要打倒荒木派的原因，固然是由於私人的利害衝突，實在也是兩派爭奪權利及地位，必然形成的結果。所以荒木下台以後，還遣兵調將和宇垣派作鬭爭，說他們『出賣陸軍』破壞國策（即破壞大陸政策），因此兩派竟弄成水火不能相容的樣子。但是一般青年將校，却很信任荒木，昭和六年的時候，宇垣因失敬嫌疑，就受了一部分人士的責難，有許多青年將校，對他不滿，加以與荒木派鬥爭以後，素日他部下的青年將校軍人，無形之中，多歸向於荒木派的陣營了。在兩三年前，少壯派當權的時候，宇垣在軍部裡，差不多已失去了發言權，幸而還有一部分在鄉軍人及中間派的同情，政黨和財閥的幫忙。今春（三月）組閣企圖的失敗，更明白暴發了他在軍部的無力，有所謂『宇垣組閣，萬年候補』的笑話。自

過去所無的，即是中國人民過去所缺乏的國家意識，現在是十分堅強；而且多數人民已經覺醒。

過去西方列強對於中國的侵略，只觸到中國的邊椽，而並未怎樣驚動中國民衆；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則是有關中國的生存，並使公私各方面皆感受莫大的痛苦。

這次中國也許會被征服，最可能的還是要把這次戰爭變爲持久戰，或需要數年的工夫，直至日本態度由今日的不能和解轉變成願意和解，並自動將軍隊由華北撤退。但從日本軍部的本質上說，這是不可能的。

目前中日戰事是一個軍閥黷武與爲民族生存而奮鬥的戰爭。（家駒）

蘇俄避戰

Both Russia and Italy Bluster

Walter Duranty著

But That's All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2, 1937

在遠東戰雲中，蘇俄的態度是最值得注意的。但迄今牠在這方面，並沒有甚麼顯著的表示，同時牠對於歐洲，態度也十分持重。迄今後對於國際間的態度，依然將被繼續地注意着。「紐約時報」記者杜蘭泰氏近有論蘇俄對義大利態度的一文，頗有參考的價值，特在這裏介紹一下：

俾斯麥曾經講過，大象和鯨魚是不會戰鬪的。他當時所講的話，是指英俄兩國，但是現在借來比方義俄兩國的關係，在事實上，倒也很爲適合。

關於最近蘇俄船隻在地中海上被擊事件，蘇俄雖具有充分保護她的航運的決心，但是他仍然志在維持和平。現時義俄間有兩種棘手的難問題，第一是義方襲擊蘇俄貨船的事件，不論俄方的指摘，是否爲對方所承認，這是一個足以引起戰爭的行爲。其次是法西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間思想的衝突。

乍看起來，義德的法西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並沒有重大的分別。實際上，只有兩點不同。（一）蘇俄不允可私人貿易，而德義法西斯主義却以反抗赤化保護資本主義自命。（二）目的和旨趣的不同。德義的目的在貴族性或財閥的統治，而蘇俄政府則憧憬於民主的制度，雖則還沒有能達到目的。

最後，義俄間有一種主要的不同，就是德義相對的缺乏資源，而人口有巨大的過剩，蘇俄則很易於容納五萬萬的人口。因此蘇俄對德義或日本是不願意決裂的。蘇俄宣稱，他所須要的沒有旁的事物，只求能「種植自己的園地」。

在另一方面，蘇俄很明白他自己的實力。他很惱恨外國方面的觀察，以爲蘇俄最近因內政問題，而勢力減弱了，對於貨船被襲事件，他尤其非常憤怒，但是蘇俄將怎樣做呢？

英國的船隻，也有被擊沈的事件，但是蘇俄相信，英國對義是不會採取強

盧溝橋戰事爆發以來，因其侵華政策與少壯派意見不同，甚至有於上月中旬遇刺的傳說。至於這一派所佔的地盤是朝鮮，所以宇垣一成辭職後，立即就派南次郎來繼任，直到現在仍爲他們所佔據。最近日首相近衛有組織智囊團之舉，宇垣有允許參加的表示，這是很可注意的。

第二所謂少壯派，亦稱急進派，這派以荒木貞夫爲領袖，故又稱荒木派。荒木貞夫以前的後台老板，是死去了的前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全權大使元帥武藤信義，武藤在世的時候，除了上原元帥以外，他就算日本陸軍中唯一年高德劭的老將官。其次是前任教育總監眞崎甚三郎，他和荒木貞夫在陸軍士官學校同期畢業，而且是成績最好的。二•二六事件被監禁，直到這次上海戰爭暴發才放出，不久前有奉派來滬助戰之說。其次，是這次派到上海作戰的松井石根大將，他是日俄戰爭的老將官，因爲日本在上海戰爭的失敗，所以把他派來，直到現在爲止，雖然每日大砲不斷的轟炸，但結果仍是失敗。此外尚有現在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的香月清司和担任平漢線上總指揮的板垣征四郎，及東條英磯，香椎，秦，柳川等各中將以及小烟，岡次，山岡，小野等各少將也屬於這派。我們知道九一八事件，完全是少壯派一手造成。在事變的當時，荒木雖是陸軍大臣，但他還是少將，因爲佔奪滿洲的功勞，所以不久連升兩級，一躍而成爲大將。昭和十年二•二六事件的爆發，日本政府當局，知道主動事變的是青年將校，非少壯派的軍人出來鎮壓不可，因此，奏請天皇命香椎中將負責處理，所以不久就告安定。

硬手段的。他相信，法國也許有採取強硬手段的一日，但是在目前，恐怕還辦不到。因此蘇俄暫時只好採取個人的行動，保護他自己的船隻。

關於思想方面，法西斯與史達林主義間的政治衝突，蘇俄是願意聽其自然的。俄方相信他們的主義，在長期中可以獲得勝利，但是他們也很明白讓德義首先下手的利益。

在已往七年中，我們看明白了一點，就是有許多國家不怕冒險，因爲這樣做，他們受不到一點損失，而有許多的利益。他們的地位，比較那些怕冒險的國家好，因爲後者倘使冒險，并沒有一些利益可言，而且他們也沒有求取利益的心思，他們只怕損失了己有的一切。英法的態度全是這樣的，但是在蘇俄，却又不盡然。

從理論上講，蘇俄有被德日兩國襲擊的可能，但是現在日本的危險是無足重輕的，因爲日本已經決定進攻中國，已經陷足在泥淖的當中，不論事件結束的遲早，是足以使得日本頭昏腦漲的，這件事可以令蘇俄確切感到一種自慰。

德國在對捷克能得到清算以前，很顯明的是不能去攻打蘇俄。并且蘇俄還有法國從旁協助。英法所焦慮的「德義軸心」，多半毋寧是一種幻形，而非事實。現在蘇俄并不很焦慮，因爲日本的顧慮目前是撇開了，德國現在還不能有所作爲，而義大利的不能損害蘇俄，又與蘇俄的不能損害義大利相同。因此可以叫我們想起俾斯麥的名言來，而尤其於蘇俄有利的，就是蘇俄并沒有人口過剩問題，因此他更無庸匆促從事。

（敏甫）

第三派所謂中間派，又稱統制派。其中心人物是上次組閣的林銑十郎，川島義之及已故的菱刈隆，渡邊錠太郎等大將和現任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特命全權大使，所謂獨脚將軍，童貞將軍的植田謙吉大將，都是屬於這一派的中堅人物。這一派組織整飭，紀律森嚴。其餘如松木，木，森，西，若，山，荒蒔，浦，牛島，岸木，稻原，三木，小杉，吉川，入口，安藤，岩越，廣瀨，田上，外山，三宅，吉岡等各中將，及小島，松浦，山田，橋本等各少將。自從他們接近宇垣派之後，少壯派以對宇垣派的態度，來對付他們，因此，他們對少壯派的感情，也發生惡劣，前年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的被刺，也就是少壯派所鬧出來的把戲。在今年春間，兩派的感情尚未恢復。直到宇垣組閣時（三月），兩派好像趨於一致，造成宇垣內閣的流産。這一派對於中國的侵略政策，大致和急進派相同，主張積極進攻中國，於是造成此次戰爭的失敗，引起國內各階層的反戰運動。

第四本來算不得甚麽派別，所謂皇親和近衛的將官，參謀官及無所屬派別的大小將官等，都可屬於這一類。我們知道日本的軍事組織，天皇是陸海空軍的大元帥，其次陸軍最高長官陸軍參謀總長，是閑院宮，海軍最高長官海軍軍令部長，是伏見宮，此外如梨本宮，秩父宮，以及現任第一特命檢閱使的朝香宮，鳩彥王中將，和第二特命檢閱使的東久邇宮，稔彥王中將等，他們都是皇家的近親叔姪，及其他近親的軍人，都掌有相當的實權。至於無所屬的陸軍大小將官，概略言之，可分爲兩類：第一類多爲舊日掌握軍權藩閥的子弟及其親屬。這類軍人，多偏於享樂，少有進取心，性情高傲誇大，不願附隨其他派別，多爲薩，長，土，佐各藩的後裔。第二類是少數頑固的衰老軍官及新興的少壯軍人，他們重視舊日武士道精神，只知道忠君愛國，效命疆場，不願參加任何派別，因之，形成散漫個別的軍人，所以他們算不得甚麽派別。

自盧溝橋戰事爆發到現在，在這三個多月的過程當中，很顯明的可以看出日本國內各階層的矛盾，日益加深激化，文化界曾發出幾次反戰的宣言，東京大中學生千餘人，提出向政府質問對華作戰的原因何在，政友會在議會席上，責難政府對華進攻的意義，神戶，大阪工人的罷工，實業界，工商業界及農民的反戰，即在軍人方面，亦有很大的騷動，如神戶千餘人的兵變，東京近衛師團的兵變，以及緩急兩派侵華策略的衝突，這一切的事，都是日本國家內部的矛盾，反映到各階層的反戰運動。戰爭愈延長，日本國內各階層愈分裂，社會秩序愈紊亂。反之我們中國戰爭愈持久，內部各階層愈一致，政府與民衆愈團結。所以說日本要存在，中日要眞正携手，非先打倒日本的軍閥不可。

十月十二日於南京

全國更需要切實團結

這幾天，南北戰事都非常激烈。依現勢推論，不論國際形勢怎樣演變，我們一定需要更堅苦奮鬭，更嚴重犧牲。我們要加緊完成戰時應有的一切組織，要眞正全國總動員，不如是，則所受的摧毀更大，而勝利更遠。

最要緊的，是先澈底解決人的問題。就是除盡人事上思想上的一切矛盾摩擦，使全國眞正陶鑄成一個意見，各貢所知，各盡所能，大家心安理得的去工作，去奮鬭。回想自抗戰展開以來，國內一切景象，本來甚好了，但是還不彀。我們同情蔣委員長國慶演詞呼籲全國更鞏固團結之言，願在這裏貢獻一點具體意見。

第一，我們希望過去組成抗日人民戰線最近纔與政府合作的一切人士，務必眞誠信任政府，信任領袖，不要焦燥或懷疑，更不要倡導異見。我們可以這樣說：在這生死存亡的大戰中，全國一切，都要統制於最高統帥部之下，一切愛國人士，都應受統帥部的指揮，凡大家的意見行動，不可與統帥部有出入。這不是說大家應當盲從，苟有卓見，都可以貢獻給統帥部。現在各方領袖與專家多集於首都，政府外交軍事，一切都向大家報告，請大家討論。最高統帥的蔣委員長，除殫精竭力指揮戰鬭之外，對於政治外交經濟各部門之問題，本來是廣徵意見，擇善以從。所以無論何人，此時皆有方法發抒意見，與過去大有不同。我希望一切向稱做左翼運動的人士們，把自己心理也都澈底改革過。從自己起，先拋除過去一切成見，亦不必再爲瑣瑣理論之爭。大家要認定軍事利益高於一切，要信任統帥，大家全力扶助之。要知道，祖國今天眞在危急存亡關頭，應付這大戰，必須一切人都捫天良，拚生命，必須全國一切人一切事業，都軍事化。在這期間，凡足以減弱團結及互信的一切言論行動，都要力避。這樣好教統帥部得以順利的專心應付這艱難困苦的戰爭。

第二，我們希望國民黨中央黨部，還要澈底的執行與民更始的政策，不可稍有遺憾。舉例言之，抗戰展開，已經三月，而有些地方，還有未經釋放的政治犯。這種現象，我們就認爲費解。固然，政治犯形形色色，也容許有釋放之後不利於抗戰軍事之人。不過一般政治犯，大概是所謂左翼分子，這般人，對於抗戰想必不會有害。再者，近來各都會中，時有因爲後援宣傳工作與黨部發生摩擦的事實。事情都不大，但要之有不如無。我們以爲信任是團結之前提，信任是相互的，大家互相信任，纔能鞏固團結。前面說過，一切人應信任領袖與政府，現在同樣的可以說：黨部應信任一切願做及能做抗敵工作者。我們希望最高統帥部，更運用偉大力量，鞏固互信與團結的統一局面。其實際運用方法，這裏不堪悉舉，主要的，是由中央黨部給各地各級黨部以詳細指導，集中各地所有人才，都能在抗敵工作中服務。對於一切出版品，凡有利於抗戰者，一概加以扶持。若發見錯誤之點，可以懇切的告以中央方針及其理由。那麼，就不會有懷疑之餘地了。對於流亡學生，應當一體安插，不可任令其流亡困苦，對於一般文化界窮苦而有能力者，應一概與以親切一待遇。而前述政治犯問題，則務於最近期內，概爲寬大之解決。

第三，以上所述，還止於目前應急之範圍。我願更進一步請求政府與民間各方，考慮一根本問題。因爲這戰事，太重大而緊急了，我們除了互信與團結之外，更需要有整個的政治經濟之實施的綱領。這個綱領不但指導戰時，並且支配戰後。現當抗戰緊急之時，小理論不應固執，但大理論則不容不講。中國此一戰之後，畢竟政治經濟制度怎樣演進，是大家關心的。而戰後之制度，在這戰時就需要開始，至少，一切方向必須確定。何況爲貫澈軍事，取得勝利計，就必須在政治上經濟上有根本設施。不然，枝節應付，力量不彀。舉例說，僅一肅清漢奸問題，就牽連到許多較大的

問題。專照目前這樣搜捕的辦法，就不能加以肅清。又譬如壯丁與徵兵問題，事關作戰根本，必須於地方行政上及地方民衆工作上，根本努力，纔能有良好解決。諸如此類，需要一個整個的實施綱領。我們至誠盼望中央黨部，先以具體意見昭示全國，共同討論。這樣經過討論而確定的國事綱領，就是全國團結最永久的保證。最好辦法，是政府公開召集較大規模之會議；比現時的參議會之組織要大！在中央黨部指導之下，根據三民主義，議決一種戰時政治經濟的實施綱領。自經議決以後，全國都要一致信奉而實行，從此眞正泯滅過去一切矛盾或摩擦的痕跡，大家誠心互信與團結，共同在最高統帥部指揮之下，爲長期抗戰而奮鬪！我們言不盡意之點甚多，希望政府與民間各方加以指正。

（錄十月二十六日漢口大公報）

怎樣維持長期抗戰？

我們這次被迫而對日抗戰，乃是爲民族爭生存，爲國家樹人格，以士兵血肉之軀，當敵人精良之器，其工作當然是艱苦的。從七月七日盧溝橋事件起，三個月間，在北方失掉了冀察綏的要區和山西北部的重鎭；在南方雖然經過淞滬兩個半月的血戰，得到了無數同壯烈的勝利，終因大場一角的失利，不得不放棄江灣，退出閘北，這都不能說不是我們的失敗，但是試看全國情形！從中央領袖以至前線官兵，後方民衆，精神始終是亢奮的，積極的，就是淪於敵手的同胞，留在戰區的人民，縱然遭遇著慘痛的浩劫，却祇有加重對於敵人的憤恨，惋惜我軍的退却，希望抗戰的澈底，而於政府的抗戰自衛的國策，從無怨懟，由是可見國民抗敵意識之深刻與普遍，即此便是中國能得最後勝利的保證，這是非常値得我們重視和寶貴的現象。

因爲大家人同此心，都有着艱苦奮鬪的覺悟，所以軍隊是雖敗而屢戰，民衆是雖苦而愈勇。近來晉省東北兩部的反抗，河南漳河兩岸的驅敵，便足表示軍隊的堅强，而各地民衆逐漸起來參加戰地工作，也可爲人民越打越勇的明徵，似這樣軍民一心，不屈不撓的精神，祇須長久保持，再能把抗戰的環境，加以强化，則軍事上一時一地的挫折，絕對動搖不了大局。

我們要想强化長期抗戰的環境，首須認清軍事是有綜合性的。就軍事本身說：我們最强是士兵的戰鬪精神，最弱是飛機和機械化的武器太少，這當然要趕快設法，彌補缺點。此外更非把政治軍事後方前方打成一片，不能發揮抗戰的最高效率。查自開戰以來，全國軍隊，不分地域，幾皆陸續參加各路戰場，全軍動員，已算做到，而全民動員却還需要努力。最近據說，戰區內的民衆組織，漸有進步，希望各關係方面快把全國民衆的組織與訓練，加緊推進，須要名實相符，眞有表見。同時尤望內外當局快把官吏動員起來，以爲民衆表率，因爲我們覺得許多政界人員甚至軍政機關，至今還過著輕鬆緩慢的官僚生活，實在不發緊張，不發努力，我們必須要嚴厲鞭策，猛幹的精神，使政界充分顯示出戰時氣象，以與軍事活動相配合。此際若有因爲政治機構不良，牽掣着從政人員有力無從施展的情形，甚望政府認眞檢討，趕快改進。各級政府當局者自身更應置重於各種政治機構組織之健全與簡單化，勿自亂辦事系統，勿動輒朝令夕改，如此方能權責分明，官勝其職而人盡其用。至於軍政界的廉潔問題在平時已爲公衆所注意，在這非常時期，更應特別糾察，我們主張政府應該擴大軍法範圍，無論文武官員，敢有懷抱『渾水捉魚』的思想，圖私自利者，一經査出，立處極刑。似此政治現出清明，政軍合爲一體，於維持長期抗戰，裨補極大。再則抗戰當然要犧牲，而長期抗戰尤需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方可與敵人爭出最後的勝敗，此際一方面固須不惜犧牲，以求結果，一方面又要儘量保全，以便持久。關於人力，應在全國各省的民衆組織與訓練上求得良好悠久的來源；關於物力，却非有良好的地方政治和完善合理的經濟財政政策不爲功。我們對於地方政治，向來不甚注意，這是一大錯誤，今後必須特別側重於省縣政府的組織和人選，務於使用民力之際，充分顧念到民力之保全與培養。此事關涉太廣，非此文所能詳論，但是有四點必須認明：（一）財政的基本在經濟，各級政府不應一味祇講籌欵而忽略了社會經濟力量的維護。（二）政府要想調劑各地民生，必須能有精幹地方官吏，由此聯繫，方可把力量切實地妥達下層，因此地方政治的好壞，越發重要，例如政府要叫國家銀行放欵收買農產品，救濟民生，就以經地方官廳合作爲便，否則直接民衆直是無從著手。（三）中

國現在尚是貨幣籌碼不敷分配的國家，我們不應過於顧慮貨幣膨脹的危機，而使內地籌碼恐慌，自遏生機，此時亟宜漸進的變更金融政策，設法便利內地生產，活潑公私財源。（四）要使內地生產發達，更應便利交通，充分增加水陸運輸能率。以上四點，都於維持長期抗戰，大有關係，務望國人特加注意。

總之，我們現在已是背水作戰，死中求生。我們的領袖有決心，軍隊肯拚命，民衆能吃苦，祇要在各方加強軍事的力量，消滅抗戰的障碍，這一次的大犧牲，必定能得優良的報償，如果大家諱疾忌醫，蒙頭蓋面地想要僥倖突過難關，這便是對不起國家，對不起士兵，而結果必然要不堪設想，這又是我們所願全國上下嚴重反省警戒的。

（錄十月二十九日上海大公報）

閘北的退却

大場失守以後，江灣閘北被迫作戰略退却，這是淞滬戰事的又一階段。

淞滬戰事自八一三發動以來，九一一我軍扼守羅店瀏行以至閘北之第一道防線，結束了攻擊戰，是第一階段。自此以後，我軍採取陣地防禦戰。我軍在此第一道防線血戰一個月半之久，使敵人付出絕大代價，至前晨大場失守，江灣閘北退却，是第二階段。

這形勢，是小挫，不是大敗，既不是上海戰事的整個失敗，在中日全戰局中，尤其是極小一部分。

就上海本身說：整個的上海，除租界外，包括閘北，西區，南市及浦東四個區域。現在我們只失去閘北一個區域，還有西區，南市及浦東三個區域。換言之，我們還握着大上海的四分之三。從軍事上說，我們退出閘北之後，還絕對扼守西區，南市及浦東。上海的戰事絕對未了，我們要絕對保守掌握中的四分之三，並進而規復已失的四分之一。這從地形，士氣，及一般人心上說，我們都應該有絕對的自信。

就中日全局說：上海戰事只是對日全面抗戰的一部分，且不是主要的部分。中日問題的根榦在北方，主要的戰場也在北方。要決眞正的勝負，必須在北方。

根據以上兩點，我們要一致認識淸楚，第一，閘北的退却，絕不是上海戰局的整個失敗，絕對未了，絕對還要打。第二，縱使上海失敗，也不足以決定中日的整個戰局。

我們的忠勇將士，最近兩個半月中，在淞滬戰場上，一寸一尺的與敵人血戰，光榮戰績，史所未有。尤其在江灣閘北，始終保持光榮的勝利，即在退却之時，還打着勝仗，爲了戰略關係，這數萬健兒於奉命之後纔揮淚離開他們殺敵累累的陣地！他們是勝利而退，絕非失敗而退！他們是光榮而退，絕非羞慚而退！更令人感泣的是，我們的大軍退却之後，一部分負掩護任務的士兵還留在原陣地裏，在漫天火燄中，與敵人死戰。在靠近租界地方，他們絕不打算自棡門退入租界。這英勇的男兒們，他們甘願必死，絕不求生！這是何等的英勇！何等的氣概！

上海人們注意！現在我們已隨國家的運命進入大時代，一切一切，皆必是前史所未有，已身所未經。我們要在這大時代的火焰裏呼吸，却萬萬不可爲這火焰震眩，而不知所措。就上海本身說，我們未失敗；就全盤戰局說，我們更要努力。我們要努力保衛大上海，更要努力打開全盤的戰局。看看我們士兵的勇敢，至死不失中華男兒的光彩，在這時我們要表示一點悲觀，湧出一點灰心，便是對不起我們的忠勇戰士，尤其不配做這大時代中的中國人！

在這個空前的民族戰爭中，我們的政治機構，社會機能，以至一切一切，皆會感到薄弱以至失調之處，這要請政治領袖社會人士，各以負責態度，自責自檢，隨時加以補救及改進。大家要覺悟，國家到今天地步，大家都有責任，大家要有互信。我們最緊急的任務，是在這空前的大經驗中，儘量彌補缺失，儘量加强力量，以打倒敵人，建設國家。萬萬不可因爲戰事的小小變化，而發生內部的摩擦。有功的必賞，有罪的必罰，在大局上，凡是負責任的人，都要多自責備，少發牢騷。在這個空前的大試鍊中，只要我們挺得住，吃得苦，還愁國家不進步嗎？

（錄十月二十八日上海大公報）

讚閘北勇士

我們的閘北大軍奉命退却之後，負掩護任務的一團兵，現在還有八百人孤守着四行儲蓄會的倉庫，與敵軍堅抗，在一角焦土上，時時爲民族，爲國家流着最後一滴之熱血！他們不是沒有歸路，他們可以繳了槍，退入租界。但是，他們不，堅決的不；他們每個人都堅持着國家交給他們的最後武器，猛拚着父毌留給他們的最後熱血，向敵人索血債，要代價！

我說過：現在我們已隨國家的運命進入大時代，一切一切，皆必是前史所未有，已身所未經。在這次抗日戰爭中，中國男兒便創造了許多悲壯偉大的空前史蹟。南口的羅團，寶山的姚營，一個是雄關上拚了每個男兒的熱血，停了每個戰士的呼吸，等到援軍，守住戰場；一個是在孤城內，斷了一切後援，絕了一切希望，不投降，不逃跑，每塊骨肉都塡葬了崩城，每滴熱血都染紅了焦土！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誇耀，這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光輝！晉北的崩潰，動搖了山西的根本，灰暗了全國的人心，郝夢齡一軍人迎上去，在忻口與强敵猛拚，由軍長到士兵，灑巨量之血，作極大犧牲，阻住了强敵的鋒銳，挽回了山西的頹勢，並保全了北方的大局。現在晉北戰局的好轉，北方大局的之一線光明，都是受郝軍的犧牲之賜。日前郝夢齡軍長及劉家騏師長的忠骸到了漢口，執紼的行列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崇功報德，人同此心。郝軍長以一死救轉已頹的北方大局，挽回已失的軍民信心，豐功偉烈，實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軍神，我們應該家家繡像，戶戶絃歌！就是失掉大場陣地因而引咎自殺的朱耀華師長也値得我們崇敬。在他持槍自裁的時候，他一定無怨無尤，只慚愧自已未曾善盡軍人的職責，告訴全國軍人要知道羞恥！這一個失敗的軍人，在民國史上也是少見的。

閘北的八百勇士，他們已盡了掩護大軍安全退却的任務，現在還踞住一角焦土，孤軍奮鬬。他們知道最後必敗，更知道最後必死，他們却握住必敗的前途，拚着必死的決心，向敵人索血債，要代價！爲國家爭人格，爲戰士作榜樣！請全國同胞屛息一思：在大上海的一角，漫天火燄，敵軍重圍中的一所孤廈裏，雄踞着八百個忠憤塡膺熱血迸湧的勇士，孤廈的頂上高懸着中華民國的一幅國旗，孤廈的道旁偃臥着多具敵屍！這是何等的景象！何等的莊嚴！全世界人皆知道閘北業已失守，全國人皆知道閘北已成焦土；但是，還知要道，是那裏還飄揚着中華民國的光輝國旗，還跳躍着中華民族的英勇男兒，他們囊中的每粒鐵丸都要飮到敵人的鮮血，他們身上的每滴熱血都要灑上祖國的領土！全世界人知道：我們的閘北未失掉！全國同胞切記：我們的勇士永生着！這犧牲，是我們中華民族最聖潔的血祭！這悲壯，是我們中國男兒最崇高的禮讚！

孤撐閘北的八百勇士！全世界的眼睛都向你們看着，全國人的心靈都爲你們跳着。你們死吧！因爲你們不貪生！你們殺吧！我們的敵人不可恕！你們的精神是偉大的：敵人的卑怯怎能比過我們的英勇？他們懷裏揣着千人針，胸前懸着觀音像，那貪生怕死的戰場老鼠，他們只知道在飛機大砲的後面摸索，那個敢面向我們捨死忘生的中國男兒？你們的悲壯是空前的：田橫的五百壯士不及你們，因爲他們是殉私義，你們死公忠！項羽的八千子弟更不及你們，因爲他們是保一姓，你們是衛全族！我們的犧牲可比美三百殉國的斯巴達勇士，你們的精神能喚起七度衛道的十字軍戰爭！你們決不孤寂，全國同胞都是你們前仆後繼的夥伴；我們一定報仇，軍閥日本就是我們繼續奮鬬的目標！

人生百年耳，到頭終歸一死。你們這樣去死，是得到最神聖的死所！你們的血，染紅了我們民族的歷史！你們的死，必然換得了國家的永生！四萬萬同胞都將循着你們的血跡而前進；一個大國家必然繼着你們的呼吸而永生！這犧牲，是我們中華民族最聖潔的血祭！這悲壯，是我們中國男兒最崇高的禮讚！你們放心！染了血的領土，必定不失；有生命的民族，必定不亡！

（錄十月三十日上海大公報）

特別對英美政府一言

九國公約會議，無疑的，英美態度最爲重要，而兩國都是中國好朋友，因此，我們願披肝瀝膽，向兩國政府貢獻幾句話。

中國人最近的感想，以爲美國態度，十分認眞，在各國合作的原則下，將不惜任何努力。但有一點，美國人看事，向來不十分深刻。所以他們

對於遠東現在及未來之發展，還未必十分澈透認識。至於英國呢，則老謀深算，論事深刻，但是對日本向來害着妥協病。他對問題，老是想拖延推宕，不求解決。這固然因爲英帝國在全世界利益太多太複雜，而實際說來，也是對世界趨勢的認識，還不發深刻與逼眞。

我們願將遠東問題的眞相，澈底陳述一下，希望英美兩政府密切合作，担負起來，萬不可認識有誤，使兩國對華的深厚同情，不能得到效果。英美政府，請首先注意中國國民眞正的決心！簡單言之，中國與軍閥日本，已絕對勢不兩立！中國這幾年，蹂躪受彀了，今天已到最後淸算之時。中國弱國，這種決心，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既已被迫不得已下了這決心之後，卻萬分堅定，決不動搖。因爲我們認定了對於軍閥日本任何退讓妥協的和平政策，滿足不了暴閥的慾望，免不了被征服滅亡的危險。所以既已被迫走到這流血犧牲的路上以後，那麼只有奮鬥到底，死裏求生！而在這抗戰過程之中，不論任何挫折，都是甘受不辭。我們一定要給東亞給世界打開一條光明之路，一定要求得中國的自由解放，並解放日本善良民衆，以期戰後眞正實現中日兩國之和平。以上所說，是全中國民族不折不扣的心理，我們蔣委員長屢次演講，就是表現這全國最後的決心。

英美政府要記得！中國抗戰，是在東四省被占領冀察兩省又被半占領之後，而且在盧溝橋事件中國地方當局讓步求和猶不免平津被占之後，中國民族今天把一本帳完全算淸了。再一退，又要失幾省，而依然不能保所餘的半壁河山。我們領袖這幾年實在想努力平和建設，實在力避決裂，但我愈退而敵愈進，日本決不給平和，亦決不容我建設。他一定要併吞我們全部資源，打倒我們一切工業，敎我們經濟上永遠不要脫離農業國地位，政治上則聽他的指揮。他要打蘇聯，就逼中國「共同防共」：他要驅逐一切白人出亞洲，尤其要排斥你們英美勢力，就說中國是以排日爲國策：而不斷的加以威脅。所以歸根結底，中國不抗戰，則喪失獨立！這一大問題，隱忍幾年，今天又受這大舉的攻擊與轟炸，這眞是一切到了最後之階段，我們誓與暴日不共戴天了。這三個月來，我們毀多少財產！死多少軍民！這侵略債，一定要算淸，不容過渡下去。我們若中途屈服了，過幾天，他又來占幾省，又來派暴機到處轟炸，這種悲慘境遇，一個有出息的民族只能受一次，豈可至再至三！所以英美政府，要切實認識：中國非爭回失土，非得到獨立完整的保障，是決不與暴日並存的！中國實力不充，所以望朋友，對於英美，同懷很大的期待，英美也確實對中國同情，現在九國公約國快開會了，希望兩領袖國先確實認識問題之眞相，尤其望英國政府，一點不要認錯局面。我們敢說：中國現在沒有兩國意見，平時越持重者，現在越堅强。假若日本鼓動義大利之類，在會場代日本辯解，或者勸中國實質上屈服日本；那麼，中國是一定要嚴重拒絕的。任何朋友的話，也是不聽的。英要代中國憂慮長期抗戰的艱難，如果憂慮，就可以積極的援助我們，因爲英美最有此力量，因爲蘇聯只等待英國決心，而法國則本來願與英美一致之故。我們又敢說：遠東大勢，一定要變，軍閥日本，一定要倒。但在這變與倒之中，誰認識早，誰出力多，卻影響於將來遠東國際舞台之趨勢，並且影響到中國本身政治的經濟文化的怎樣發展。中國今天的公意，實在希望英美決心領導各國，以集體行動，援助中國，制裁暴日。這樣成功最易，結果最佳，而同時我們願意聲明：，中國固希九國公約會議有良好的結果，但假若無結果，中國依然將貫澈自衞生存的決心，並不因朋友們之態度而改變主張。最後可囑英美政治家：（一）援中國實在與英美有利。（二）同情要澈底，援助此其時。（三）大政治家貴在因勢利導，這「勢」字極要緊，遠東大勢，必然要澈底解決，斬斷後患，猶如自山巓隤石。斷不能停止於中途！英美政治家以爲何如？

（錄十月二十二日漢口大公報）

中國與德義

西班牙問題，這兩天有好轉，義國態度，漸合理化，或者確能使外籍志願兵撤退問題，得一較適當的解定。

德義軸心，是歐陸一大勢力。尤其在日本正全力欲利用德義掩護以便利其對華侵略之時，我們對於德義與中日之關係及其影響，當然嚴重注視。這裏先簡單解釋一下：

第一，中國人對德義：向來是分開看的，因爲中德關係厚而中義關係薄之故。自歐戰後一直到今天，中德有很好友誼。中國人民，對戰後德國

為恢復國權的奮鬥，一直表示同情。而中德國交，新建於平等條約的基礎之上，德國在華，又毫無政治野心，所以中國公私各界都歡迎德國人才技術貨物。我們國民政府，這多少年來更帶着濃厚的親德色彩，而德國對於中國軍事上的經濟建設，確也給了不少的助力。依近年大勢看，這種友好關係。本來還要繼續發展，其結果，將使中國成為德貨最好之市場，中國亦可不斷的以有用的原料，供給德國。兩國經濟關係之發展，本來是有無窮希望的。至於義大利，則在數年之前尙彼此漠不相干，最近幾年，多少有些進步，而接着就出現了義日勾結的局面。

第二，現在判斷，義大利之袒日，更甚於德。最近從柏林歸國的人們，對於一般德報紀載中日問題的態度，莫不失望，因為全以日本同盟社消息為主，從標題起，就是袒日。在北平陷落之時，柏林正上演辱華影片，我方抗議，並未生效。以共同反蘇為目的之德日勾結，在日本純粹以侵占中國為目標的戰事發動之時，——此戰事，純為中國受侵略，與蘇聯毫不相干。——而多年來重視中德關係的德國，竟然一般報紙上露出袒日色彩，中國人是何等失望！然所好者，直到現在，中德國家間的關係，還是親善。我們又感覺，日本對德國還不滿意，因為日本想進一步强化德日關係，成為同盟，德國還不肯。我們常識判斷：德國國社黨，對於遠東這樣大事，也不容不詳加研究。這多年辛苦建成的中德友誼，對於為經濟復興掙扎中的德國，應當是大大有用。德國國民當然又能知道此番是怎樣一切不顧的下了最後決心，而應當不至陷入日本之詭計。至於義大利，最近感覺日本現在的惟一伎倆，是勾結義人利。近來日本報常披露義大利袒日，因為日本急欲牽制英國，只有勾義大利，轉眼九國公約開會，義大利用怎樣面目登場，不久即可顯明了。

第三，中國在目前階段上，是個別的講恩怨，認敵友，不管集團。近年反法西斯集團的口號，盛行一時，但眼前中國的國策，並不如此。中國是抗敵而求友，友越多越好，敵越少越好。實際上中國不得不認為敵者，只日本一國，且亦只限於軍閥統制日本的現在之戰時，對其外一切國家，當然都願意做朋友，實際上，除軍閥日本外，世界上也別無第二個國家要侵略征服中國，所以中國對外，簡單極了。我們所要求各國者：是好朋友，都請援助我，再不然，也請不要幫日本。譬如德國，我們希望還繼續同情援助中國，那麼，中國不論到何時，一定要維持發展過去多年來雙方有益的厚交。譬如義大利，我們不奢望援助中國，但不得不要求勿援助日本。簡言之，至少想做到無恩無怨。我們說過，中國的簡明態度，應當是認清敵友，恩怨分明，將來大勢，一定是這樣。倘有在政略上或其他事實上幫助並便利日本侵略中國者，中國人民精神上當然以敵人待之。我們不干涉別國內政，不問別國政體國體，我們只講事實，論恩怨，所以反法西斯帝，並不是眼前的中國政府執行的國策，然假若不幸演進到只有所謂法西斯國家事實上幫助日本侵略，那麼，中國民心怎樣演變，又是另一問題，而此問題之必須解答，也不是遠期間之事了。

第四，德義對遠東對日本之認識，根本錯誤。我們最後願客觀的作一批評。日本今天還無恥的宣傳，說中國要赤化。這種宣傳，在世界大多數文明國家，已經沒有一個人傾聽，然而他還宣傳不已者；就專為欺騙德義，德國人精通中國情形，看中國那裏有赤化的危險？中國實際上，是向國家資本主義進化，而並不抹殺私有制度，與共產主義毫不相涉。中國共產黨，今天也只是努力民族獨立戰爭，而放棄過去在江西的一切政策，這是極顯明的事實，任憑日本怎樣宣傳，也是毫無根據的。再退一步說，德義或者以為日本是防止蘇聯東進，這外是錯誤。蘇聯根本是自守，並不侵人。何況日本占的是中國地，殺的是中國人，怎樣說是防蘇？而且日本力量，是紙老虎，德義若認為反蘇的同盟者，也終必失望而已。我們敢明白告德義政府一句話：遠東和平，只有獨立完整的中國能保障，能維持！德義對遠東政策，應當以中國為中心，不該上日本的當。軍閥日本必倒，中國必興，世界政治家，要看不透這個趨勢者，算無眼光！四萬萬人口的中國，今天與暴日作殊死戰，這是決定世界前途的一大事。說幫中國，誰得利！誰幫日本，誰吃虧！中國今天，還正在各別的求友，對德國，捨不得多年交情，對義國，也顧其慎重考慮。現在問題正緊，演變甚快，我們乘此西歐局勢好轉之時，論一論中國對德義的普通心理，希望供德義政治家的參考，期待其不至為日本宣傳所欺！

（錄十月二十三日漢口大公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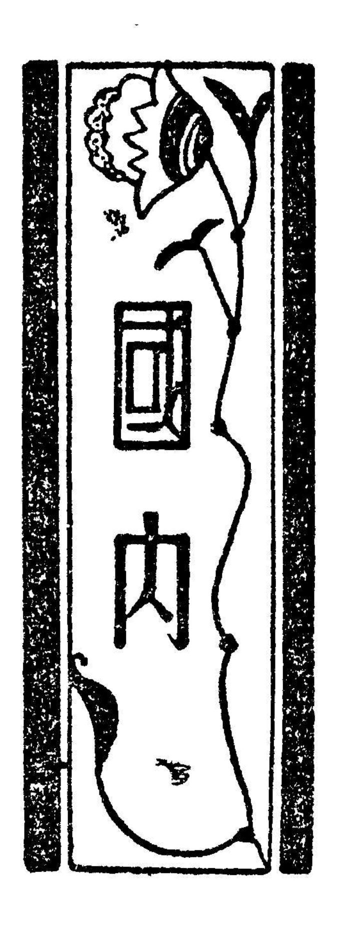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起至二十六年十一月二日止

南北戰局，本週均有急遽變化，幸我軍奮勇抵抗，已漸呈好轉之勢。上海方面，自大場不守，廟行閘北眞如陣地亦相繼放棄，退守第二道防線；由滬西沿蘇州河南岸佈防，直至南翔，折而北向，經廣福施相公廟以至瀏河，陣地早經嚴密佈置，敵雖連日偷渡，終未得逞，似漸可望入於膠着狀態。平漢津浦兩路，殊爲沉寂。由正太線犯晉之敵，竟衝入娘子關而達陽泉以西，一時形勢甚爲危急；經調生力軍截堵，加以敵孤軍深入，進展漸感困難。晉北正面，我始終堅守忻口鎭，敵未能越雷池一步，同時我遊擊隊在其後路日見活躍，予以莫大威脅。

國外方面，在比京遠東會議開幕之前夕，義國突宣布即將簽字加入德日防共協定，而法義惡感日深，駐巴黎義大使亦於十月杪奉召回國，國際兩大陣線對立，益露骨矣。本月一日艾登在下院演說，聲明美國遠東政策，爲與美密切合作，共維九國公約並保障中國領土完整，殊堪重視。



滬戰又入膠着狀態

自大場失守，閘北退出，敵方氣焰萬丈，松井竟宣稱將於十日內解決滬局，然事實上我第二防線已見穩固，統帥亦一再嚴令，務必死守；敵雖屢圖在蘇州河突破一點，終未得逞。近日來我防務日見穩固，可望漸入於膠着狀態矣。

閘北江灣退出經過

總司令部二十七日發表我軍自閘北江灣退守新陣線之原因與經過如次：十月初時，我軍在上海與揚子江間區域之位置，於地圖上觀之，形似兩垂直線，而以一平形線聯貫之；其中第一區爲一垂直線，聯接長江於嘉定南翔附近之蘊藻浜，第二區則爲一平行線，沿蘊藻浜之南岸直至與江灣之第三區銜接爲止，由此又形成另一垂直線之形勢，以閘北爲其終點。敵軍在一三兩區屢次失敗，於本月初旬始克偷渡蘊藻浜，突入第二區內，發生激烈血戰；僅在劉行與大場一帶，敵已傷亡達二萬之衆，我軍亦有壯烈之犧牲。迨至本星期初敵軍向大場推進，而截斷南翔大場公路，當時我最高軍事當局即已決令部隊由第三撤退，因敵軍之行動有封鎖大場與公共租界間之出路而包圍江灣與閘北我軍之危險。我軍遂於二十五日晚下令反攻，在此掩護下，我突出部隊安然後撤，而無絲毫損失，我軍現時之新佈置，形成由揚子江至蘇州河一直線，江灣與閘北突出部隊之後撤，已使我軍防線大爲縮短，並遠離黃浦江敵艦砲位射程之外。外國軍事觀察家與新聞記者，已迭此提出我軍何不及

早採取此種軍略上行動之疑問，但我全國均決心使侵略者於侵入我上海每寸土地時必須付以巨大之代價，故延未實行；目前我軍之退守新陣線，並不能視作放棄上海，蓋蘇州河南岸全部區域，包括南市在內，以及浦東，均由我軍固守。士兵深明此次退守新陣地之意義，故士氣仍極旺盛也。又據南京二十七日路透電：此間中國軍事當局，對於上海陣線之發展，並不驚駭，並切言華軍之退守太倉南翔陣線，乃早在意料中之事。華軍力能支維兩月餘始退，實出國民意料之外；而足為之驚異者，新陣線在前線大軍後撤之前，已有軍軍隊防守，故無為日軍突破之虞。再新防線之後，尚有鞏固之防綫多道，日軍如續向西進或南進，華軍將步步予以至堅決之抵禦云。

閘北浩劫　空前大火

敵軍於進佔閘北後，進行所謂威力搜索，遍地放火，由北站起，直至曹家渡以西，一片火焰，高入雲際，而市民之未及逃出遭其屠殺者，尤不可勝計，茲將大公報所載當日情形，節錄如下：

我們英勇的將士，在滬與暴敵苦撐了兩個半月，因為大場一點被敵突破閘北顯然陷於三面被包圍的狀態中，若不及時撤退，勢必中敵奸計。

我們有計劃地撤退，早在前天夜間實行了，敵人昨天整整搜索了一天，晨五時許，就派出大批飛機，約達四五十架之多，在滬西梵王渡，大西路，中山路，虹橋路一帶盤旋偵炸，並用機槍不斷掃射。一直到午後五時半光景，才紛紛飛去。

敵機在滬西轟炸時，除在租界區域內炸傷居民百餘人外，最慘的是白利南路上的中新紗廠，雖在砲火中渡過了兩月多，勞資雙方仍努力維持着工作，想不到我軍撤出整個閘北的時候，還遭受了敵機這樣慘酷的轟炸。

因為敵機的整日威脅，救護人員不便工作，所以中新職工死傷的確數，到晚間還沒有人知道。據逃出的工友說，至少有一百多人。

記者昨晚七時前往調查時，有許多女工還逗留在梵王渡鐵柵門附近的馬路上，向探捕們訴苦：「先生們，做做好事吧！讓我們幾個人過去。我們的爺爺因為年老沒有逃過來，一天沒有吃，晚上還沒有地方住，我們接他過來好不好？」

「那有什麼辦法，這里過了六點鐘，誰也過不去，就是讓你們過去，也過不來了。」幾個華捕很同情沒有辦法地回答。幾位女工們雖然絕望了，仍彳亍不肯走開。

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救火車與救護車也馳去了好幾輛，但是停留了好久，眼看着瀰天的大火延燒，而沒有辦法去撲滅；分明有好多工人在中新紗廠裏呻吟，也不能越鐵柵而去營救，到底還是空車開回了！

無量數的旅客們，多在旅行社買好了車票，有的來趕六時整的京滬車，有的想搭七時半的滬杭車，都在這裏（梵王渡）折回了。

虹口，楊樹浦，閘北，江灣……淪為戰區以後，有錢的人家可以逃到租界，或者散住各地，惟有許多貧苦市民，逃既無錢，租界居亦不易，於是迫不得已，只有暫住在靠近租界的滬西近郊。

不料，我們軍隊撤退第二道防線後，敵機竟施瘋狂的炸炸，尤是是瞥見了平民草棚，好像這羣野獸的眼中釘，轟轟還覺得不夠，竟用機槍低飛掃射，迫得成千累萬的貧民，扶老攜幼地逃向租界。

在敵機凌空肆虐的時候，租界方面還可以冒險地自由來去，據說逃入租界的有五千多人。等至敵機散去，鐘敲六時的時候，租界各處鐵欄封鎖了，迫得約莫一萬五千多難民走頭無路，只有蹲在地上等天亮。飢寒交加，敵機來襲，機槍如雨點般的掃射下來，誰也無法避免！

敵人轟炸難民還不夠，凡在蘇州河北岸的民房，都成了敵人洩憤的對像，在所謂「威力搜索」的情勢下，我們商民不知幾千萬間的房屋，都被敵人縱火焚燒了！

記者於昨午後五時許在新垃圾橋前北望時，敵人引起的火焰高數丈，整個北區都在紅光的圍繞中。在烟霧瀰漫中，仍不斷有機槍與手榴彈的射擊聲。據說，我們的掩護退却的部隊，仍有數百人堅守蘇州河北岸的幾個據點內，敵人雖用火力威逼，但是我們的英勇將士，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會屈服的；並且在敵人冷不防的時候還殲滅了好多個。昨晚聽說他們只請求軍部補充他們一週食糧，一切不必顧慮了。這樣的壯烈精神，將予敵人以巨創！

沿蘇州河西行，在烏鎮路橋的北面，福源福康錢莊聯合倉庫，江蘇銀行第一倉庫，交通銀行倉庫幾所大房的後邊，都在少數在來梭巡的敵兵監視下，起着無邊無綠的大火！

在新閘路橋的南岸，記者正在視察時，忽然蘇州河里飄來了一隻難民船，滿滿地載了約莫有二十多個人，由一個一道士」裝的男子與幾個帶輕傷的婦人駛動着。

「喂！你們從那裏來？」記者驚駭地問。

「先生，救救我們呀！我們房子燒光了！」一位老年婦人大聲着哀呼，沒有顧得切實回答我。

「你們到那里去？」一位同行友人又問。

「到那邊去」，這句剛剛答出，船就匆匆開去了。記者又繼續前往麥根路，蘇州河北岸的「同德洋棧」的房子，正像一座整齊地的火山在爆發着，三五個敵兵很得意地看這蔚藍天色陪襯的金黃色火花，不知愉快到何等地步！

宜昌路橋北的中央造幣廠建築，敵機敵隊均未毀滅，可是近旁的「大隆鐵敵」，早經炸毀了！附近的平房，也於昨晨十時燒完了。

記者驅車歸來時，半個大上海還在敵火包圍延燒中。

謝團孤軍　四日堅守

閘北我軍撤退後，八十八師謝團約八百人仍堅守四行及大陸倉庫，與敵血戰四日，至三十日始奉蔣委員長命令，安全撤退。四日中堅苦奮鬥，中外人士莫不震驚感奮，其苦守情形，可歌可泣。大公報記者曾於事後訪問帶傷之楊瑞符營長，茲錄其談話如下：『十月二十六日晚十一時，我奉了留守閘北的命令，即率部向四行倉庫中，當時砲火猛烈，軍隊分散各處，不易很迅速的集中起來。我命傳令兵分途出去，先由北站防地集合了一連，開到四行倉庫；我帶第二連續去，三連與機關槍連隨後也到。因爲事前毫無準備，所以一直到午夜二時許才完全到達目的地。第一步先收拾炊具，找尋些必需的柴木，然後偵察地形，佈置陣地，開始構築工事；並破壞了全部電燈，以便軍隊隱蔽，並免敵人利用電線放火。到一切部署差不多時，天快亮了。晨六時，在蒙古路附近旱橋警戒的一排兵前來報告說：「敵人前進了！」接着警戒兵一面迎頭痛擊敵人，一面逐步後退，退到本陣地時，已七時半了。那時北站大樓上，已插上太陽旗了，但是敵兵還未敢輕進，先用砲亂轟了一陣，才到處放火，實行所謂「威力搜索」。到下午二時許，敵人進到蘇州河邊，開始向我們進攻；警戒部隊立即應戰，庫內部隊仍趕做工事，敵來勢很兇，一面猛襲，一面放火，與我軍激戰二小時，敵傷亡達四五十名，待我警戒部隊退到四行倉庫，敵又跟進，堵住倉庫門來襲。那時我們的工事還未作好，所以我一面派兵堵門迎擊，一面派兵到屋頂去投彈；投了二個迫擊砲彈；幾個手溜彈，倉庫西南牆下，就擊斃敵兵七八名，傷二三十名，其餘都跑走。遺棄槍枝四五支，直到我們撤退時，還在那里放着，因爲我們派兵監視，敵始終未敢拿去，遺屍都是由警犬拖回的。二十七日與敵激戰前後三小時後，敵人已知我軍不可輕犯，靜寂了兩天，少數敵雖屢圖偷襲，均經我軍擊退。我們大部隊專門拼命做工事。這所倉庫，眞是一個「天然堡壘」，儲存了幾千萬包糧食，第一二三層樓都是小麥雜糧之類，四層與五層，是牛皮與絲繭，都是很有用處。一層至三層，我們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將每個窗戶門口均封閉了，南牆邊的麻包，堆積了五公尺厚，北邊各門口，築有十公尺厚，都是從地板到屋頂。第四層因爲材料不夠，並爲引誘敵人多多消耗彈藥，實際我們無人住在

四層樓，第五層工事昨天已完成，這層工事非常好，比敵人侵佔的交通銀行倉庫高得多，我們完全可以控制敵人，敵人對我們沒辦法。昨天我們只顧在五層樓做工事，只派少數兵應付敵人，敵雖來不斷攻，我們在裏邊根本聽不大清楚，讓他去瞎攻，消耗子彈，我們子彈寶貴得很，沒有優良目標，決不放一槍。到昨晚（卽前晚）十一時，我們作好了第五層工事，還剩了許多麻袋，正打算放在屋頂，防敵空襲，忽然奉到撤退命令；同時敵人攻得漸漸緊了！所以我們預定五日完成的工事再未進行，否則屋頂與第四層工事今天均可作成了。我們除忙着做工事外，還注意到防火，照明，衛生等設備。其次，簡直沒有水喝，倉庫里的水管都沒有水。後來在蘇州河邊一所破房子中才弄了自來水，但是恐怕敵人破壞了，所以在每層樓放一個水桶。把大家的小便都藏起來，以備防火之需。我們用棉花打成捻子，濺些煤油點起來，作照明用，凌空擲下，同時還用一個棍子，綁上繩子，繫上民衆給我們贈送的大號手電筒，一人持着，將身子隱在一邊，一人向下投彈。另外還可以打信號槍。我們在北站與敵人戰了兩月多，敵人的一切，我們都曉得了；他們有的就是大砲飛機與戰車，可是我們已經有了對付的經驗，老兵一點不害怕，就是補充的新兵有時吃虧，他們的步兵太胆小了。在這里，工事這樣堅固，戰車原本衝不進來，重砲用不着，飛機因爲這個倉庫到底目標很小，不易投中，稍稍不準，就要拋到他們自己陣地。最怕的，是敵人在倉庫附近隱蔽地方，挖掘地洞，用炸藥炸壞了牆，同時用戰車來衝洞口，那就不好應付；所以我們在晚間不斷用電筒向外來照射，如發現有敵人活動，馬上就投彈。至於敵人用平射砲亂轟，實際毫無效果，這倉庫比北站大樓堅固得多，全是紅磚紅士敏土建成的，我們打一個槍眼，也得費五個鐘頭。加上我們的四晝夜的工事，外方打步槍裏邊有些地方聽不見，眞可說「有恃無恐」。我認爲長期抗守很有把握，毫無問題。民衆在外邊爲我們着急，我們在裏邊倒「視若平常」，因爲一方面我們都有犧牲決心，一方面成功頗有希望，成仁符合我意。我們沒有不達觀的地方。大家關心的只是我們的工事沒有完全作好，有這樣多的麻袋供我們使用有這樣多的糧食，作我們軍食，有這麼多英勇的兄弟……實在捨不得。我同謝團附離開這陣地時，忍不住都落淚了！」

敵軍偷渡被我擊退

敵軍於二十九日起向蘇州河猛攻，三十日曾在周家橋，陳家渡等處渡河來犯，經我軍殲滅後。三十一日午前十一日，又在陳家渡，陸家埭兩處偷渡，激戰終日，我軍加以包圍解決。三十一日清晨起，敵軍以重砲向我南岸陣地猛擊，敵機亦活動異常。陳家渡方面，敵建有帆布橋一座，我軍即設法破壞，敵軍於上午十一時又施放煙幕，由橋渡來，但數僅百餘，我軍當由劉家宅出擊，斃敵甚多，入晚後尚有少數殘部，退至沿岸之處掙扎。同時在北新涇西北約二公里之侯家埭一帶，敵亦在烟幕下偷渡，且進行建橋，其法甚簡，以帆布一端紮於北岸，而用汽艇拖至對岸紮住，卽告完成，該處被敵渡過約三百餘，分向我屈家橋姚家宅全線進犯，經我奮擊將敵壓迫西退。敵集中兵力猛犯，吳家庫，龐頭二據點致爲其佔據，旋我軍反攻，於晚六時許已將龐頭方面敵軍逐去，而將吳家庫之敵包圍剿擊。至二日清晨，將其全部肅清，下午敵又分三處渡河，均被我包圍，分別殲滅。

蔣委長談抗戰決心

巴黎三十日哈瓦斯電：中國行政院長蔣介石將軍，曾向此間「日報」駐華特派員赫爾塞發表談話，頃由該報予以披露，並附以蔣氏事略與近影一幀。赫爾塞首述最近數年經過事實暨蔣氏所担負之重大任務，並引倫敦星期泰晤士報之語，以爲中國前途，當以民族主義與民治制度爲基礎。至蔣氏之談話有云：「吾人抵抗日本侵略，形勢如何，在所不問，但統一局面必因而益見強固。日本以不正當之理由，對我作

戰，適足以加緊完成吾民族之復興與統一。中國自行決定之建國方案，仍當積極進行，無物可以阻撓之。中國人民愛國情緒熱烈如此，民氣之旺盛又如彼，吾人可由之而克服一切困難。我國此次抗戰，匪僅爲一己利害而戰，抑且爲全世界正義而戰；華府九國公約，巴黎非戰公約若果聽任日本予以撕毀，則世界和平基礎定必發生動搖，吾人務當賡續奮鬥，非至公理完全勝利不止」，此外，中國政府其他要人亦謂，現行局勢雖屬嚴重，但中國必能獲得最後勝利云。

北方各線戰況劇烈

北方各線近日戰況如下：（一）晉北方面，二十九日敵增加新銳第十一師團七十一聯隊，向我左翼盟勝村猛撲，經我奮勇肉搏，戰至下午四時許，將敵二千人完全殲滅，我某師連日犧牲。全師亦不足一團。三十一日敵在南懷化下王莊增重砲二十餘門，向我猛攻，激戰終日，迄晚七時，我南郭下南方高地被敵突破二三里寬，其最高山頭仍在我手，我正左右夾擊中。（二）晉東方面，自二十九日晚起，敵向全全線總攻，夜以繼日，我某師傷亡太大，三十日午在平定西方高地據守，平定城混戰中。迄晚六時，各部隊右翼自下莊，又劉家莊，冶西村，葦池賽魔干敵坪，左翼迄三都之線佔陣地，全線成中央凹入形勢，敵人跟進，刻仍激戰中。又念九日我新舊關激戰之某師。三十日其主力已轉進至上下陰營。（三）晉北敵軍除第二第三第五師團等步隊新發現第十三第十九兩師團第七三聯隊，及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各守備隊，三十一日敵在弓家莊永興村等處施放烟幕，其後方有汽車，約三百輛，蔭蔽前進，顯係增兵進攻。（四）由原平逃回難民報稱，大白水之役，敵軍連日遭我夜襲，損失甚大，乃對陷入敵區人民殘殺洩憤，又崞縣現有敵傷兵五六千人，每日北運在七八百名以上云。又據太原電告，（一）敵軍自作戰以來，傷亡綦重，各部均數度改編。（二）敵第五師團第二聯隊之第五中隊內，召集兵竟佔全數二分之一。（三）參加晉北作戰之坂垣師團，原屬第二師團，係於八月由哈爾濱入熱河轉察到晉，計轄諸鹿貪及坂垣等部隊。常以小部隊位於一線，餘均爲預備隊。（五）敵因戰費浩大，乃於國內增加國防稅，其出戰軍人雖經其國內團體鼓勵慰勉，然彼輩對家庭均眷念甚殷。（六）敵之識別旗，分內外兩層，裏層爲上白中紅下白，外層爲草綠色，使用時裏層向己方，不斷上下左右開合，連絡通訊，指導敵砲及機槍射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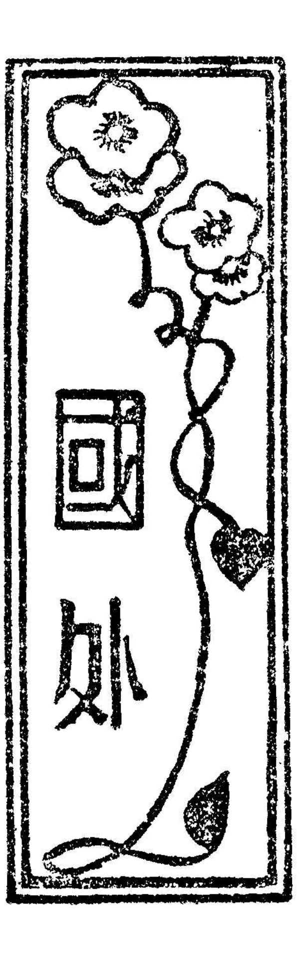
津浦線方面，正面之敵，正築工事，我警戒部隊已展至徒駭河北二十餘里，不時與敵小部隊衝突，均被我擊退，鳳凰店敵已被我殲滅半數，規仍在對戰中。平原西南二十餘里周家寨張官店一帶，有敵步兵二三百，被我猛攻，斃敵甚多，該敵已退入平原城內，現該兩村已無敵蹤。陵縣爲敵主力，共二千餘人，擾亂魯北。

平漢線則我已將漳河南之敵肅清，現正準備向順德一帶反攻，先頭游擊隊已向高邑縣一帶活動。

民族革命同盟解散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係李濟深，陳銘樞，蔡廷楷，蔣光鼐，陳友仁，徐謙等倡導組織，以抗日救國爲號召。自盧溝橋及上海事變發生後，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中央政府以發動偉大之全面抗戰，該同盟認爲當前全國民衆，均應各盡其力擁護政府，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抗戰，方能達到最後勝利，故於十月三十日發表宣言正式解散該同盟之組織。茲錄其宣言如次：我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成立，其目的端在促進全民族力量之集中對日抗戰，以達到中國之獨立自由平等。自盧溝橋及上海事變發生後，全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毅然作神聖之自衛戰爭，我民族已呈現空前未有之統一，在此偉大民族戰爭逐步展開之時，吾人應本公誠之態度，共求民族統一之鞏固，促進全民抗戰之功成，故於八月發表發言，號召國內外盟員及全國同胞，全體動員，各盡其力，擁護政府，抗戰到底；復於十月二十五日經最高會議議決，正式解散中華

民族革命同盟之組織。吾人深信此種光明表示，足以增強全民族團結之信念。我海內外盟組織一律結束後，所有力量自當貢獻政府，効力抗戰，以貫澈吾人之素志。所望全體盟員，此後各自淬厲，本歷年抗戰之決心，作民族忠貞之戰士；并望我政府在此存亡一髮之秋，積極動員全國民衆，共赴此神聖之民族戰爭，以爭取最後勝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謹此宣言。



義將加入防共協定

國際間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兩大陣線的對立，近因遠東戰事爆發，益趨尖銳。邇來外國電訊，紛傳義大利即將加入德日防共協定，殊堪重視。據東京三十一日路透電稱：「朝日新聞探悉，義國將參加日德防共協定，日德義三國間現已成立完全妥協，義國已放棄另立雙方協定之主張。下屆樞密院開會時，將討論三國防共協定草案，十一月初此項三國協定可正式宣布，屆時此約將在羅馬由義外相齊亞諾，德國駐英大使里賓特羅甫與日本駐瑞士公使堀田正昭簽定之。」又同日羅馬哈瓦斯電稱：「關於義大利加入德日兩國防共協定一層，一般觀察者以爲截至目前爲止，官方並無可種表示足以令人相信有立即成爲事實之可能。至於日本與義大利兩國負責人士，則始終拒絕發表任何消息。又日本前駐義國大使杉村陽太郎調任駐法大使之前，曾與義國政府談判訂結義日兩國商約，惟此項商約，迄今並未簽字，因此若干人士以爲商約簽字延遲之原因，或當由于羅馬與東京間現正談判訂結政治條約，故俟政治條約成立之際，方乃同時成立商約云。惟義國將僅參加德日兩國防共協定，或另與日本單獨訂立協定，此在政界人士，尚無所聞。按去年德日防共協定成立之際，義國不願加入該協定，其後義國改變態度，而于本年初頭表示願意參加該協定，然日本忽又表示不願，然至最近，遠東事變演進，日義兩國關係已日見密切，故即令兩國間成立政治協定，對于兩國事實上之關係亦無所增益也。」

法義兩國惡感日深

隨着國際兩大陣線對立之尖銳化，法義惡感日深，最近義國突有召回駐法大使之舉，益增歐洲不安。據倫敦三十一日路透電稱：「茲因駐法義大使賽呂蒂急劇被召回國，歐洲各國，爲以揣測紛然，巴黎方面尤爲驚異不置。據巴黎官方之解釋，義國此舉，實因羅馬缺少法大使之故，蓋駐義法大使尙伯蘭自在去年退休後，尙未有繼任者，而法國苟須派遣大使赴義，勢須同時承認義王爲阿比西尼亞皇帝是也。復有一說，稱上星期五日法國急進社會黨在列黎召集大會時，所發表之演說，已使墨索里尼大爲憤激，但此說現已不能成立，蓋義大使被召回國之時，列黎之演說詞、尙未能傳達至羅馬也。查急進社會黨大會席間，前總理赫里歐曾暗示非洲方面不祥之進展，並問「巴爾瑪地方所懸之旗，吾人安知眞爲西班牙旗」，而外長台爾博斯同時復將滿洲及阿比西尼亞二事相提並論，謂條約之破壞，已使帝國主義膽爲之益壯，而受威脅之國家，益爲之不安云。在羅馬非正式方面，則認大使之召回與兩國間去年一年方中友誼日漸毀壞之所致，並覺今日法義間感情之惡劣，實臻一九三五年法外長賴伐爾訪義後之極點。但在官場方面，則僅稱賽呂蒂之回國，係因賽欲在羅馬度其耶誕假日云。再則外傳義方外交人員將有大批更動，而賽呂蒂擬與以其他任用，而駐法大使舘則由代辦主持云」。按賽呂蒂已於十月三十一日離巴黎返義。

西政府遷巴薩羅納

西班牙政府軍近來作戰屢敗，因於十月二十九日決定將首都再由瓦倫西亞遷至巴薩羅納。國民軍方面，近正大舉擴充海軍，準備進攻東海岸，據巴黎十月二十九日路透電稱：「法國半官消息，西班牙國民軍費爾南台海軍中將已正式將巴里利克羣島中最大之瑪卓爾加島改爲國民軍海軍根據地，費爾南台擬對於政府所屬之西班牙地方，實行封鎖，其封鎖線起於法國邊界，而至阿爾米利亞港，該港在馬拉加東一百零四哩。費爾南台爲實施封鎖起見，現調有軍艦三十五艘，其中有巡艦四艘及飛機頗多，並在瑪卓爾加島屯駐大軍，力能抵禦政府軍之登陸，並担任其他工作」云。

撤退志願兵新計劃

倫敦十月二十六日哈瓦斯電稱：西班牙國內亂不干涉辦法調整委員會所屬小組委員會本日午後賡續開會，仍由英國外相艾登担任主席，當經擬就決議草案，即當分送各關係國政府審閱，俾在本月二十九日小組委員會開會之前提出復文，草案內容分爲四點：（一）放棄外國志願兵「象徵的撤退」一項辦法。（二）由八國代表組織國際調查團，前往西國，調查外國志願兵數額，并研究全部撤退辦法。（三）一俟外國志願兵開始撤退之時，即將西國海陸邊境監察辦法同時予以恢復。（四）一俟外國志願兵大批撤退之時，即承認西國內戰當事雙方爲交戰團體。關于此項草案，各國代表，除蘇聯代表邁斯基一人而外，均謂各該國政府大約可以接受，其中義德兩國代表，並表示關于未來國際調查團所決定之辦法，各該國或可予以接受，但以調查團之職權先行明白規定爲條件。至蘇聯代表邁斯基，則仍猛烈抨擊義國，謂數日前復有義國軍隊三團，在西南部加第斯港登陸。關于承認交戰團體問題，蘇聯政府認爲撤退志願兵問題毫無關連，一俟外國生力軍中止接濟西國國民軍之後，蘇聯政府「或可」考慮及之。關於西國內戰當事雙方所屬外國志願兵全部撤退問題，蘇聯對於國際調查團他日所可決定之數額，準備加以接受。至義國政府最近宣佈該國志願兵在西國國民軍方面作戰者總數共達四萬名一層，此乃強令小組委員會接受此項數字之一種策略云云。一般人以爲蘇聯態度，現雖強硬，但最後或當接受決議草案，藉免陷於孤立。此外，法國代表考賓則宣稱，法國政府認爲恢復監察辦法一事，實與其他各項問題相關連，西班牙境內外國志願兵倘在一定期限之內不能開始撤退，則任何監察辦法均當予以中止。

不干涉會發表公報

倫敦十月三十日哈瓦斯電稱：西班牙內亂不干涉辦法調整委員會所屬小組委員會，昨日賡續討論決議草案之後，當即發表公報稱，關於外國志願兵之撤退，交戰團體之承認，與監察辦法之恢復各項問題，英國折衷方案所載各項辦法中，已有若干項爲各國代表所接受，各國代表並商定授權主席與西國內戰當事雙方進行接洽，俾就下開各項問題取獲當事雙方之協助：（一）一俟國際調查團前往該國調查外國志願兵數額，會同該國當局研究撤退方法，並確定雙方撤退數額比例時，內戰當事雙方務當與之合作。（二）通知內戰當事雙方云，關係各國當在英國折衷方案所定範圍與條件之下，以某種交戰團體權利畀予內戰當事雙方。（按英國折衷方案所擬之範圍有三：（甲）當事雙方所擬禁運品清單，應與調整委員會所擬定者完全相同，（乙）當事雙方對於載有國際視察員並懸掛調停委員會旗幟之船舶，應任其自由航行，不得加以妨碍，（丙）他國船

舶不駛往方不得加西國，但在若干區域駛近西國海岸者，內戰當事雙調整委員以干涉。至英國折衷方案所擬定之條件，則為一俟切實進展會確認外國志願兵撤退辦法業已圓滿進行，且獲有之時，即當以交戰團權利畀予內戰當事雙方。）

（三）在外國志願兵開始撤退之前數日，調整委員會決定一日期，以便恢復葡西　兩國與法西兩國陸地　邊境監察辦法，並加強監察各國船舶辦法。關係各國並當重行申明不准各國志願兵與軍火過境前往西班牙。英•法•比•瑞典•捷克五國代表對於上述各項辦法，均無條件予以各項接受，義德蘇三代表，則分別發表演說，有所說明。各國代表旋即決定以上各項決議草案，再度送達本國政府核閱，俾得于下月二日成立妥協，而於二日召集調整委員會全體會議加以決定。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六年十月廿七日起
至廿六年十一月二日止

十月廿七日　星期三

△敵軍侵佔眞如
△蔚縣收復
△敵軍在金門島登陸
△日本拒絕參加遠東會議
△英閣討論中日問題

二十八日　星期四

△娘子關失陷
△漳河南敵肅清
△比邀德蘇參加遠東會議
△日外務省發表宣言

二十九日　星期五

△敵圖衝入蘇州河被阻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宣告解散
△遠東會議邀請德加拒絕，蘇則接受

三十日　星期六

△閘北孤軍撤退
△晉東敵攻入陽泉
△日本政商領袖發動對英絕交

三十一日　星期日

△敵偷渡蘇州河被擊退
△外部否認敵提六項條件
△蘇聯抗議日僞軍侵入邊境
△義召回駐法大使

十一月一日　星期一

△外交部發表聲明駁斥日外務對遠東會議之宣言
△敵大舉渡蘇州河
△敵機襲廣九路
△英下院辯論外交

二日　星期二

△晉東戰事順利
△平漢線開始反攻
△各國代表紛抵比京



平津魔影

胡釋君

(一)籠城消息

這是寄食北平的朋友，最近從敵人鐵蹄下溜出來向筆者口述的約略情形。他本來身體不好（其實，要是體格壯健，也逃不出有名的「鬼門關」。）經過虎口餘生的大難，到滬必需好好地透口氣，從事將息一下；所以，把這些片斷的消息介紹給讀者的責任，便落到筆者身上，不過，將因此不能把他口述時的緊張情態，畢其萬一。

一　兩般緊張的滋味

豐台克復的消息，曾使北平沉悶了三數年的空氣，破例地活躍起來。鞭炮聲和民衆看到二十九軍傷兵列車的鼓掌聲，口號聲，瘋狂了整個下午，這些從前線盡過責任負傷歸來的壯士，雖然創口的鮮血，汩汩地淌着，見到民衆爲他們的光榮而鼓舞，更看看自己身上帶來敵人那面濺過來的血跡，也忘記呻吟，而以安慰的微笑，報答民衆的注視，直向他們的目的地駛去；好像表示他們能够很快就離開寧靜的醫院，趕向熱烈的前線。——「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這歌聲到處點綴着緊張的空氣，直至漫漫的夜幕扯開。

這不平凡的緊張狀態，因爲當地最高領袖，在最後關頭，還徘徊在和戰的歧途，猶豫不決；終於，坐了幾年的寶室，隨南苑的被炸，接受部下「二進宮」式的勸告，于黑夜離開這古老的文化城而「禪讓」了！于是，緊張的空氣，又彌漫全城。但是，我們壯士的微笑，民衆的歡呼都看不見了；所有的，祇是敵人的裝甲車，坦克車，和野蠻的面目底獰視。數十萬生靈的亡國滋味，就這樣開始領略着。

二　牛鬼蛇神

使當局和戰不决的主力是張自忠，當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進宮」以後，委員長的癮，却拘束地僅僅度得八天，就被敵人一脚踢開了。接着，齊燮元，冷家驥，陳中孚，江朝宗，潘毓桂，張璧等輩，還想以不封自封的常委名義，維持政委會的殘骸，用意在利用此會總算曾經承過中央的意旨，統算起來也許容易發生效力。其實，江朝宗有維持會，潘毓桂有警察局，他倆對此既不上勁，敵人也認爲不够「明朗」，勉强支持了十餘日，終于壽終正寢了。至于江朝宗這行將就木的老骨頭，平日在北平確曾有一些潛勢力，當這兵荒馬亂的當兒，幹下認賊作父的勾當，却被一般人唾棄了！整個的北平，政委會是死了，維持會的主持者雖「老而不死」，想發號施令，却是半死的狀態；一切權力，便操縱在繳了械，而由做漢奸起家的潘毓桂所主持的警察局。

原來警察還不至于繳械，不料富敵人驅策他們去鎭壓游擊隊的時候，他們竟全部依附過去；這批人自找出路，便苦了留着的弄得手無寸鐵，一籌莫展。

然而，潘大局長自有其大來歷，部下雖則手無寸鐵，他所把持的機關，却仍舊隻手攬乾坤，無視半死的維持會，包辦了一切倒行逆施的權力。潘大局長曾任政委會政務處長，這來歷可够不

上稱「大」；原來此人未曾出世，曾轟轟烈烈地領導叛徒出沒於天津海光寺，祗因這種鬼混，煩惱了當日的宋委員長，他的大名傳到宋府，驚動了老太太，說他底媽，會乳過她，潘大局長也曾在她家來往過。這一來，潘大局長便在外有憑藉，內得粵援的局面裏，平地一聲雷，成爲冠蓋儼然的冀察要人了。當日的安排，原求息事寧人，表示有飯大家吃的態度，如今却落得引狼入室，造成作惡多端的虎倀！古城的淪陷，和潘大局長的時來運來，是具有必然的因果，初非偶然倖致的。

最近，敵人又組織了一個「宣撫處」，已先在城外進行登記戶口，搜查居民，這是顯示敵人控制此城的深進一步，同時，恐怕維持會，警察局的壽命，將因此不能穩如泰山，長此橫行下去了。

三 一種醜劇

八大胡同，曾爲北平的繁榮，盡了艱苦撑持的責任。現在，他們認爲已不是盡責的時候，這般被人賤視的人間可憐蟲，也知道自己的皮肉，不應出賣給出賣靈魂的漢奸，大中華民族的身體，不能任野獸般的倭寇蹂躪。所以，不論小班，茶室，下處，家家戶戶的門口，都貼上「內無姑娘千乞原諒」的簽條，燈紅酒綠，燕瘦環肥的場合，今日是「鳳去樓空」，讓黑暗，寂寥憑弔這死城死街。

她們的搾氣，苦了一般良家婦女。每當夕陽西下，暮色蒼茫的時候，大街小巷，常可發見一種醜劇：像春天的雄狗跟隨對象一樣，所謂「皇軍」在拚命地追逐着我們失却保障的女性，在潘大局長統治下的徒手警察，目覩這種可耻可恨的情形，雖然義憤塡膺，是敢怒而不敢言，一般平民，也祗有側目而過，愛莫能助了。

在白天，要是有服裝入時的女子在街上走，也有被追逐的危險；黑夜，隣近「皇軍」兵營的住戶，常被破門直入，口口聲聲要大姑娘。——這是「皇軍」威風的施展，和太和民族文明的表現！

四 一錢銅幣

倭寇上交易場所，東西總是選頂上的，價錢是給大無倫比的「一錢」（即一分）。譬如南方報上見遠的：亭得利鐘表店被他們取去價値數百元的手表，說是一文不名，其實，這新聞是過甚其詞，侮蔑「皇軍」的遵嚴了。因爲他們身邊儘有着一錢的銅幣，不問東西多少，價値高低，照例望櫃上一扔，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拿走了；東安市場，西單牌樓，王府井大街，前門外大柵欄：：任何地方的交易，都會拿出大無倫比的一錢來付貨價，亨得利的交易，當然不會例外，幾曾有一文不名的事實，形同搶劫的强盜呢？

市上橫行着這些顧客，商家原可關門大吉的。哼！要這樣幹，問題可大了！——搗亂市面，反日份子，共產黨，××社，罪名一大串，隨意就加到頭上，叫你關門不吉，弄得家破人亡。可憐我們的商人，進退失據，將不勝大無論比的一錢的重壓，終至油盡燈艸乾，走上「大吉」的絕路，無法抬頭伸腰了！

五 鬼祟的行徑

上面會提到「警察局權高一切」的話，這是對過去的政委會，僞死的維持會，和無辜同胞的出生入死，都憑潘大局長的一句話的權威而說的。至于正常的警權，如指揮交通，敵人公私車輛的橫行，打着警是的急救車，也得遠遠讓避；酗醉行凶的「皇軍」，再窮兇極惡，醜態百出，也莫奈之何！甚至小偷，剪綹者流，偶盡帶局，祗要身邊取出什麼「提携會」，「親善會」，「黎明社」等日文會証，座上的官長，立刻就會降階優禮歡接，道歉不悍地恭送到署所的大門，經辦此類案件的員警，因而受到嚴厲的懲處，也是家常便飯。

這裏便有一椿警權，是「皇軍」稱節屈尊代幹了的，那便是任何人都容易遇到的搜查行人。因爲他們搜查的目的，簡單的在皮夾裏的錢鈔，身上的錶，手上的戒指，這些都是加以沒收的違警品！被搜查的人應該很迅速地拿過去，要是沒有這些，須及早做手勢表示出來，好等他們文明人賞下一掌一腿的洗禮，早早放行；否則，要是私自隱藏，或略一遲延被搜查出來，那才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輕則違抗「皇軍」，送交警局或「皇軍」憲兵懲辦，重則指明犯嫌拒捕，當場格殺。這情形，原先限於黑夜，現已包括白晝；本來祗在北平城內，現已沿用到平津路線的中途。

× × × ×

目下平津一帶民衆，橫遭敵人的蹂躪，度着

淒風苦雨的亡國生活，尤就我朋友所說的也書不勝書。譬如鬼門關樣的天津車站出口，由站上押入憲兵司令部的黑牢，被非刑，遭殺戮等等，這裏都不及一一交代了。祇是，那一帶民衆在熱烈企望着見青天白日的國徽，聽見我空軍的翱翔，大家相約待機蠢起的情緒，和由北平到塘沽沿交通路線堆積如山的軍用品，正是我們空軍轟炸的目標的報道，是值得向讀者特別提出的。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我們相信，這歌聲不久便會響澈雲霄地傳遍這古老的，幾經滄桑的文化城，使整個中華民族，永遠脫離殘酷的野蠻的敵人所設下的樊籠。

一六，一〇，一三，上海砲火聲中。

(二)津鬼現形記

成章

津市不幸淪為敵人後方者已近三月，實則塘沽協定以來，平津殆早成日人囊中物，日軍在津塘豐台各地之經營，初不待盧案發作始露危機也。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九軍撤出津市後，繼以日機之肆意轟炸，致繁華都市頓呈死象。三月以來，雖不乏漢奸在暴敵授意下，粉飾點綴，但繁榮中心，顯已衰落，而百業蕭條，尤極淒涼。困居津市有識之士，鑒於戰局之必將持久而紛作準備，一般民衆則企足以待好消息，其熱情當與後方同胞無殊。至此間傀儡組織，幾等於行屍走肉機關，敵雖欲在此作政治活動，乃環顧衆漢奸走狗，實無一可以利用之資料。蓋才具名望均不足道，高凌霨齊燮元之流，以視鄭逆孝胥殷逆汝耕，其相去直不可以道里計，日人已洞知此輩之不堪「借重」，惟高齊等則殊無此「自知之明」耳。

漢奸在平津組治安會曾一度擴大為治安聯合會，旋於九月中旬鈕傳善又組輔治會。但兩個半月以來，漢奸等殊「不肖」，不能有所建樹，其原因各業凋敝，民不聊生，各偽機關經費均無着落。日人方在軍事期間，殊無餘力，雖濫發紙幣（如朝鮮「冀東」等銀行是）終無濟於事。日軍深入內地，更須在津兌換法幣，俾在內地行使。職是之故，日人乃與漢奸謀劫奪河北省銀行。該行在宋哲元時代，曾發行鈔票逾六千萬元，倘被日人劫奪，河北人民所受損害且必益鉅。

日人與漢奸等在津謀奪我正當機關之財產，已非一次。津海關監督公署，曾被覬覦，卒以監督孫維棟之處置得方，未遭接收。現監督公署已奉令撤裁，僅餘監督一職留任，稅款則悉數存交匯豐銀行，似較安全。長蘆管理局原同可不遭接收，惟局長李翰華舉止失當，致將現款百餘萬元，悉被劫去。此外交通機關，郵政局在日人監視下，不得向南京解款，現只維持殘喘。北寧路局則早成漢奸根據地。電報電話兩局，因租界關係，得保全一部，但日人破壞電政之方，煞費心思，我有線電悉被劫盜使用，日人在津所設電局收發致東北各地電報，公然無忌。而電話則強據六局（河北一帶）為根據，並擬在市區及日租界添設新機若干號，以與我交通部電話局對立。津電報局長王若僖，電話局長張子奇二氏，在環境萬分困難，強敵威脅利誘之下，艱苦撐持，其毅力有足多者。

漢奸籌劃劫奪財源，殆無所不用其極。井陘礦務局在津存煤約值六十餘萬元，中秋節前漢奸為節關所逼，乃假日人名義將煤查扣。嗣該局邀得德人出首，與日人交涉，始免此厄。故迄今特三區井陘礦務局辦事處門前仍高揚德國國徽也。又「維持會」曾向英法兩租界當局要求查抄中央屬各機關在租界銀行內存款，當遭嚴詞拒絕，而為「電話局」派人至英法租界內向話戶收款時，亦遭工部局之驅逐。千方百計籌款，其財政窘狀可知。

敵軍率無鬥志，故每當新兵增援來津時，必有大批自縊投河者。西車站，北寧花園，南開等處發現甚多。至敵兵暴行，更層出不窮。本年八月日軍原可通過英法兩租界，旋以日兵每滋事毆打英法守軍，乃遭拒絕入境。住居市區各地之日軍，除強佔民房外，並隨意搶奪食物，致菜販菓商，咸不敢出而買賣。姦淫之事，更時有所聞，紀律之糟，殆近世文明國家所絕無也。

津浦線戰事緊張時，敵軍傷兵屍體，完全由河路運津，在西河大紅橋附近焚燒成灰，運回本國。又當津市初陷時，幾乎每天可以聽到許多善意的謠言，不日中央飛機已來津窺察，即日中央軍已進至某處，其後謠言益多，可信者益少。直至十月十二日，我空軍真個來大沽轟炸，消息從多方面獲得證明後，百萬民衆兩月來由熱望漸感失望的心理，始重復燃燒起來。「寧作我機彈下灰燼，不願在強敵鐵蹄下偷生」，殆已成為津人之普遍心理矣！

（十月十五日於天津）

戰時的南昌

惠平

南昌，這一個古老的文化落後的城市，雖則近幾年來交通的發達催使它披上了新的都市的外衣，物質的建設和偉大的建築物都不缺乏點綴在市區的各處；但文化却仍在沒有前進的狀態下停滯着。青年們精神上的糧食得全靠上海的書報來供給；那裏僅有一羣徬徨的男女，一片的嘆喟；然而沒有光明的火把，探照的燈。

在這全面抗戰的偉大序幕展開後，作爲後方的南昌在軍需的供給和力量的補充上自佔有異常重要的地位；尤其經過八月十五和二十五日敵機兩度慘酷的轟炸後，那死傷的大衆的血痕畫出了敵人猙獰的面貌，被炸燬的房屋暴露了侵略者野獸般的暴行，甚至以後幾次繼續的轟炸，連慈善文化機關如農業院和基督教所創辦的葆靈女學與婦幼醫院也遭遇到毀滅的命運，呈現在面前的是這麼一幕惡魔的殘殺劇，於是素日缺乏敏感的南昌民衆也在這血浪中由震駭而驚醒了。他們漸漸地明白沒有國也會沒有家，更沒有自己。他們知道後方的民衆必當負荷自己應盡的責任才能對得起前方浴血抗戰的將士。驚惶而下鄉逃難的除了少數的怯懦者外都在炸彈聲中遷回原地了，最初聞警報便徬徨亂跑的，現在都知道鎭靜地等候警報的解除而照原復恢工作了，我們不得不承認現實實在是最偉大的教訓。一切人全明瞭中央已經完成了一切的準備，明瞭長期抵抗的意義和抱定最後勝利的信心，幻想苟安的餘裕在緊張的情緒中滅逝，渴想着戰事勝利的消息佔據在每一個人心裏，救亡的歌曲不斷地掛在青年人的嘴上，那「前進，前進」，「衝鋒，衝鋒」，「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的歌句連小學生都時時哼唱了；大家熱望抗戰情報與各地消息的傳遞，但上海新出版的刊物固然由於交通的阻滯而無法寄到，就是素來供給一般注意時事的讀者以正確的社論和新穎的戰地通信的大公報與國聞週報也使愛好的人感到隔絕的惆悵。那專門銷售雜誌的兒童書局幾乎每日都有很多來探問有無新出的抗戰刊物寄到的顧客，帶回的只有惘然的情懷。據書店主人告訴我，漢口抗戰週刊運到幾百份時，不到一天全銷完了，國聞週報戰時特刊合訂本上冊在十月十三日的下午由郵局取到了幾十本，三小時中便由購買者爭先恐後的購完。這情形恐怕不止限於南昌一隅，凡文化落後的內地大概都同樣感受到，在全面抗戰中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希望滬地文化界努力設法彌補此缺憾，多供給內地讀者以正確的抗戰知識，則抗戰期中的文化運動且可兼作啓蒙運動了。

至於抗敵後援的工作，南昌也有抗敵後援會和救國大同盟兩個組織，工作的表現距離我們理想很遠，關於組識民衆和宣傳民衆尚未切實的做到。據筆者觀察，南昌民衆抗敵情緒是很高强的，他們常評論委員們在空襲警報後急乘汽車往鄉間逃避的舉動太幼稚，同時也爲了大商人不肯買救國公債而憤懣，多數皆知道把民族的存亡和個人的生死聯繫起來。記得有一次，我走到一家很小的水菓店內　物，店夥們正攤開一張亞新地學社最新出版的淞滬地圖在那裏凝神地觀看，並在作戰的地域各畫上紅圈，問知我是從上海來而且將要去的，便親摯地發出了許多問題；他們對於在敵人猛烈的砲火下作奮勇犧牲的壯士致無限的欣慰與感佩，可見大衆都潛伏着熱烈的血，那燦爛輝煌的火花不久終會在組織者的領導中迸發出來。

教育仍如往昔一樣的進行，課程並未因適應戰時而有所修改，中小學都早已開課，中學除了省立第一第二的高中部外，都全已或正預備向鄉村搬移。教師們有的爲了獲得安全而感到滿足，有的却不願照原的「等因奉此」把課本教學生當

着聖經的唸誦而隔絕了現實的要需；學生們在指導下仍做背讀的工夫，他們面對這偉大的時代自多感受一種青年人應有的煩惱。這遷校問題會引起當地輿論的不滿，但爲着讀書的安心而遷移，原則上是無可反對的；然把遷移的目的只放在避難的意義上，到鄉村中去不做指導和宣傳農民的工作而只師生間在教室裏發幾句無補實際的空論，念及壯烈犧牲的前方將士，該値得所謂教育者的反省吧！不過，在南昌市未遷移的二中的高中學生由軍事教官的領導，每逢敵機空襲，便荷槍放哨，協助警士做那防止漢奸活動的工作，勇武的精神是値得我們讚佩的。至於女學生們非但沒有做到如江浙一樣，到傷兵醫院担負服務和寫信的工作，似乎連最易舉辦的縫棉背心至今還未見聲響：希望教育當局和負責者特加注意，旁人已經做過了我們再加倣效該不致有何困難。一切紙上的官話和空洞的言辭，縱再美妙，也應該它在實際工作下懸死了罷！

然而，破曉前夜的南昌終歸會透出光明，全面的抗戰不久將把它從蒙昧中拯救出來！

十月二十七日於上海

× × × ×

大戰東林寺

胡蘭畦

排長胡玉政開到東林寺

排長胡玉政揹着他的槍，帶好了手溜彈，領着他的一排弟兄，隨着連長開到東寺去担守備職務。那正是九月二十六的夜裏。天上沒有月亮，四野沒有人聲，黑越越地，他們就摸索着走，夜風帶着潮濕的寒氣，吹在他們每個人的臉上，但是他們沒有覺得，因爲他們的心思完全注意在長官命令他們去守備東林寺去了。

東林寺本是一個廟宇，地勢很高，是我們全陣的凸出地方，那兒可以觀察敵人的陣容，也可以射擊敵人的要點，所以敵人也要爭奪這個地方，東林寺不但是地勢好，而且風景也很美麗。好像水滸傳上說的「寨子」一樣，三面都是小河圍繞着，只有前面是一片稻田，微風時時把清香的氣息吹送到人們的當前，使得在這裏人們都覺到有一種特別的清爽。

胡排長到了那兒的時候，天也快要亮了，他們也沒有吃飯，好在一頓把飯對於他們也算不了什麼，就者幾天不吃，也滿不在乎。

寺內空空地，沒有人，也沒有東西，剩下的只有一些稻草，胡排長奉到連長的命令把衛兵，哨兵統統都佈置好，然後才把稻草舖在地上，把槍彈當作枕頭，隨便地躺着休息，他是睜開眼睛等待着天光。

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

天已經亮了，太陽從遠處的雲裏射出光芒，原野顯得格外幽靜。忽然槍聲響了，劈劈劈，劈劈劈地響了，紅色的火花在蔚藍的天空中直向東林寺射。有一隊東洋兵在密密機槍掩護之下開過來了，他們在搜索，他們在找要點。他們的眼睛，像老鼠一樣四面偷看。

很快地，連長下着命令：

「對準開槍！我未說放，就不要打！」

大家都握着槍，散開了，靜靜地等着，東洋兵好像勝利了一樣，越來越近，連長說了一聲：「放射！」第一顆子彈已經嘶地一聲飛出去了，接連就是嗾嗾嗾的聲音。

「退了，退了！」胡排長很神氣地叫了。

「哈哈！東洋兵眞經不得打。」上等兵劉益山帶着非常驕傲的口氣，恥笑着那一隊聽着槍就向後轉的東洋兵。胡排長也帶着譏笑的口氣，他說：「皇軍就是這樣，哈哈！」

「不要這樣，東洋兵的鬼計還在後頭。」連長這樣說：「現在休息一下，急速準備。」

「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一點胆子也沒有！」上等兵劉益山又說一句：「咱們吼一聲，他也要跑退八里路。」說着，他嘩地一聲把他的槍搭到肩頭上，很安閑地走出廟門去了。

原來是救兵來了

真的，二十九日的清早，天還沒有十分亮，大隊的東洋兵又開過來。連長指揮着弟兄們拚命地抵禦，但來勢太凶，遍田遍野只看見密密連連的東洋兵直衝着前進，胡排長看着這樣的情勢，急忙回頭一看，他後面躺着都是帶了傷的弟兄，而且直挺挺横在地下的都是被槍打得咽了氣的屍體，他想：「難道今天還要敗在東洋兵的手下嗎？」這一下他着急了，然而有啥辦法呢？他只得不惜子彈，密密地射擊。

東洋兵逼得更近了，連長也帶了傷，胡排長這時更感到自己的孤單。然而東林寺這一所美麗的地方，這一個戰爭的重要地，怎能隨便給東洋兵佔去？他一面不停手的放槍，一面叫班長徐燮山回去求救。他想：「去了一個人，就少了一桿硬火，更減少壓迫東洋兵的一個威力。」然而爲了要增加援兵來保守這一個重要的東林寺，胡班長就願意減少一桿硬火。

重機關槍的聲音響得像連珠砲一樣，胡排長心急得快燃燒起來，他想：「這一下完了，再加一排重機關槍，這個陣地實在無法保守！」但是他的心一横，拚死地扳着他手上的槍。可是他的槍因爲打得太多的緣故，這時打不響了。他再回頭一看，能打仗的弟兄，只有四個人。「好吧！」他帶着憤怒的聲音說：「上好刺刀！」他們很快的上好刺刀。「嗄！怎麼樣？東洋人沒有衝來？」胡排長很奇怪，他想想道還是做夢嗎？他睜大眼睛一看，稻子站在田土裏被太陽晒得閃出金色的光輝，很多東洋兵帶着傷倒下去了。而且在那稻田上面翻騰。他仔細一聽，原來重機關槍的子彈是從他的陣地側面放射出來，他臉上緊板的神經，一下裏鬆弛下來，好像卸了一個千斤的重担。他笑嘻嘻地對他的四個伙伴說：「啊！原來是援兵到了！」

這個最大的仇恨

趙連副帶了兩連人，還有一排重機關槍到東林寺來援救胡排長他們。一陣機關槍的掃射，就把「皇軍」的隊伍打退回去，保衛了危急存亡的東林寺。胡排長接着他的時候，歡喜得流出了眼淚。趁黃昏的時候，胡排長拿了鐵鍬到廟宇傍邊挖了一個大壕，把這些殉國的英雄埋在土裏。兩連的官兵，都默默地站在壕前向他們致最誠意的敬禮。有的在爲烈士們祝福，有的在對他們宣誓，他們說：「弟兄們：你們安心去吧！這個最大的仇恨，我們是要替你們報復的，我們的祖國——中華民國——是不能讓倭兒老是這樣蹂躪的呵，弟兄們！你們在天堂裏安心吧，這個大仇，我們是要報復的！只要我們有一支槍，一粒彈，一個人，我們都是要和東洋兵相拚到底……！」在衆人宣誓的時候胡排長的眼淚像豆子一樣，一顆一顆地落在臉上，他的內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才三天的辰光，他的一百幾十個同伴，就犧牲得只剩他們四個人了，要不是這兩連的援兵到來，今天這個陣地就一定會被東洋兵佔去了，他的心裏，一面在痛惜他舊的同伴，一面又在感謝他的新朋友。他痛心地，愛惜地再看看他所保衛的東林寺，然而在東林寺此時已被黑暗的帳幕把它包圍了。月亮躲避着，已經很久不出來，此刻能够瞭解胡排長的心事的，除了他的伙伴和他死去的朋友以外，還有天空中的幾顆繁星。他最大的心願，是要趕盡東洋兵。

東洋兵忙忙地掘戰壕

東洋兵兩次都吃了敗仗，他們自已覺得離了飛機大砲「皇於」也是不行的啊。這時他們的軍官悲觀起來了，連忙推出他們的輕砲和重砲，對着東林寺轟擊，他想：「佔不到我就轟滅它！」砲聲像打大雷一樣，砲彈一個個都打中在廟宇的牆頭，東洋兵也跟在大砲彈下面衝起過來。

我們的輕機槍，射得太多，忽然打不響了，東洋兵卻凶猛的衝到牆下。趙營副一點也不着急。他好像看慣了，滿不在乎地說：

「弟兄們，上去，請他們吃手溜彈！」

這時已經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手溜彈猛烈地爆炸了，趙營副好像打野狗似地，自己拿起手溜彈連連向着東洋兵拋擲，一連打了十幾個，中彈的東洋兵有五十幾人倒在地下，一動也動不得。將要衝過來的，反身竄逃，遠處的稻田裏，東洋兵又忙忙地在築戰壕。他們要認眞地和我們對壘，戰壕築得相當的堅固，砲口就對着東林寺轟擊，天裏他們都想衝殺過來，但是總沒有一次遂了他們的心願！每次都被中國兵打退回去。

一把掩埋伙伴的鐵鍬

十月二號的早晨，天剛剛亮了，靜靜的蔚藍天空，邊際上現着一條條的金色雲彩。空氣新鮮極了，它使得過餘疲勞的戰士們，都能在沉睡中恢復他們的精神。這是大自然賜給勞苦的好人們的唯一的安慰。可是野獸般的日本兵，他們卻正在這個時候來殘殺。

東林寺對面的砲火又響了；開花砲彈一碰在牆壁上就要吃人們的血肉，可是那沉重的，不通人性的開花彈，它就偏要撞到牆壁上來，而且還要往我們弟兄們的身上鑽去。

班長潘玉林他忙忙地扳開機關槍對準東洋兵衝過來的敢死隊掃射。二十幾個東洋兵都吃着子彈像得了軟腳病的一樣，身子一偏就倒在稻田裏面。

東洋兵的敢死隊多得像戳破了的蜂巢一樣，成羣地踏着稻子擁起過來。班長潘玉林乘着他們不當心的時候，趕緊衝到廟外對準他們拋擲手溜彈。東洋兵敢死隊像得了急痧症一樣一排一排地倒在田裏。

東洋兵的敢死隊衝到廟邊來的時候，已經死得只剩四個人了，這四個人被他們的中尉帶着，還是拚死的往廟內衝來。

廟宇內面，廟宇外面，滿地橫着的都是屍骸，我們的戰士的屍骸，我們的戰士還生存着的也只有五個人員。而且胡排長已經受輕傷。

東洋軍的中尉富田義信帶領着他的四個敢死隊員，衝進廟宇來毫無人性地就踏在屍骸上走。殺人的凶焰，已經把他們的眼睛燃燒起野獸般的光芒。胡排長這時急忙扳動手上的連槽，對準着那個東洋軍的中尉打去。可是槍機失了效能，連扳不響。一霎眼中尉富田義信持着他的戰刀準胡排長刺來，像閃電一樣，胡排長的手上抓着那一鐵鍬，那一把掩埋他死難伙伴們屍體的鐵鍬。再也沒有那樣乾脆，嘿地一聲，就把那位「皇軍」中尉送到天堂去了！

班長徐愛山在中尉的身上解下他的戰刀來，毫不容情地砍死了敵人兩個，所謂的敢死隊員。這時上等兵劉益山已經身上吃了兩刀，雖然他的鮮血和着他的熱淚沿着他的臉上直流，可是他沒有放鬆他手上的刺刀，是爭活命是報大仇，是保守祖國的土地，他無情地殺盡了衝進廟來的東洋兵！

我們身上沒有「神」

胡排長，徐愛山和劉益山三個人把敵人殺光了，他們坐在地上緩了一口氣，也顧不得自己的傷痕，先去把稻田內敵人的機關槍和步槍拖過來埋藏着，然後回頭來在幾位「皇軍」的敢死隊身上一搜，中尉的身上，不但有軍用地圖，不但有陣地上的重要文件，而且還有一個特別的東西——一張護身符兒，上畫一尊神像——上面寫着：

「保平安」

「皇軍」，不但有飛機大砲，而且還有神，只可惜那些神，並不能保衞得着殺人魔鬼的活命！我們的胡排長，他既沒有飛機和大砲，身上也沒有帶着神，他只有一顆保衞國土，服從長官的決心，他帶着傷口上的血，殺死了敵人！他忍着痛心的淚，守着了他的陣地，奪獲了寶貴的戰利品！（十月十六日）

（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通信）





謝晉元

謝晉元，字中民，廣東蕉嶺人，現年三十五歲。黄埔軍校四期步兵科畢業生，廬山軍官訓練班第二期畢業。歷任團營連長職，去歲晉昇八十八師旅部參謀主任。滬戰爆發後，率部在閘北作戰，此次我軍爲戰略關係，退守新防線，而謝副團長統率所部，堅守四行倉庫，孤軍抗敵，其忠勇之精神，尤得中外人士敬仰。十月三十一日奉命退出後，因功晉升一級，爲上校副團長。

編輯後記

比京遠東會議，因爲比政府改組，延至三日開會。我外部一日已發表宣言，聲明我們的立場。在這次外交戰中，我們即將堅守立場，與敵方奮鬬。在此緊要關頭，全國尤需堅實團結，眞誠信任政府，來臨這重大的試驗。本期載有芸生先生論遠東會議的一文，及關於遠東會議的專篇。

× × × ×

魏友棐先生本期的一文，對於日本經濟的近况，分析得十分明晰，極有參考價值。

× × × ×

「日本人在上海」是値得特別介紹的一篇文章。作者以淺近的事實，証明了日本不能眞實知道中國，以致陷於對華估計太低的錯誤，而演成目前進退維谷的狼狽。日本以他國內的渣滓，和我們的下層或落伍的社會接觸，自然要收此果。現在他更進一步仇視中國的智識階級，這種倒行逆施的行爲，無疑的愈將激起兩民族間百年的敵愾。我們對日方一部分控制勢力的這種「排華」思想，要求他們應該澈底反省。

× × × ×

本期因稿件擁擠，楊昌溪先生的「精神國防與精神總動員」一文及陳之邁先生的「抗戰必需工業化」一文均臨時抽出，於下期與讀者們相見，并在此向作者誌歉。

編者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四十三期)
民國廿六年十一月八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南京　馬路街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漢口　湖北街寶潤里二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二號建華公司圖書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欵以通用鈔幣爲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八分
快郵每份另加一角二分
航空每份另加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爲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件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歷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

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欵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非常時期 人人必讀



書名	著者	價目
抗戰與覺悟	郭沫若著	（再版，二角）
青紗帳裏(三幕劇)	歐陽予倩著	實價一角
日蘇未來大戰記	蘇聯，班夫琳珂著碧泉譯	實價二角
假使日本受了經濟封鎖	石決明著	實價一角
日本帝國主義往那裏去	宋子亢著	實價二角
國際宣傳智識	沈頌芳著	實價二角
誰是漢奸	昌實編	二分
平津失守和中日大戰	戴仁編	二分
西北國防線	簡芙編	五分
毛澤東自傳	史諾錄汪衡譯	實價二角
抗日的第八路軍		實價二角
日本虛實	邵力行著	九角一分
遠東的危機	馬季廉譯	八角
東行日記	曾昭掄著	道林紙七角報紙五角
西行逐日記	葉夏聲著	一元二角
現代政治	王聿修譯	一元二角
國防論	蔣百里著	一元
全民族戰爭論	張君勱譯	一元
救國無罪(七君子事件)		五角
平津失守和中日大戰	戴仁編	二分
西北國防線	簡芙編	五分
砲火下之華北	陳國輝編著	二角五分
搶救華北	柳乃夫等	三角
日本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李凡夫著	三角
國民防空圖說	楊佩文編	二角五分
國防與航空	周至柔著	六角
防空防毒掛圖		全套一元二角
國防常識叢書	大路社編	一元
防空之方法計劃及實施	杜棪編著	一元五角七折
防空地下室	杜棪編著	二角七折
游擊戰術	段良弼著	二角
中國戰時財政論	閔天培編著	七角
戰時經濟之研究及其設施	中國問題研究會	二角
保衛蘆溝橋(三幕劇)	中國劇作者協會	二角
打回老家去	張庚編	五角五分
太平天國	陳白塵著	四角五分
黑地獄(劇本)	凌鶴作	四角
原野	曹禺作	四角五分

總發行處 [illegible]代辦部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九一五七二